

邊 境 海 鄉 烽 煙 餘 韻

金門 文學獎

——得獎作品輯——



第21屆

THE 21TH
KINMEN LITERATURE
AWARD

《棋子》

李福井

長篇小說 · 優等獎

——縣長序——

浯島文學獎從民國九十三年開辦以來，截至目前已經是第二十一屆，這二十一年來從一個海島地域型的徵文比賽，到如今深受各方矚目，朝向華人的文學獎邁進，文化局這些年來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浯島文學獎的舉辦，是金門縣文化局每年的重要工作，不設國籍的限制，提高比賽獎金，就是希望世界各地的華人作家，能將目光聚焦金門，提高金門文學的能見度，吸引更多鄉親及世界各地華人作家的參與。

本屆浯島文學獎曾在「聯合文學」雜誌及「金門文藝」雜誌刊登徵文廣告，並商請旅新加坡作家寒川協助，在印華日報及國際日報、印尼新報刊登廣告，因此投稿的來源除台澎金馬作者外，還有馬來西亞檳城、印尼、大陸浙江溫州等地華人來稿，透過各界大力推廣，今年投稿總收件數較往年提高不少。

福海在這裡要祝福所有得獎人，不管您是不是金門子弟，您書寫的作品，都有濃厚及深刻的金門元素，這是浯島文學獎和其他文學獎不同之處，希望能透過您的生花妙筆，讓金門被世界看見。

欣逢第二十一屆浯島文學獎得獎作品集結出版，希望更多人看到這些優秀文學作品，感受金門的浪漫風情，欣賞金門樸實之美，進而喜歡金門、愛上金門。

金門縣

陳福海

縣長 謹識

——局長序——

總獎金高達一百一十萬元的浯島文學獎，從今年六月一日起開始收件，到七月一日截止，總共收到長篇小說組十二件，散文創作組八十六件。經初審、複審到決賽，第二十一屆浯島文學獎得獎名單終於在九月四日出爐。

今年共收到九十八件作品，於七月二十四日舉行複審會議，長篇小說組聘請縣籍作家楊樹清、澎湖縣文化局副局長洪進業及金門文藝總編輯張姿慧擔任評審，篩選六件進入決賽。散文創作組則聘請縣籍作家洪春柳、洪玉芬及知名作家呂武志擔任評審，篩選十二件進入決賽。

決賽會議於九月四日舉行，長篇小說組評審由縣籍資深作家吳鈞堯、任教中正大學的作家教授王瓊玲、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蔡素芬負責；散文創作組則由金門文藝社長楊筑君、逢甲大學外文系教授莊坤良、資深編輯人傅月庵（林皎宏）等三人負責，兩組都經過一番熱烈評審、反覆討論，最後才作出決議。

長篇小說組採三年徵件一次，創作實屬不易，其中首獎方面，經評審充分討論後仍無法認定參賽作品有達到首獎資格，最後決議「從缺」，只錄取優等兩名，由陳嘉甄、李福井各得獎金二十萬元。散文創作組首獎由張慧玲獲得獎金十萬元，優等獎有王錦芬、許維民各得獎金五萬元。

浯島文學獎今年邁入第二十一屆，早已打響知名度，每年的活動徵件透明公開、評審過程嚴謹、頒獎隆重禮遇，不僅贏得各界讚許，咸認為和台灣的各大型文學獎徵文活動相比毫不遜色，浯島文學獎是金門縣文化局每年的重要工作，打破國籍的限制，就是為了讓海外作家有機會透過比賽發聲，提高金門文學的能見度。

在此我要恭喜所有的得獎人，由於你們的參與，讓浯島文學獎更加成長、茁壯，未來我們可能會檢討增加其他徵稿項目，希望浯島文學獎更多元，吸引更多作家來參加。

文化局

呂坤和

局長

謹識

——委員簡介——

長篇小說組——複審委員

楊樹清

楊樹清先生，報導文學作家，金門燕南書院院長，廈門朱子書院學術顧問。祖籍湖南省洞口縣（原武岡）高沙鎮社山村高家組，一九六二年出生於金門縣燕南山古區村。歷任財團法人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出版部企劃主任暨雜誌部總編輯，宜蘭佛光大學、金門大學駐校作家等職；著有報導文學《金門島嶼邊緣》、《天堂之路：掃描台灣新移民在 哥華的浮生現象》、《消失的戰地：金門世界文化遺產顯影》，散文《少年組曲》、《渡》、《番薯王》，小說《小記者獨白》、《愛情實驗》、《阿背》等計三十餘種。

洪進業

洪進業，一九六四年生於金門。金門高中畢業，臺大歷史系所學士、碩士、博士。普考、高考及格，現任職澎湖縣政府文化局。作品多刊於金門日報，曾獲中央日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推薦發表、聯合報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六次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出版有詩集《離開或者回來》。

張姿慧

一九七二年出生金門，二〇〇二年移居台北。曾為電子媒體記者、《當代設計》雜誌主編，現為《金門文藝》總編輯、墨言文化主編。曾獲浯島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時報文學獎小說獎決選入圍、兩岸徵文優秀獎、金沙文學優選獎，短篇小說集《地雷炸開後》獲選國藝會創作補助。著有長篇小說《我把哀愁藏在笑聲裡》、報導文學《我們從遠方來》、《馬六甲山王與海王——吳心泉家族史》、《島嶼時光》合集等書。

散文創作組——複審委員

洪春柳

福建金門人

臺灣大學中文系學士

文化大學政研所新聞組碩士

廈門大學中文系戲劇戲曲學博士

金門高中國文教師退休

金門大學、空大金門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著作：《七鶴戲水的故鄉》、《浯江詩話》、《金門島居聲音》、《不知春去》、《當代金門演藝的變遷》、《人在離島金門》、《戲水浯江》等。

呂武志

呂武志，台灣省澎湖縣人，台灣師大國文系教授退休，曾任健行科大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副主任。曾講授「昭明文選」、「唐宋八大家散文」、「散文選及習作」、「文心雕龍」等課程，著有碩博士論文《唐末五代散文研究》、《杜牧散文研究》，及《唐宋散文修辭與國文教學》、《文心雕龍與魏晉文論》等專著。散文創作有《想念小鸚鵡》、《鳥兒》、《用荷蘭郵票貼心》等。

洪玉芬

洪玉芬，出生金門烈嶼青岐村，輔大歷史系畢，貿易老兵。工作旅行百餘國，近來以非洲最頻繁。採擷見聞、感想，總與原鄉或生活連結。喜歡烹調文字與食物。曾獲浯島文學散文獎、旺報——兩岸徵文選、漂母文學獎和金沙文學獎等；著有幾本散文集《希望不滅》、《雜貨商的兒女》、《多情應笑我》、《馬背上的舞步：非洲奇緣》；主編散文合集《島嶼食事——金門人金門菜》。

長篇小說組——決審委員

王瓊玲

王瓊玲，東吳大學中文系博士。

世新大學中文系創系系主任。

曾任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國立台灣圖書館首位駐館作家。

亦是知名的小說、散文、劇作家。

作品中以《待宵花：阿綠叔的八二三》、《春閨夢：那些被留下來的女人》與金門有深刻的連結。

吳鈞堯

吳鈞堯出生金門，曾任《幼獅文藝》主編，獲九歌出版社「年度小說獎」、五四文藝獎章、中山大學傑出校友等。《火殤世紀》獲文化部文學創作金鼎獎（小說）、《重慶潮汐》入圍台灣文學散文獎金典獎，以及《一〇〇擊》、《遺神》、《孿生》等。多次入選年度小說選、散文選、新詩選，近年回歸詩隊伍，出版《靜靜如霜》、《水裡的鐘》等詩集。

蔡素芬

蔡素芬，自由時報副總編輯，兼任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慈善基金會執行長。主要作品長篇小說《鹽田兒女》三部曲——《鹽田兒女》、《橄欖樹》、《星星都在說話》，及《姐妹書》、《燭光盛宴》、《藍屋子》；短篇小說集《台北車站》、《海邊》、《別著花的流淚的大象》及編選文學選集數本；二〇二三年出版長詩集《森林詠嘆調》。《鹽田兒女》改拍為公共電視開台戲劇。曾獲《亞洲週刊》十大華文小說、金鼎獎、吳三連獎及其他多種文學獎項。

散文創作組——決審委員

莊坤良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美國南加大英文系博士，曾任台師大英語系主任與國際事務處處長、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亞洲大學外文系特聘教授，現為逢甲大學外文系客座教授。

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喬伊斯專題、愛爾蘭文學、後殖民論述和文學與文創。曾出版《消失的旅行》、《人間筆記：莊坤良書畫集》、《活學活用玩英文》、《英語教學的文學觀點》、《戀戀愛爾蘭》、《都柏林的喬伊斯：喬學研究在台灣》等書籍，也曾翻譯《生命殿堂：羅塞蒂的十四行詩集》和喬伊斯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

林皎宏

傅月庵，本名林皎宏，作家，資深編輯人，著有簡繁體作品多種，文章散見兩岸三地報章網路。

楊筑君

現任《金門文藝》社長
旅外藝文學會副理事長

著有詩集《井邊的故事》、散文集《五月的故事》《裙襪搖曳》、《海邊的風》、《島嶼，沒有遠方》

二〇一五年獲得《海峽之聲散文佳作獎》、《旺報兩岸徵文佳作獎》《二〇一五年中國散文精選台灣卷》

二〇二一八年浯島文學獎小品文獎

二〇二〇浯島文學獎散文組首獎

二〇二〇浯島文學獎新詩組佳作

二〇二一兩岸金沙散文獎二、三屆獲獎

二〇二二年七月獲民視選為金門文學代言以〈乾杯，不是酒〉拍攝「飛 文學地景」點狀播出

— 目次 —

02 縣長序

04 局長序

08 委員簡介

16 棋子

18 第一章 時代的桎梏 命運的島嶼

24 第二章 夜行船 悄然消失在閩海

30 第三章 人算不如天算 老天爺跟他過不去

40 第四章 千里迢迢領薪餉 是希望也是折騰

54 第五章 國共諜對諜 一場宿命的交鋒

84 第六章 八二三烽火連天 金門人如火煎

104 第七章 籠中鳥奮思飛 傷心地有傷心人



266	248	236	226	218	208	196	184	176	166	160	154	140	130	120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政治風向改變了 卒子人生無語問蒼天	誰是背叛者，誰來審判背叛者？	人生繞了一大圈 為誰說逝水流年？	深入虎穴搭救 誰敢挺身而出？	找派令大海撈針 等下文心如火燎	喜訊從天而降 撥開雲霧見青天	鄧小平改革開放 「死人」服了還魂丹！	茫茫人海惡浪滔滔 逆境中求生	死訊陰雲罩頂 信心潰堤一瀉千里	寄人籬下 傷心人別有懷抱	無情風雨沖擊 孤獨王后坐困愁城	癡狂的時代顛苦的人生 除死那能解脫？	海偵組通報陣亡除籍 有如青天打霹靂	自己把人生典當 懊悔又有何用？	破碎人生破碎夢 姆媽逼迫改嫁



棋子

作者／李福井

第二十一屆浯島文學獎——長篇小說組・優等獎

金門古寧頭人，資深媒體人退休。從事口述歷史與報導文學寫作，出版書籍二十餘種。獲文化部圖書金鼎獎、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圖書佳作獎、第五屆金門文化獎。晚歲開始寫小說，獲第十四屆與第十八屆浯島文學獎長篇小說優等獎。

棋子

楔子

棋子

我走出你控制的領域 卻走進你安排的戰局

我沒有堅強的防備 也沒有後路可以退

想逃離你布下的陷阱 卻陷入了另一個困境

我沒有決定輸贏的勇氣 也沒有逃脫的幸運

我像是一顆棋子 進退任由你決定

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將領 卻是不起眼的小兵

我像是一顆棋子 來去全不由自己

起手無回你從不曾猶豫 我卻受控在你手裡

王菲《棋子》

第一章 時代的桎梏 命運的島嶼

這是一個混亂的世紀，充滿了憤怒、血腥、殘酷；也充滿了勇敢、希望與夢想。

美國歷史學者史萊辛格

這是一座島，一座小島，一座命運之島，面積只有十四點八五平方公里。島嶼有它的命運，正如人有他的命運。島嶼身不由自主，正如人身不由自主一般，兩者相激相盪，產生了互為因果的運動關係，而使命運像麻花糾結在一起，成為一而二，二而一的複合體。

一九四九年，天地轉，光陰迫，不爭萬年，只爭朝夕。國民黨在南京的三十八層樓台傾圮了，唱起孔尚任的「哀江南」：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台塌了，唱悲聲，哭到老。這是一個動亂的年代，以流血與流離，漂寫著中國潑墨式山水的大歷史；有人唱著百萬雄師過大江的英雄凱歌，有人唱著失國失家失根失土霸王別姬的四面楚歌。

這樣一個大歷史的迴旋時代，席捲著中原大地，也沖擊著福建省東南沿海的島嶼。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凌晨，解放軍以九千選鋒，兵分三路進攻金門，爆發了古寧頭大戰。這一場三天兩夜五十六個小時的小規模戰役，國軍發揮旋乾轉坤的功能，扭轉了國府

兵敗如山倒的頹勢，讓解放軍在閩海最後一戰折戟沉沙，全軍覆沒，片甲無回，遭遇了解放戰爭以來前所未有的大挫敗。這一場小戰役，卻改寫了大歷史，讓國共兩軍的主角兒，從此隔著台海與金廈海域粉墨登場，唱起對台戲。

這一仗把金門鎖進了蔣毛鬥爭的兩岸歷史裂縫之中，一方要「殺朱拔毛，反攻復國」；一方要「血洗台灣，完成統一」。他們在戰地前線仇恨眼對仇恨眼，幾幾乎把金門人活生生的夾殺，譜下了國共喫血鬥爭、興復與滅絕的火殤世紀、鐵血篇章。

這座島嶼坐落在福建省九龍江的出海口，被大陸三面所包圍，在兩岸仇深似海的鬥爭之中，它被五條繩索牢牢底捆縛住了：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它以領袖為盾牌，以主義為投槍，站在戰爭的第一線，對中國大陸作「有我無敵，有敵無我」的殊死鬥爭。

這是一座鐵血的島嶼，死生存亡之地，駐守著一萬多名軍隊，無不枕戈待旦，櫛風沐雨，為王前驅。它是一座無形的國共鬥爭的祭壇，所有大江南北流離的兒女，或是台灣各縣市的充員戰士，無不戰戰兢兢，以免稍有不慎，作為兩岸鬥爭的祭品。

整座島嶼被綁在刀尖與浪口之上，被肅殺所籠罩，被時代所劫持。島嶼失去了靜好，人世就失去了自由。世居在這座戰爭島嶼的民眾，生活在戰地政務體制之中，籠罩在高壓的統治之下，凡事只得仰承，凡事只能聽命，凡事只有服從。這是一個軍權高張的時代，民命賤如螻蟻。

一切為軍事，一切為鬥爭；寧願錯殺一百，不願錯放一個。大家只有箝口不語不言，只求明哲保身。這樣的氣氛，這樣的壓力，這樣的桎梏，讓民眾身不由己，不敢說不。因

為他連說不的權力都沒有。

因此，整座島嶼內張外亦張，軍隊以不斷的訓練、出操與構工填滿著日子，訓練他們的戰技，激發他們的鬥志，勞動他們的筋骨，空乏他們的身心，讓他們遵從著一個動作、一個命令，去執行上級所交付的鬥爭任務，暫時忘記思親與想家。

這座島嶼本來是一座安謐的小島，符合老氏炊煙相望，雞犬相聞，聲氣相通的小國寡民的理想；現在地位不同了，角色改變了，海岸線佈滿了地雷、軌條砦與鐵蒺藜，用一層的鐵絲網把它圍繞網住了。它以充滿了殺戮、仇恨、鬥爭與血腥之氣武裝自己。整座島嶼與人民，在隨時可能朝不保夕的戰爭風險中，不知不覺地在風中與雨中顫抖。

島嶼的眼瞳隨著晨昏晦明的潮汐，每天神情專注地注視著潮間帶，注視著礁岩的背後，注視著波濤起伏的層層波浪之間，這原是大自然的餽贈，如今卻隱伏著步步殺機。戍守在這兒的軍人，不論是遠自大江南北的兒女，或是來自台灣各縣市的充員戰士，他們無不屏住呼吸、戰戰兢兢的以生命相搏，生死存亡只在一瞬之間。

也許在那一個午夜或凌晨的不定時刻，從那一塊海岸岩石的背後，突然竄出一個敵手，摸黑爬過潮間帶，穿過了佈雷區，剪斷了鐵絲網，摸上了海岸的崗哨，割走了衛兵以及整個據點官兵的耳朵。想到了這兒都會讓人神經緊繃，不寒而慄。

因此，整個海岸是隱藏著兇險的場域，每一個夜晚都充滿了殺機，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冬天的季節，北風發著怒吼，特別為難這兒的戰士，它的淒淒冷風像一把利刃，直接插進衛兵的頸脖，讓他們端著槍瑟瑟發抖。寒威迎面毫無阻擋的刷颺，海風夾帶著冷冽的空氣，

讓你的手指僵凍，有時逼得你長凍瘡。守在海防第一線的衛兵，穿著厚重的衣服，戴著頭套與手套，端著一柄槍，忍著風頭如刀面如割的惡劣天氣，提心吊膽的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千萬不要以為天氣冷，敵人不會出海。敵人是神出鬼沒的，在你認為最不可能出現的時機出現，就像鬼魅一樣不可捉摸。所以才稱他為「水鬼」。

水鬼是飄忽不定、行蹤成謎的，又好像無時不在，無所不在似的，這也是他特別恐怖的原因了。特別的是每年的春臨大地，一陽復始，天氣轉暖，海面吹起了平流霧，有時濃得化不開，一片迷迷茫茫，可說是伸手不見五指，這是三國孔明草船借箭的最佳時機。這樣的彌天大霧連船隻都會迷航，但是仇殺是不會迷路的。

老天爺給了水鬼一個最有利的摸哨環境，這時海防第一線的官兵，可說是步步驚心，隨時都會有被敵人抹脖子的可能。因此，每一個第一線的官兵無不提高警覺，晨起一看太陽從東方升起來，慶幸自己又活過了一天。

這是一個鬥爭的時代，每天在仇恨與殺戮之中討生活，而以殺戮的功績作為晉升的標準，人生立功的準繩。島嶼無言，春去秋來靜靜的看著部隊換防，一波兵來了，一波兵又走掉了。每一個人都懷著心驚膽戰而來，卻懷著歡天喜地而去，因為他們又可以回到溫暖的家園，見到了父母妻兒，慶幸自己撿回了一條命，重溫天倫之樂。

島嶼被綁在反共抗俄的十字架上，它被人黥了顏面——「還我河山」，背負著時代所加予的重擔。那些皇皇的口號，那些矗立的標語，那些昂揚的戰志，就表現在那些日夜高

唱的嘹亮軍歌：

風雲起 山河動

黃埔建軍聲勢雄

革命壯士矢精忠

金戈鐵馬 百戰沙場 安內攘外作先鋒

縱橫掃蕩 復興中華 所向無敵立大功

旌旗耀 金鼓響 龍騰虎躍軍威壯

忠誠精實風紀揚

機動攻勢 勇敢沉著 奇襲主動智謀廣

肝膽相照 團結自強 殲滅敵寇凱歌唱

這一首「陸軍軍歌」，駐軍每天早晚點名時都高唱，迴盪在島嶼的天空之上，響徹雲霄，成為時代精神的象徵。那些答數與報數，那些激昂的殺敵鬥志，那些復國的堅決命令，標誌著一種決心，一種意志，要去履行要去貫徹。

那些軍人開鑿無數的碉堡與花崗岩坑道，那些血汗迸流，那些夙夜匪懈、枕戈待旦的戰志，那些銜枚疾走夜行軍的重疊腳步，那些當兵思親想家的憂患與哀愁，已經沁入島嶼

的泥土之中。這些林林總總，構成了這一座島嶼的使命與時代核心，都已經成為島嶼的烙印、歷史的記憶。

就是這樣一座島嶼，它承擔了時代的重負，見證了人世互斲的恩怨情仇。它在大化的運行中，冷冷地旁觀，默默地忍受，它有時也會搖頭嘆息，但是大音希聲，一般民眾是聽不到的。島嶼是從來沒有變的，從太初以來，它就以這一副樸拙自然的面貌問世。但是人世給它很多的壓力，給它很多好聽的身分與很重的責任，要它一肩挑起。

但是它說那不關它的事，我本來就在這兒好好的、很本分的生活著，而與天地獨往還，你為什麼要給我這麼多的枷鎖。因此，我們說人太有脾氣是烈性，豆子煮不爛是烈豆，馬兒不受拘勒就叫烈馬。那麼一座島嶼如果太過剛直不屈、頑強挺立，它就叫做烈嶼。

金剛經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兩岸的血腥仇殺與鬥爭，已經綿延了幾十年了。雖然不同的時代，有不同時代的鬥爭主題，等到百幾十年之後再回頭一看，發現只是換湯不換藥而已。鬥爭的本質不變，只是鬥爭的主角變了。然而夢幻泡影依然。

在這樣一個地理環境、時代背景之下，今天就來講這一座島嶼如夢似幻的鬥爭故事，講一個島嶼人的「梧桐相待老，鴛鴦不獨宿」的人生故事。

第二章 夜行船 悄然消失在閩海

一個火焰驅走另一個火焰，一枚釘打掉另一枚釘；權力因權力而轉移，強力被強力所屈服。

莎士比亞

這是一個戰爭的世紀。這是一座戰鬥的島嶼。

一九四九年的暴力革命，橫掃了整個中國大陸；一九五四年的九三砲戰，點燃暴力革命鬥爭與仇恨的火花，爆發了第一次的台海危機，中共以無情的砲火鞭笞了烈嶼這塊渺小的島地。

吳善治自幼生於斯長於斯，她不能自外於這座島嶼，同時也無法自外於這個兩岸分裂的時代。她被捲入了時局的浪潮裡，隨著波濤上下起伏，隨波逐流，身不由己；她陷入了國共鬥爭的漩渦之中，被強力吸了進去，整個身子一直往下沉往下沉，不知伊於胡底。

丈夫離家的前夕，只留給她一句話：「今天結訓，晚上有人請客，不要等我吃飯。」可是丈夫一直不見回家，一天兩天、一個禮拜兩個禮拜過去了，仍然沒有消耗，不見他的

身影。她等得有一點納悶，等得有一些心焦：「這跟往日完全不同，即使一時刻不回來，也應該通知家裡一聲，怎麼就這樣悶聲不響沒給個交代，這實在是太離譜了。」

她無法得到答案，只有等待。等待是一道無法解開的習題。她有空的時候，就到村口去瞻望去瞭望，只要遠遠見到一個人影兒，她就以為是丈夫回來了，懷抱著一種希望。可是等走近一看，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她不由希望轉為失望，黯然地回到這個冷清的家裡。

他是家中的頂樑柱，但是頂樑柱卻不見了，留給她無限的相思，無盡的想望。她只有不停的等待，一味的瞭望。這已形成她的命運，然而她並不自覺。鄰人不免心懷悽惻，有點看不過去了，心想到底該不該告訴她：「他已經走了，不會回來了。不要等了。」真相是殘酷的。時代是無情的。一個渺小的人物，形同寄蜉蝣於天地。

吳澤生看在眼里，了然在心底，他一直在反覆思考，心中不斷躊躇著：「究竟該不該告訴她事實真相呢？讓她從此死了這條心。她經受得了這種打擊嗎？」吳澤生看到她的丈夫余果坐著夜行船走了，消失在閩海的夜幕之中。這是不能說的秘密。

有一天，他終於忍不住，告知了她的真相。

「你怎麼知道的？」吳善治一臉的詫異。想不相信，但又不敢相信。

「我晚上從水頭搭最後一班交通船回烈嶼，在港口不小心看到的。」吳澤生說：「余果坐在舢舨上看到我，趕緊把頭別過去，有意避開我的視線。」

「你這樣講到底是甚麼意思？」

「我一直想跟你講，但是又不敢跟你講，怕妳難過。」

「你講！你講！這樣的悶葫蘆，你不講我才難過呢！」

「我覺得余果到大陸出任務去了。」吳善治一聽，頓感天旋地轉。

九三砲戰，中共的砲火蹂躪了這一塊彈丸之地，好像要發洩兩岸鬥爭的怒火，而要把這一座小島擊沉。這是這一座島嶼，第一次遭受無情砲火的打擊，在迅雷不及掩耳的情況下，許多的軍民成為這次砲戰的奠祭，有人死在田畝，有人死在大埕，有人掛屍在電線桿上。

來往金烈水道的船舶「水鴨子」在九宮碼頭中彈，三名老百姓與一位軍士舵手葬身在船底。為了避免敵人白天的擾射，九三砲戰之後船隻改在晚間開航。最後一班船是晚上八時。吳澤生就坐了晚班船回到烈嶼，無意間看到吳善治的丈夫余果，坐著夜行船走了。

當吳善治聽到這樣的噩耗，真個心有如刀割一般。吳澤生是一位小學老師，是她平素所敬重的人士。她敬重與信賴讀書人，認為吳老師不會打誑語，她不敢也不能不相信，因為根本沒有懷疑他的理由：「因為他無須欺騙我。」兩岸政治理念不同的生死鬥爭，結成了她生命的苦果，從此長夜漫漫，只有自己黯然的吞下。

她想到那個死鬼丈夫，你一個男子漢大丈夫，負有養家活口、照顧妻小的責任，如今卻拍拍屁股悄無聲息地走了，沒有一句交代，留下一個高齡的老母親與三個少不更事、嗷待哺的兒女給我。這樣一個破落的家，處在風雨如晦的時代，處在這樣一個肅殺的戰地，生命有如朝露，朝不保夕，從此要靠誰來養活呢？你真是忍心，也真是狠心。

自從跟他結婚以來，沒能過上一天好日子，每日為了衣食而愁苦，余家又是外來的新住民，孤鳥獨枝，缺少耕地，只能節衣縮食，日子年年難過也得過。這樣的家庭，這樣的處境，若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即使難過也有家的感覺與家的溫暖，彼此慰藉，即使啃著地瓜根也可以過日子。

然而丈夫一夜之間忽然消失不見了，把這個家的重擔完全放給她，往後的生活只有靠她自己含辛茹苦、獨撐門戶。這一杯反共抗俄的人生苦酒，只有她自個兒擎起酒杯飲啜，面對著孤獨、寂寞、戰爭與無助的歲月獨自乾杯。

這是她人生大難的開始。一個戰亂時代的小婦人，廁身在兩岸血海深仇的鬥爭之中，有苦說不出，有淚不敢流，她必須以堅強的意志，一往無前的勇氣，承擔起對這個家的責任，承擔起對丈夫的堅貞與信守。她的心志要宛如反共抗俄的蔣介石一樣的堅介如石。

這是她人生的反共抗俄，沒有口號，沒有軍隊，沒有裝備，她只有一家的老弱婦孺。這一場人生的反共抗俄戰爭，她沒有奧援，完全以一己之力奮戰，她要比蔣介石更堅忍更卓絕。一個失敗的豪雄躲在台北，以餘生去飲啜那個失國失土失根失家的苦痛；吳善治獨自一人住在烈嶼這一座小島上，只有寒夜孤燈冷被，要去飲啜失夫失依失親的煎熬。

她的命運跟這座島嶼連結在一起，而這座島嶼的命運又跟蔣介石的心志反共抗俄綁在一起，千絲萬縷夾纏密不可分。生長在這樣的島嶼，生逢在這樣的亂世，舉頭望天天不語，每一個日子都沁著血。打從一九二八年她出生之時，正是國弱民困、內憂外患之際，在這樣一個閉鎖性的島嶼，活在這樣一個封閉而又保守的宗法社會，雖然遠離中國的政治

核心，卻是她人生憂患之始：

一九三七年八年抗戰軍興，她已經稚齡九歲，烈嶼這一座安謐的小島，捲入了戰爭的烽煙，日軍的鐵蹄入侵，蹂躪了這一座小島，也蹂躪了島上的住民。在這樣一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環境之下，一個女童只能以驚懼的眼神，望著白閃閃的武士刀，過著一種不知今夕何夕的日子。

一九四五年中國人以血肉之軀，博得抗戰最後的勝利，整個龍族薄海騰歡，即使烈嶼這一座小島也感受到那種喜悅的氣氛，然而這樣的好景只是曇花一現，「環顧中原誰是主？」內戰的陰雲馬上籠罩神州大地，國共兩黨開始上演路線與領導權之爭。

一九四八年國共東北遼瀋陳兵會戰，國民黨一戰失利，東三省不保。誰失去了東北，誰就失去天下，重新演繹了前世今生的歷史大輪迴。這樣的蝴蝶效應及於蕞爾小島烈嶼，屢試不爽。

晚明的崇禎皇帝朱由檢錯殺督師袁崇煥，他的忠魂無法再守遼東。孫立人是「國民黨的袁崇煥」，他是唯一在東北打敗共軍林彪的國軍將領。然而國民黨的蔣介石因為將帥失和，調度指揮失當，以致把孫立人調去高雄鳳山練兵，造成痛失了東北三省，步下晚明的後塵，從此江河日下，一潰千里，再難以挽回。

歷史，三百年後重演——「一生事業總成空，半世功名在夢中」——袁崇煥的臨刑口占，變成了孫立人後來命運的寫照。蕭條異代不同時，只是主角換了人，但戲碼則依稀有些相似。

崇禎皇帝明思宗，碰到那個被裁員的驛卒、以農民革命的闖將李自成，率領飢民飢兵攻破北京，只能以自縊在景山的樹上，以死向列祖列宗謝罪。蔣介石碰到那個北大圖書館管理員、月薪八塊銀元，同樣以農民革命起家的毛澤東，赤潮席捲中原大地，以致南京失守，蔣山崩頽，只有黯然退守台灣，重起爐灶。

中國治，重心在中原；中國亂，重心在東南海島。一九四九年，金門繼南明之後，又登上歷史的舞台。一六四六年十二月一日，鄭成功在烈嶼的吳山頂上，舉起反清復明的大纛；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在烈嶼的麒麟山頂上，擎起了反共抗俄的大旗。時間相隔三百又三年，烈嶼進入歷史的大輪迴，島民接續了鄭成功的反清復明的抗清歲月，此刻上演著國府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的反共抗俄的日子。烈嶼，又開始了一段撕心裂肺的日子。

第三章 人算不如天算 老天爺跟他過不去

任何發生於你身上的事，早在永恆中為你安排，而錯綜複雜的導因，只是將你存在和與它同時發生的偶然之事底紗線紡織起來而已。

安托奈那

在這個月晦的日子，天道晦明，歷史晦暗。

一九五七年（民國四十六年），九三砲戰過後三年，古寧頭大戰之後八年，這時兩岸鬥爭方興未艾，掀起突襲、摸哨與滲透鬥爭的腥風血雨。金門成為國共鬥爭的祭壇，金門人成為戰火獻祭的犧牲品。

這一年農曆七月二十九日，是民俗月底送別老大公（台灣人稱為好兄弟）、關鬼門關的日子，是民間七月節最後一場送別孤魂野鬼的盛宴。老百姓以虔敬的心情、豐富的祭品，作為人鬼有情的餞別。

余果被選在這一天出任務。這是一個特別的日子，他要去做一個特別的人，去做一樁特別的事，過著一種特別的人生。這一天他已從一個平民百姓，搖身一變成為一個烙印的

「國特」，刻鏤在他生命的年輪裡面，想揭揭不掉，想忘不了，成為他刻骨銘心的生命印記，人生的一道分水嶺。

這一天七月底夜空的陰雲，籠罩在他出征的前路。他已把自己質押給時代，質押給黨國，質押給主義與領袖。他以領袖為甲冑，以主義為投槍，要去從事一場反共抗俄聖戰的鬥爭任務。他，彎弓沒有回頭路。

孟秋時節已涼天氣未寒時，海上夜幕深垂，海風陣陣迎面而吹，吹亂了余果的頭髮，沖擊著余果的心旌，這是他將別未別之際，作為此生的情感告別：回想家中的親人，回望家鄉的山川歲月，他的感觸叢生，心中有千言萬語，欲訴無處可傾訴，只能默默地說再見。

晚上八時，余果坐在水頭港的舢舨船上，一邊低著頭抽菸，一邊等待上級出發的命令。水頭港是一個船渡口，與烈嶼的九宮碼頭對接，是金烈水道交通船往來必經的門戶。因此，吳澤生返家之時，才會無意中發現余果的影蹤。

余果，這是他作為王前驅的過河卒子，留給家鄉金門最後的一道身影。

晚風正涼，八時過後，這一隻小舢舨慢慢駛出了水頭港，一船四人，兩名古崗村的漁夫划著槳，一個發報員，一個就是主角余果。這是他的賭命之行，船隻雖小，人員雖少，卻負有重大的使命。

他仰望長空，在一片闇黑空濛之中，遠山近樹都茫茫渺渺，看的不夠真切。他臨別之際，心中思潮澎湃，擺頭向左望向烈嶼的麒麟山，這是烈嶼的最高岑，鎖進深厚的黑幕之中。這是他的遊釣地，此時此刻一為別，不知何年何月才可以再相見？

海面的波光湧動，船隻緩慢鼓浪而搖擺起伏的向前划行。船一出水頭港轉而向右繼續前行，行經後豐港、後浦、湖下的海域，接著進入了古寧頭南山村烏沙頭海面，再朝北駛向南山的石蚵田水域，接著靜泊不動，等待上級出發的命令。

整座島嶼現在籠罩在一片漆黑之中，看不到一絲一毫的燈光；整座島嶼兵如插棘駐滿了十萬大軍，此刻卻闐寂無聲，好像是一座無人的島嶼。

家人今夜在烈嶼等不到他吃送別老大公的盛饌。他此刻在南山的蚵田邊坐在船上隨波上下，思潮澎湃起伏，想到剛才在後浦城南門的軍人之友社，長官與高賓雲集，他接受組織的盛情餞送。餞送著這位好兄弟進入中國大陸。大家杯觥籌酢之中，長官與高賓講了很多甜言與膩語，要他肩負黨國與組織的付託，深入虎穴，完成上級所交付的使命。

他酒足飯飽之餘，此刻在南山的蚵田邊候令，海風不斷底吹拂，臉頰的58度高粱酒溫度未退盡，他撫著鼓凸的肚子，耳邊還不停迴盪著長官的話語。海軍情報署少將署長熊海山在席間講話，認為「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現在共產黨在大陸實施人民公社，搞得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只有我們偉大的領袖堅持實行三民主義才能拯救中國。余果同志此行的使命，就是要前往漳州布建，聯絡地下工作人員，發展敵後組織，點燃大陸同胞抗暴的火種。

熊海山署長說余果同志身負重責大任，是黨國特意培養的菁英，要將三民主義的革命種籽撒向神州大地，讓它發芽滋長，讓三民主義救國救民的事業從頭做起，以不負黨國的付託與領袖的殷殷期許。他勉勵余果同志要堅毅要勇敢要果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要

為領袖盡忠，為主義效死，要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不成功，即成仁。」

熊海山講到了這兒，舉起面前的酒杯，當眾鄭重宣布：「余果同志職責重大，特以少校軍銜委任。」大家無不以欣羨的眼光，紛紛行以注目禮，然後跟著一起舉起酒杯。

「余果同志是為國家做事的人，凡是為國家做事的人，政府都會特別照顧、包括家屬。我們會把薪餉與副食品按時送到余果同志上庫的家中，請你儘可放心，不要有後顧之憂。」他緊接著說：「大家就乾了這杯酒，為我們的余果同志壯行，並祝福他順利、圓滿、成功。」大家無不報以熱烈的掌聲。

晚上十時許潮水已滿潮，發報員接到上級的命令：「出發。」

從古寧頭海域望向大陸對岸，黑將軍把守門戶，大地在一片迷濛之中，深不見底，也深不可測。夜，鎖著天空與大海，什麼都看不清楚，然而余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這一趟海路雖然只有六、七公里，他對前景卻完全懵然不知。即使這是一個龍潭虎穴，他今夜也必然要去闖一闖了。

舢舨順著波濤起伏慢慢地向對岸駛去，夜深人靜，星月無光，只聽到風聲、浪濤聲與緩緩的划槳聲。他看看眼前的這一片水域是楚河漢界，過了這一道水域，他就是名副其實的過河卒子，只能一路往前衝，再也沒有回頭路了。

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夜，也是他人生最有決定性的一刻：不能後悔，不容退縮，不能回頭；只能以粉身碎骨之姿，報效黨國。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划行，回首金門的海岸線越來越遠，影像也越來越模糊了，最後隱

沒在黑夜之中；而大陸的山河，從模糊逐漸到清晰，山川景物一步步地向他逼近了。眼前這一片大好國土，就是英國首相邱吉爾所說的鐵幕，但是鐵幕密密也有縫啊！

他預選在歐厝與澳頭接壤的地方登岸，這是一個兩不管的地帶，海龍蛙兵先遣部隊已來探過路，察看過地形了，認為這兒沒有佈防，沒有崗哨，是一個理想而相對安全的登岸地點。

當舢舨駛過四分之三的海域，距離大陸海岸不到幾百公尺之遙，為了安全起見，要預留發報員脫逃的緩衝時間，剩下的就要靠他自己慢慢的划船過去了。發報員，一個三十幾歲的北方戰士，解下船後拖行的小艇，隨後給他一支槳，告訴他接近陸地時要把小艇鑿沉，然後泅水上岸。

這時已將近午夜時分了，是鬼門關接近收關、好兄弟收隊而閻君點名的時刻，天空仍然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藉著老天爺夜幕的掩護，可以掩蔽敵人的耳目。他想組織真是英明，選在這個時地讓他突進。

沒有敵人的耳目，就是成功的一半。他暗自慶幸之餘，緊張的心情也慢慢的篤定了下來。他脫下鞋子與外衣褲揹在背上，雙腳跨入海中，把小艇鑿沉，然後泅水上岸，接著眼觀四面，耳聽八方，行蹤沒有被敵人發現，整個心情好像吃了定心丸，頓時放輕鬆了下來。

當第一腳踏上了大陸土地之後，他本能的低伏著身子往岸上快跑，逡巡著眼前的地形地物，趕快找尋最近一個可以藏身的地方。這時夜涼如水，他著了一條短褲，光著身子，因為緊張的關係，也不覺得冷，只聽到四周蟲聲唧唧，打破這個肅殺、緊張而沉靜的夜晚。

他找好了藏身之所，剛剛倒臥下來喘了一口大氣，心臟還在怦怦的亂跳，心想：「果然情報沒有錯，這兒沒有據點，也沒有崗哨。」

他蟄伏著屏住氣息，一動也不敢動，耳朵貼在地上傾聽腳步聲，這是他受訓時特別教導的，因為在夜深人靜之時，一點的聲音都可以因震動傳遞的老遠。他靜伏著準備要採取下一步的行動，正要起身的頃刻，耳畔突然聽到有人走路講話的聲音，一路從遠而近，他立馬有了警覺。

他從腳步聲研判，這是一隊晚上巡邏的民兵人馬，一邊走一邊閒扯淡，你一言、我一語，人數可能有好幾個。他屏氣凝神的傾聽，一動也不敢動。巡邏者的聲音已近得聽得清楚講話的內容了。他在等待他們走過去，只要一走過去，他就可以安全了，進行下一步的行動。

當巡邏的隊伍走到濱海芋田邊，芋田有一條小路直通向海邊，突然其中有一個民兵抬頭順著小路望向海面，好像發現新大陸似的說：「咦！你們看，海上怎麼會有光呢？」大家立時有了警覺，舉頭一看，果不其然，不遠處有一顆稀微星火閃閃底發亮。

發報員正在船上等待，一俟接到成功登陸的信號，就要打道回府了。當他在等待的過程之中，船夫不耐久候，菸癮發作而在船上抽菸。晚上有一丁點的火光，就透著老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船夫的這一個小小的舉動壞了大事，曝露了行藏。巡邏人員起疑，有人冒出一句話說：「水鬼要再來抓人了。大家要當心一點。」

「我們最近已經被抓過好幾次了。」另一個才這麼說完，向前走上了幾步，望向了恬靜的海面，突然大嚷了一聲：「快！你們快來看，沙灘怎麼會有腳印呢？」這時潮水已退了一段時間。

領頭的民兵發現事態嚴重，說道：「有火光，又有清晰的腳印，敵人可能剛上岸不久。」他隨即一聲令下：「兄弟們！搜！快搜。」六、七個民兵就向四周散開，展開地毯式的搜索。

這時余果暗暗底叫苦，蜷縮躲在芋田裡，藉著芋葉的掩護，趴著一動也不敢動，即使大氣也不敢喘息一聲，心臟不停地怦怦亂跳，好像要從心口跳出來一般。他聽到對方搜尋的腳步聲與碰到芋葉的唰唰響聲，感到腳步越來越接近了。他心想事態不妙，想躲藏無處可躲藏，想逃跑又怕被射殺更不敢逃跑，心想：「這一下子完蛋了，恐怕凶多吉少。」

一個民兵搜索過來忽然發現了他，大聲喊道：「這裡有人。」夜裡這一突如其來的聲音，驚破了午夜沉寂的夜空，格外的響亮，也格外的無情，同時驚破余果的「國特夢」。

大家一聽到呼叫聲，這是立功的大好機會，心情格外的振奮，三步併作兩步端著槍蜂擁過來，好多隻眼睛注視著眼前這個獵物。這個光著身子、躺在地上一動也不敢動的獵物。

有人用槍口抵住了他的背部，他頓時覺得背脊涼涼的，隨後有人用腳踢一踢他的小腿肚示意，他緩緩的站起身來，眼睛不敢旁視，馬上聽到一個聲音喝道：「不許動，把雙手抱在腦後。」

他無力反抗，也不敢反抗，只能乖乖聽著對方的指令做動作。他已經是泥菩薩過江，

自身難保，已無力想到發報員了。而發報員還靜靜的在海中那邊等待，等待他成功登陸的信號。

他兩臂高舉，手指相互緊扣靠在後腦勺，然後民兵把他押往海邊，問他說：「海上是些甚麼人，你要過來幹甚麼？」

這樣的突發狀況，是他壓根兒作夢也沒有想過，更沒有模擬過的，心裏一點應變的準備都沒有。現在突然聽到對方這樣的問話，一下子傻住了，不知怎麼回答是好？情急之下，他來不及思索，脫口而出編了一個不太高明的理由：「我在那邊跟人有了過節，有人要抓我，所以不得不跑過來。」

「偷跑過來的？」對方一臉的疑惑，問說：「既然是這樣，海上怎麼會有火光呢？」

「那是漁民，請人用漁船送過來的。」

午夜的時光，他立身在大陸的海岸邊，海風吹拂著他裸露的身子，有一點發涼，涼到心坎裡。兩個小時之前，他才在古寧頭的蚵田邊待命出征，雄心勃勃，沒想到一登岸就洩了行藏，露出原形。

人生無常。在這麼短暫的時間之內，他已經天地倒懸、主客易位了。組織已經餞送他進入了鬼門關，闖進了另一個森羅世界，同時要進入了另一個階段的苦海人生了。

「既然這樣，你招招手，叫他們划過來。」

他心想叫他們過來，連發報員都要一併被抓走了，不僅東窗事發，任務失敗，而且被敵人一網打盡，連累到組織，那事情就異常嚴重了。因此，他情急生智，使出一個小詭計，

回說：「晚上這麼遠招手，他們怎麼能看得見呢？你開槍，你開槍他們就會划過來了。」

「不能開槍。」領頭的民兵生怕有人輕舉妄動，打草驚蛇，緊急喝令說：「不能開槍，千萬不能開槍。」

「我的槍法很準，怎麼不能開槍呢？」一個矮個子的民兵信心滿滿，偏不聽指令，說時遲那時快，端起了步槍，一瞄準，扳機一扣，子彈就咻的一聲條地飛出去了。槍聲劃破了沉寂的夜空，顯得特別的清脆與響亮。

發報員突然聽到槍響，子彈從耳際飛了過去，感到耳膜一熱，心頭一震，一個沒有坐穩，船隻左右搖晃了一下，險些跌進海裡。他知道已出了狀況了，手指一按密碼緊急發出了四個字：「任務失敗。」這時金門的岸砲，馬上像雨點般飛向了中國大陸，進行了延伸打擊。

他雙手反剪被捕了，成為待罪羔羊，漏夜被押解了。出師未捷。他的任務，就只停留在海灘的那一剎那。

今天是農曆鬼門關收關之日。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你卻偏偏闖進來。天道無言。從此，他就要在鐵幕之中，過著他自己建構的鬼日子。

2024 第21屆

THE 21TH
KINMEN LITERATURE
AWARD

金門文學獎 長篇小說組・優等獎・得獎作品

第四章 千里迢迢領薪餉 是希望也是折騰

一個最困苦，最微賤，最為命運所屈辱的人，只要還抱有希望，便可無所恐懼。——
希望死後始止。

雪爾勒克

(一)

海軍情報署有一天來了乙紙公文，鈐印者是署長熊海山，要吳善治按月到料羅海軍偵查組去領余果的薪餉與副食品。這一張公文是丈夫「賣身契」的證明。活生生地告訴她：「吳澤生老師的話沒打誑語，一點兒都不假。」這時即使她想不相信也難。在這個烽火島嶼、反共前哨，人微身賤，她已被推上反共抗俄的刀尖與浪口，只有逆來順受。

這一對勞燕分飛的戰地夫妻，從此生息在兩岸的平行時空，中間隔著一道金廈海峽，卻是有如千山萬水的阻隔。他們又像綁在一起的兩隻螞蚱，有一根無形的情絲牽絆著，各自在海峽兩岸盡情地演出，演出「反攻復國，反共抗俄」的悚動戲碼：搶攘、跳動、牽扯、

掙扎與求生。譜出國共鬥爭的血淚謳歌。

烈嶼是一個戰地，如今鎖進了戰地政務的體制之中，它是離島的離島，前線的前線，像一座頑強的堡壘一樣，連一隻蒼蠅等閒都飛不進去。面對丈夫的不告而別，生死兩茫茫，她手中唯一握著的就是那一條婚姻的風箏線，可是風箏已經飛得無影無蹤了。

她的心現在是顧著這頭，又牽掛著那頭。這是時代對她的考驗，考驗著她的意志、決心、毅力、勇氣與堅貞。她在這個兩岸鬥爭的驚濤駭浪之中，只有盡情地演出，演給老天爺看，演給兒女看，演給鄉黨看，演給時代看。

每次她牽著牛扛著犁上山耕作的時候，抬頭望向對面大陸的錦繡河山，一衣帶水，卻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即。這樣淺淺的一道水域，卻仇深似海，難以跨越雷池一步。她不看還好，越看越揪心，心想他到底是死到那兒去的呢？然而雲深不知處，沒有一丁點兒消息。

丈夫如今唯一的作用，跟這個家僅有的生命聯繫，就是留給她每月五百塊錢的餉銀了。這是丈夫唯一活著的意義與作用。

每次準備出門去料羅海偵組領餉，她天還沒有亮就要起身，這時雞不啼、狗不吠，整個村落靜寂無聲。軍隊此刻還沒有吹起床號，聽不到集合的哨子聲、答數聲與演唱的軍歌聲，只有廳堂中微弱的煤油燈光迎風閃爍。

島嶼天光，刀槍劍戟。她坐在廚房老虎灶前徐徐的燒火，農家都燒茅草、地瓜藤、高粱稈與麥稈，必須不停的送火，火光一恍一恍閃閃照著她那油光發亮的青春臉龐。她要先煮

好早餐的地瓜糜及煮好餵豬的豬食。

這時差不多天已經濛濛亮了，就要先叫小孩子起床，幫他們穿好衣服，接著盥洗完，照顧孩子吃完了早餐，該上學的就去上學。婆婆是前清遺老的三寸金蓮，養豬養雞走路一顛一蹬的不方便，又要一個人分心照顧三個小蘿蔔頭，所以她總要預先幫她把午餐再煮好，然後自己梳妝打扮，臉搽上一層薄粉，頭髮抹上了髮油，穿上一身乾淨的衣裳，然後才放心的出門。

這時的烈嶼一切為反攻，一切為復國，一切為戰鬥，整個島嶼只有一個聲音，只聽一個命令。所有的軍民枕戈待旦，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在最高領袖英明的領導之下，沒有異議，不能怨言。

整座島是軍事島，是戰鬥島，是反攻復國的橋頭堡，所有的建設只有碉堡、坑道與工事，民生建設幾乎付諸闕如：整座島嶼沒有一部公車。民眾往來都靠兩條腿走路。吳善治一大早出門，從家中上庫村先走一個多小時的土路，才能走到九宮碼頭去趁船班。

她要先上了駁船，再跳上跳板轉搭舢舨船。烈嶼九宮碼頭至水頭港約三點八公里，海路水流勁急。舢舨船乘著風，鼓著浪，只見船夫冒著滿頭蒸騰的熱汗使勁的搖櫓，搖得整個船頭迎著風浪翹了起來，水花拍打著船舷濺濕了她的髮梢與衣服，一趟水路下來至少也要花一個小時。從烈嶼到大金門，走船跑馬三分險，常讓人裹足不前。

她一上水頭碼頭，要走三十分鐘左右的馬路到水頭村等搭公車到金城，再從金城搭公車到山外村。這時是八二三砲戰前夕，山外村落外的新市里正在開發，還是一片光禿禿的

沙質地，到處可見荒煙蔓草，一條簡陋的水泥空心磚築成的街道，店面只有一層矮屋，零落落的走著幾個行人，點綴著這個戰地蒼涼寂冷的畫面。

她趕到了新市里，已經是中午時分了，早已口乾舌燥、飢腸轆轆，但為了省幾個錢，只得勒緊褲腰帶，也捨不得就近去新市街上吃一碗麵，立馬趕去料羅。然而此時從新市里到料羅村那來的公車，她又要忍耐飢餓步行，再走一個多小時的荒僻小路到料羅。

她心中只有一個目標，就是要領到這個月的餉錢，腳下就一逕底趕路，常走得汗流浹背濕了衣裳，走得臉紅心跳上氣不接下氣，好不容易走到料羅的海偵組。每次出一趟遠門，走路、搭船、坐車一路輾轉的折騰，真箇舟車勞頓，讓她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一一)

料羅的地理位置在金門島的東南方，迎向台灣海峽，這時是一座軍港，也是一個漁港；它吞吐著潮汐，吞吐著日月，也吞吐著戰爭與歷史。曾經有它的歷史風華，三百年來今勝昔。

一六六一年三月一日，南明的鄭成功拜完了料羅供奉媽祖的順濟宮，然後到料羅灣祭江；三月二十三日午刻率領三百艘艚戰艦及二萬五千名甲士東征大員（台灣）。鄭成功一戰驅荷把大員納入了版圖。而今是一九五七年的九月，料羅又扮起時代的角色，是反共

抗俄金門前線聯接台灣後方的臍帶。

吳善治這一天下午走到了料羅海偵組，她渾然不知出納人員到烏坵公出，撲了個空，心中還來不及懊惱。她心想領不到餉錢，豈不白白跑了這一趟？出一趟遠門千里迢迢，實在是太不容易。她不甘心就此折返：「如果下次再來，又領不到錢，要怎麼辦呢？這個月的日子怎麼過？」

她已下定決心：「領不到錢，今天一定不走。」她坐在辦公室的椅子上乾耗，海軍每個軍官都忙著辦公，沒人搭理她。她等了好幾個小時，等到快下班了，這時才有一位好心的軍官看她怪可憐的，突然倒了一杯茶水給她。她不喝還好，一喝之後更加肚飢難耐，整個腸子咕咕的亂響，額頭上的冷汗忍不住直流。她只有按著肚子一味的忍耐。

她等到天都暗了，料羅村已華燈初上，海軍軍官下班了，一個個都走了，可是出納硬是沒出現。她進退無路，不知今晚要怎麼辦？正在那兒煩惱，心想：「反正回不去了，今晚就睡在海偵組的辦公室。」

那位好心軍官這時又出現了。為了打發這個戰地無聊的夜，他好意說要請她到「海光戲院」看電影。

她打量著這位軍官，戴一頂軍便帽，身高約一米七左右，長得眉清目秀，鼻樑上架著一只金邊眼鏡，說話細聲細氣的，很有禮貌的說要招待她。她看他不是什麼歹人，自己實在不知怎麼打發晚上這無聊的時光。這時她已餓得頭昏眼花，「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顧不得孤男寡女要避嫌，就這樣答應了他。

兩人走出了海偵組，夜幕低垂。一個年輕的婦人尾隨著一位年輕的軍官，晚上走在鄉間小路上真是很奇怪，要是被那些好事的村夫村婦看見了，不知要怎麼的傳言？

她此刻沒有空想到這一些，只記掛著家裡。她出門之前告訴婆婆說：「妳先把地瓜削好，我會趕回來煮晚餐。」想到家中三個小蘿蔔頭，一早她出門之後，至今已超過十二個小時了，晚飯到底吃了沒？她的一顆心總離不開家，離不開孩子。她想孩子已經沒有父親了，不能再沒有母親。

兩人一前一後的走著，各懷有不同的心思。

烈嶼婦人吳善治在昏暗中抬頭看到路邊一間閩南式的古厝，從窗隙透出一絲底燈光，點綴著這戰地肅然、淒冷的夜。這時她看到一名婦人在屋旁牆邊洗衣服，她就隨口搭訕問了一句：「這麼晚了，怎麼還在洗衣服呢？」

「剛忙到現在，衣服已擺了兩天沒洗了，就趁著晚上睡前的空檔洗一洗吧！」她講話的口音不像金門腔，聽起來有一點怪怪的，但是吳善治也不以為意。

她本能好心的說道：「我來幫妳洗吧！」

「那怎麼好意思？」對方的善意讓她一下子想接受既不敢，想拒絕又說不出口。

「反正我也是閒閒的沒事情，」說著不等對方答話，就從她手上搶過衣服來，就在屋邊水槽的搓衣板上洗將起來了。這個婦人看她這樣主動的幫忙，覺得很奇怪，回頭只見身後那位年輕軍官兀自立在旁邊不肯走，不知跟她到底有什麼關係，就問說：「那位軍官還在等妳呢？」

「他好意說要請我去看電影，」吳善治說：「哼！我那有這個心情呢？」手一邊搓著衣服，一邊兩眼望著對方看，半晌又接著說：「我是特地來領薪餉的，但是承辦人員剛好不在，我空等了一個下午，想空手回去又心有不甘，所以只好等到現在了。」

這名婦人覺得這樣的說法很奇怪，怎麼一個婦人有薪餉可以領呢？就問說：「妳來領誰的薪餉呢？」

「我丈夫的。」

「妳丈夫的？為什麼他自己不來領，要你來領呢？」

「不瞞妳說。他出任務去了。」

「妳那裏人？」

「我住烈嶼。就是小金門。」此話一出，那個婦人一聽，連忙說：「真難為妳了。妳住得那麼遙遠，交通不方便，又要搭車又要坐船，過來一趟著實不容易。怪不得妳領不到錢不走。」

「就是說嘛！領不到錢，白白跑一趟，真氣人。」

「妳晚飯吃了沒？」

「我一大早吃了兩碗地瓜湯匆匆出門到現在，不要說晚飯了，我連中飯都還沒有吃呢！」

「這怎麼成呢？豈不要餓扁了？還幫我洗衣服。妳等等，我去下一碗麵給妳吃，」講完之後回頭看到那一位軍官仍然很有禮貌的站在後面不肯走，就掉頭對洗衣婦說：「妳晚

上跟我睡好了。」

聽到這一句話，吳善治如蒙大赦，就對身後的軍官說：「我不去看電影了，謝謝你。」接著說：「我晚上就睡她這兒，你可以回去了。」軍官心中的那一塊千斤大石頭，此刻也才落了下來。

兩個婦人同榻而眠，雖然初次相見，萍水相逢，但是彼此心胸坦蕩，瞬間拉近了彼此的距離。一個起心動念是善的，獲得了善意的回應，就會形成善的循環。因此兩人交心，無話不談。

「我聽妳的口音怪怪的，不像金門腔，妳是那裏人？」

「福州人。」

「福州人？」吳善治一聽頗感訝異，問道：「妳是福州人，怎麼會到金門來呢？」

兩個婦人風雨連床夜話，各自說出了隱衷。

她說自己是福州的行船人，平日經年累月跟丈夫風裡來水裡去運貨物到廈門去販售。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解放軍攻下廈門之後，進行封港與封船，船隻只許進不許出。他們的船隻就這樣被封了。

她說後來所有船隻被拉到大嶼島海域集結，十月二十五日凌晨載運軍隊進攻金門，海上烏漆抹黑的眼睛根本看不清楚，她也不會行船，但是解放軍仍然不放過她。誰知道攻打金門失敗了，就這樣我們再也回不去了。「睡在外面的那個男人，就是我的丈夫。」

「妳貴姓？」

「我丈夫姓龔。」

「龔太太，妳有小孩嗎？」

「怎麼沒有呢？兩男一女，都留在福州。」她長嘆了一口氣：「如今是生是死，生活過得如何？有沒有飯吃？我們一概不知。有時候想到這兒就痛心，晚上怎麼睡都睡不著。」

「我跟妳一樣。想到我那個死鬼丈夫一去無消息，也不曉得是生是死？讓我日夜都牽腸掛肚，有時候想到天亮想到淚滴枕頭。」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她們同病相憐，因此心意相通，情感就頓時增進，一個晚上有聊不完的話題。

「妳小孩今年多大了？」

「福州婆」屈指一算：「老大兒子今年十八歲了，女兒十六歲，最小的兒子十三歲。」她接著問說：「妳有幾個小孩，年紀多大了？」

「真是湊巧。我跟妳一樣有三個小孩，也是兩男一女，老大同樣是兒子，今年八歲，女兒五歲，最小的兒子，才剛滿周歲。」兩人同蓋一床棉被，惺惺相惜。她說：「我們怎麼這麼有緣？」

(三)

金門與大陸一衣帶水，看似近而實遠，同樣的金門與烈嶼一水之隔，看似近卻也實遠。因為天有不測風雲，天氣說變就變，一旦颳起了強風，真箇欲渡無舟楫，空自望海興嘆，插翅難飛。

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某一日，她出門之際眼看天氣晴朗，心情輕鬆而愉悅。她一早張羅好了吃食，然後穿戴整齊一路去料羅領餉；可是等到傍晚一回到水頭港，只見風高浪急，「春天後母面」，舢舨船說停駛就停駛，讓她措手不及。這時向晚時分，她佇立在港口怔怔底出神，不知怎麼辦是好？

在這個前線戰地，氣氛緊張而肅殺，晚上實施宵禁與燈火管制；在這個水頭碼頭，不巴村，後不巴店，她孤身一人不知何去何從？她想：「我在水頭既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我是一個單身少婦，臨時怎麼去向人借宿呢？」這個話她開不了口。

她在海邊愁思百結，一籌莫展之際，退一步想：「即使有人肯收容，我也得經一番折騰向警方申報流動戶口。這談何容易？」

她想到家中的孩子與媽媽，想到如今進退不得的處境，她不禁悲從中來而有一點怨氣，怨那個一去不知去向的丈夫，去出什麼勞什子的任務？一個她不知不懂的任務，而把一個家擔摺下，讓她茹著生命的苦汁。

海風吹亂了她的頭髮，也吹亂她的心情，她想向老天爺下跪，請祂行行好趕快風平浪靜，讓她可以順利返家。可是老天爺卻偏偏與愁苦人作對，讓她們欲哭無淚。她心想：「難道再去打擾神明睡水頭的金水寺嗎？萬一碰到夜行軍怎麼辦？」

這時夜已淹沒了大地，一個軍人遠遠底走過來，心想這麼晚了，怎麼會有一個婦人獨立海邊呢？他有一點好奇一點關切，就走近去察看。吳善治聽到腳步聲，回頭看到一個壯漢走了過來，急忙用手肘揩拭了眼淚。

「阿嫂！阿嫂！這麼晚了，妳一個人站在這兒幹甚麼？」

她近來時常跟軍人比手畫腳打交道，已從完全聽不懂普通話的鄉下婦人，到了聽得懂大半的程度。她一聞言，回頭打量了眼前這位男子，只見是一個彪形大漢，現在這樣的春寒料峭的天氣還打著赤膊，理一個小平頭，一身古銅色的肌膚，在夜間油亮油亮的泛光，穿著一條紅色短褲，三十出頭歲的年紀，長得神情俊朗，眉宇間透著一點英氣。

「我要回烈嶼，但是突然變天了，沒有船回去。」

「春天天氣多變，妳為甚麼不早一點來呢？」

「我也想早一點到啊！但是身不由己，路途實在太遙遠。」

「妳打從那裏來呢？」

「料羅。」

「料羅？妳去料羅幹甚麼？」料羅是面臨台海一個偏僻的小村落，他們海上長泳訓練的時候，常到這兒來，距離烈嶼是天南地北，兩地簡直八竿子打不著。他端詳眼前這名婦人，三十歲左右，頭髮梳得齊齊整整，挽一個髮髻，穿著一襲對襟的衣服，身高約一米五十五上下。

「我去領薪餉。」

「領薪餉？」他看她那一身穿著：「妳怎麼會有薪餉可以領？」

「我到料羅海偵組領我丈夫的糧餉。」

「為甚麼他不自己去領，還要妳去領呢？」他這句話剛一出口，就猛然覺得自己失言。吳善治低下頭不語，氣氛有些尷尬，一時不知該怎麼回答是好？

這位大漢一看苗頭不對，突然想起最近有一次到金城的好友許嘉生家中，兩人一邊喝高粱酒一邊聊天，兩人你一杯我一杯，酒酣耳熱，興高彩烈，無所不談。「松柏兄，你們最近有沒有到大陸出任務？」

「怎麼沒有？這是家常便飯，一接到上級命令，不管摸哨或勘察地形，就不得不出發。」

「我們最近才餞送了一個情報人員過去。」許嘉生說：「這個人跟我還有一點關係。」

「你推薦的？」

「可以這麼說。」

「那裏人？」

「小金門人。」

許嘉生在金城作生意，為人豪爽海派，素有「小孟嘗」之稱，三教九流的人無所不交，因為他的人脈廣、交遊闊，在金門吃得開、兜得轉，是軍方安排在民間的反情報細胞，是一個炙手可熱的人物，平日門庭若市，情治人員常去串門子。

「妳家住那裏？」

「烈嶼上庫。」她說：「我趕不回家去，家中老的老，小的小，沒人可以照顧，正在這兒發愁，不曉得今晚上要睡那裏呢？」

他突然醒悟，想到許嘉生曾跟他提起過的往事，心想出任務的人，莫非就是眼前這個婦人的丈夫，自料已猜得出七八分了。他心中的英雄氣概油然而生，立馬說：「我載妳回去。」

她一聽又驚又喜，心想怎麼會有這麼好的人呢？在她走投無路的時候，居然願意及時伸出援手，真是喜出望外。

只見這位彪形大漢折回去開了一艘快艇來，要她雙手緊握船舷坐穩，幾分鐘之後就把她送到對岸的九宮碼頭了，臨別之時還不忘提醒她說：「現在時間已經不早了，妳要趕快走路回去，不久之後就要宵禁了。」然後扶著她上岸。

「我不知道怎麼感謝您。」她眼眶噙著熱淚，問說：「長官，請問您貴姓？」

「不用謝我。我姓林。以後如果妳趕不上船班，就到水頭旁邊海龍部隊的那個據點，只說要找林隊長，我就會載妳過來。」

2024 第21屆

THE 21TH
KINMEN LITERATURE
AWARD

金門

文學獎

長篇小說組・優等獎・得獎作品

第五章 國共諜對諜 一場宿命的交鋒

遭受失敗的人沒有不表怨恨的，如果他仍相信自己是對的，而悲痛地斷言即使自己暗裡這樣做受冤屈，則那怨恨之情更會頑固地持續下去。

約翰遜

(一)

國共的鬥爭挖掘了一條深不可測的鴻溝，充滿餓狼與猛虎，啃噬那些掉下去的可憐蟲。沒有人願意失敗，但成功並沒有站在余果這一邊。他的人生從此翻篇了，進入了另一個常人想像不到的世界。

余果，掉入了兩岸鬥爭的裂縫裡，深不見底。他仰頭一看不見天日，往旁邊一摸，是一座銅牆鐵壁。他爬不出去，見不到光明。這是他一個人的戰場，一個人的鬥爭，組織根本不能幫上一丁點的忙。

他被捕之後惶惶不可終日，因為命運的主導權完全掌握在敵人的手上，望眼雲天，每

日都在猜疑與驚懼之中過日子；想到家中高齡的老母、嬌妻與稚兒，他覺得對不起他們，每日腸一日而九回，憂心如焚。

而擺在自己面前的坎坷道路，將來要遭受什麼樣的刑罰，受什麼樣的活罪？他完全不知道，心就一直往下沉。這就是一個國特的命運。他自問這是命中注定的，還是上天巧意的安排？

余果一頭撞進了網羅，當晚就被幾個民兵帶到澳頭公安所，關進牛欄裡，外面用鐵鎖鎖住，還有人站夜哨把守。他想才幾個小時之間，人生竟然這樣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從身負上級任務的國特，變成了中共當局的階下囚。

夜是那樣的沉靜，沉靜得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聲，沉靜得他的心思可以沉澱。

他的思潮澎湃起伏，讓他一刻也不得寧靜，啃噬著他的靈魂。他此刻的心情不斷的在自責與悔恨之中糾纏。他愧對任務，有負黨國，心想怎麼這麼背運，這樣的倒楣，一登上岸就露了餡，剛好被對方碰上了，逮個正著。幾年的辛苦訓練豈不都白搭了？

他覺得農曆七月二十九關鬼門關的日子，真是不吉利，不得不相信。

好兄弟已回到陰曹地府去了，他自己也關進了鐵幕大陸。好兄弟每年還可以放封回陽間一趟，享受人世的馨享，而他將來的日子要怎麼過呢？可以想見的一定比好兄弟還不如。

他出師未捷，心有不甘。他覺得自己可以表現得更好，但是敵人已不給他這個機會了。他已身陷國特的煉獄，人間的苦牢。他想今後要怎麼跟敵人周旋，這是他馬上要面臨

的問題。他對於共產黨的理論與統治方式認識不多。他只讀了幾年私塾的尺牘，差不多只是寫信不求人而已，至於國共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路線鬥爭，它們究竟有甚麼差別，以他的知識水平與能力是無法了解的，上頭也沒有給他這方面的教育。他只是一枚棋子，是棋手手中的一著棋而已。

現在既然陷入敵營，他已搖身一變成為自己是自己的棋手，他要跟敵人在棋盤上演出國共諜對諜的博弈。

夜是這麼的深沉，他置身在牛欄之中，滿地都是牛糞與牛尿混雜著草料，泥濘不堪，而鼻子一逕聞到牛洩味。雖然他是農夫出身，早已習慣這種味道，但是沒有一個下榻處，也沒有一個落腳處，這讓他非常受不了。他想，我現在關在牛欄裡，以後就要像牛一樣，任由敵人擺佈與驅策了。

他舉頭仰望夜空，沒有月亮，只有幾顆星星偶而透過濃雲在閃爍，他想到了自己的前路，恐怕也將是如此黯淡無光了。他覺得自己死不足惜，但這個家要怎麼辦呢？老母今年七十歲了，妻子跟他同庚才三十歲，像一株盛開的花朵，守不守得住呢？而兒女都還那麼幼小，長子八歲，女兒五歲，么兒剛滿周歲，人生之路都還沒有開始，他們將來要怎麼辦？他想要負起責任，但是他如今身陷囹圄，已成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怎麼負起應負的責任呢？

他關在牛欄裏，一顆心就像長了翅膀一樣，悄悄的飛過了金廈海峽，飛到了上庫的家門，想到自己是家中的頂樑柱，自己卻把自己典當在兩岸的鬥爭之中，無法自贖。他開始

自責，但是自責又有甚麼用呢！他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這是人生的一種無可奈何的長嘆啊！

他心中的思潮像海浪翻湧，一波接一波的襲來，讓他片刻不得安寧。他想到古人說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他如今就要用他自己的一生，去印證古人所說的這一句話的哲理。

他回想早年鄉村炊煙裊裊，那種平淡過日子的生活，每天吃過了早餐牽著牛上山去耕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布衣暖，菜根香，一家人可以相聚在一起，享受一種人情的溫暖，感受社戲的喧鬧以及年節的溫馨，雖然物資貧乏，生活清苦，但是心中自有一種恬然自得的喜樂。那樣的日子好像還在眼前，可如今已經不可得了。

他生逢亂世，身不由己，但是怎麼想也沒有想到，人生突然面臨這樣天旋地轉的改變，瞬間從天堂掉入了地獄，陷入孤立無援，求助無門的窘境。他已從棋子到棄子，擺在前面的道路，充滿著荊棘，他要怎麼獨力去面對？面對這樣一個共產體制，一個中共的國家機器。

他已不知不覺的把自己推向了鬥爭的第一線，現在已不是國共兩黨的鬥爭了，而是他把自己變成一個敵手，一個人與中共當局交手的換位鬥爭了。這樣龐大的中共情治機器在前頭等著他，不知要怎樣羅織他的罪名？

他頹然的呆坐在地上，剛好坐在一坨牛糞之上，他都沒有感覺，默然無語。想到家中的老母與妻兒，心如刀割；想到自己面臨一個不可測知的未來，前途黯然無光，涼透心

底。這不是他該選擇的人生，然而他已被綁在兩岸鬥爭的十字架上，他要承受國共鬥爭的災苦。

他的思緒非常的紛亂，一夜望鄉坐到天明，以前沒有想到的問題，現在像走馬燈一樣，一一的浮現在眼前，他已深入虎穴，沒有抓到虎子，反而被老虎一把抓住。他想怎麼面對中共情治單位的審訊？他一直在盤算著，想到長官臨別時一再叮嚀的：「不成功，即成仁。」

(一一)

他關在牛欄裡一個禮拜，每天就過著牛一般的日子，之後改送同安公安局，呆了一天，再轉送泉州公安署，就開始接受中共情治人員的審訊了。國共的情治人員現在過招，短兵相接。他今後的命運完全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上。他是自己人生的主宰。

泉州公安署是一棟四層樓的建築，在二樓一字排開擺了一排桌子。余果雙手沒上銬，他心驚膽戰的一步一步踏上了階梯，像小媳婦見公婆怯生生的走進了辦公廳裡。

他看正面牆上掛著五張相片：恩格斯、馬克斯、列寧、史達林與毛澤東。照片之下掛了鐮刀與斧頭，四周牆上貼了一些標語：「全民大煉鋼 超英趕美」、「實施人民公社 大家有飯吃」、「鼓足幹勁 力爭上游」及「多快好省 建設社會主義」。

眼前的桌子一字排開坐了五六個人，桌面鋪了紅色的桌巾，每人面前擺了一只茶杯，還有紀錄本子，每個人一張冷峻的臉，眼睛睜得像銅鈴似的注視著他，有如兩把利箭要把他射穿一般，讓他不寒而慄。

這樣的大陣仗他從來沒有見識過，然而該來的總算來了，他不能退縮，也無法逃避，只有勇敢底迎向前去。要死，也死得像一個國特。他注視著眼前這些敵手，穿著清一色的藍色列寧裝，都是理個大平頭，面無表情，國共的近身交手現在就要上陣了。

他心中凜然一震，暗想大事不妙，要刀要剛，就任憑你們處置了，想躲躲不掉，想逃逃不了。他知道自己既然已作了賭命之行，只有把自己豁出去，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打定主意跟中共情治人員纏鬥到底了。

他的決心已下，心中反而篤定了下來，只有隨機應便，見招拆招，看你們要把我怎麼辦？他瞟視了周遭一眼，只見大家都以冷峻的目光，射向了眼前這隻待宰的羔羊，尚待認定的國特。他把頭輕輕的俯了下來。

鬥爭，會激發人們一種原始的野性，以舞弄那個被舞弄的人為樂，看他怎麼作垂死前的掙扎，然後獲得一種掌控者的快感與滿足。因為他從主導別人的命運之中，肯定了自己的能力與作為，好像小孩子虐待與折磨昆蟲而取樂一樣。

他看到眼前這樣的局面，想到了那種場面，心裡不自覺的打了一個冷顫，國共兩黨的交鋒如今落到他自己身上了。他受訓的時候，那裡想到有一天會有這樣的下場，面臨這樣的命運呢？

他暗暗的舒了一口氣，覺得這趟任務帶衰，要怪只能怪自己的運道不好，怪那個該死的漁夫，不應該在這個敏感的時刻、敏感的海域抽菸，難道不會忍一下菸癮嗎？他那裡知道他的影響有多大？後果有多嚴重？就因為他抽菸的那一丁點火光，讓他一頭栽進了網羅，造成任務的失敗，改變了他人生的命運，從此要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

那名該死的漁夫，把他推向了刀尖的邊緣，而他返航之後，已經把這件事情忘得一乾二淨了，頂多成為閒聊的談助；那裡會想到因自己的疏誤，造成他出師不利，從此身陷牢籠之中，痛苦的日子才剛剛要開始呢！

他想如今抱怨已沒有用了，只有打起精神強作鎮定，不能心慌意亂，只能走一步算一步；現在他已是名副其實的過河卒子，只有前進的路，沒有後退的路，站在鬥爭的第一線，面臨萬箭穿心的命運了。

中間為首的那個人想必是主官，年約五十歲上下，額頭很高，臉色白皙，使他那一雙濃黑的眉毛特別顯眼，穿著一身藍色的列寧裝，戴了一副黑邊眼鏡，理了一個小平頭，一臉嚴肅凜然生威，首先請余果入坐，開門見山的說：「我們今天請你來，你不用緊張，也不用害怕，只要你老老實實地一五一十的說出來，不要隱瞞，坦白交代，我們不會為難你，會公平的對待你，只要你跟我們好好的配合。」

余果面對這樣的溫情攻勢，心想這是一個圈套，不能一頭跳進去。他想起組織臨行前三令五申的交代：「對敵鬥爭，要堅定，要果決，要勇敢；寧死不屈，寧折不辱。」今天正是考驗他自己志節的時候，絕不能輕易的向中共屈服。

他目不轉睛，心裡盤算著要怎麼接招？一句話也不敢吭，屏氣凝神，連大氣也不敢喘一聲。

「你叫甚麼名字？」對方開始問話了，語氣很平和。

聽到這一句話，他心中一慌，只見中座者那人抬起頭，兩眼冷冷的注視著他，以右手扶了一下眼鏡，先禮後兵，首先打破了沉默。

「余果。」

「余果，怎麼寫？」

「徐字去掉雙人旁，結果的果。」

「今年幾歲？」

「三十歲。」

「那裡人？」

「金門人。」

「家住那裡？」

「烈嶼鄉上庫村。」

他審視了他一下，翻開了眼前的紀錄本子，接著問說：「你家裡還有些甚麼人呢？」

「一個老母親，一個妻子還有三個小孩子。」

「他們是多大的年紀啊！你說說看。」

「老母今年七十歲，妻子跟我同庚三十歲，大兒子八歲，女兒五歲，么兒剛滿周歲。」

「你的家老的老，小的小，你為甚麼不呆在家裡，好好過日子，跑過來幹甚麼呢？」這句話刺痛了他的心。

「我不是不想，只是不得已。」他已經有了主意。

「有甚麼不得已的事呢！你說來聽聽。」

「我在那邊跟人有了過節，人家要抓我，我不得已只好跑路。」他想用海邊的那一套說詞唬弄過去。

「你不想家人呢？」對方攻心為上，抓住了他的軟肋。

「想。」他能不能嗎？立即回答簡潔有力。

「不想回去？」

他當然想，但不好大聲說出來，只有抬頭看了看四周一眼，這麼多人的一間房子裡，卻悄然無聲，連蚊子的聲音都聽得出來。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視著他。他低著頭輕嚥了一聲：「想。」

「既然想回去，就要好好跟我們合作。你這樣的說法，有誰會相信呢？」他把身子往前一傾，接著加強了語氣：「你這樣的說詞連三歲的小孩子都不相信，我們更不會相信，你想騙誰啊？」

「你既然想回去，很好，誰不想他的家人呢！」他頓了一下：「只要你好跟我門合作，不要有任何隱瞞，我們會儘快地送你回去，讓你跟家人團聚。」他最後補上一句：「我們共產黨也不是那麼沒有人性的。」

「你是做甚麼的？」

「我是農民。」

「農民？種些甚麼作物呢？」

「種地瓜、花生、麥子與高粱。」

「花生幾月種？」

「每年四月。」

「幾月收成的呢？」

「六、七月。」

「小麥呢？」

「麥子是每年十月寒露之後播種。」

「幾月收成的呢？」

「隔年四、五月。」

中間的主管話問到這兒，見他所言不差，點點頭表示滿意，想必他也是農家子弟出身，曾經種過田。突然他好像想到甚麼事情，抬起頭來看了他一眼，要他立起身來，沒好氣地問說：「你真是農民嗎？」然後示意他走到前頭桌邊，要他把雙手伸出張開來給他看。主管先看看他的手背，再端詳摸了摸他的手掌心，問說：「你真是農民嗎？不要騙人了。」

「我不敢騙您，我真是農家子弟。」

「哼！農家子弟，不代表你就是耕田的農夫，你看看你這一雙手根本一點都不像。農夫的手難道像你這樣的嗎？」

余果心想，不知他認為種田的手應該是什麼個樣子的呢？就說：「我養過牛，耕過田，烈嶼鄉民沒有別的營生，多是種田的，我就是莊稼漢。」

他把手一揮要余果回坐：「種田的手像你這樣細皮嫩肉的，你騙我沒耕過田地是嗎？」接著說道：「我也是農民出身，是一個貧下中農。剛才看了你的手，是一雙沒有農作過的手。你的皮膚那麼光滑柔軟，不像一般農人的手摸起來很粗糙，而且手掌還起了老繭。種田的手會像你這樣的嗎？」

這時他陡然提高了嗓音，很不客氣地說：「你不要假充農民，農民每日早出晚歸，整天在田地裡工作，不是風吹雨打，就是日曬雨淋，皮膚被太陽烤得黑黑、乾乾的，你看你的皮膚白白嫩嫩的，看起來一點都不像是農民。」

「長官，我沒有騙您，我真是農民。」

「哈哈！你說是農民，農民像你這個模樣的嗎？你連不是騙人的這一句話都是騙人的，我們是那麼好騙的嗎？」他的兩道目光冷如寒星，不怒而威，讓人看了不寒而慄。「你說是農民？你半夜裡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跑過來幹甚麼？一個農民有你這個能耐嗎？」他把手往桌子上奮力一拍，怒道：「你不要水仙不開花——裝蒜，你到底是不是甚麼身分？負有什麼的任務？從實招來。」

他仍然死鴨子嘴硬，不鬆口就是不鬆口，仍咬定海灘那一套說詞跟他「嚕」，不改口

就是不改口：「我在那邊跟人有了過節，為了躲避仇家追殺，不得已只好雇了一艘舢舨，半夜悄悄過來。」他已打定了主意，跟他死纏爛打，不能露出一點口風、一絲破綻。

「你跟人有過節，為何不大大方方、光明正大的過來投誠呢？為甚麼選在三更半夜偷偷摸摸、神不知鬼不覺的上岸呢？這擺明就是有組織、有計畫的滲透。你還有甚麼話說？」他瞪視了他一眼：「還好我們的海防嚴密，讓你的密謀無法得逞。你參加了國民黨什麼組織？要過來幹甚麼？你給我老老實實的說清楚、講明白，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不許有絲毫隱瞞。」

那個主管講到這兒，正擊中了他的要害，辯無可辯，讓余果一時語塞，說不出話來，不知怎麼回答才好？只能順著原先的說詞，輕描淡寫的說：「我原想偷偷過來躲藏一陣子，等到那邊風聲過了再回去。不想招惹麻煩。」

「你不想招惹麻煩，反而招惹了更大的麻煩，你不要一味閃躲，避重就輕，飾詞狡辯，你這邊的聯絡管道是誰？你負有甚麼重要任務？只要你一五一十從實招來，不許有半句假話，我們不會為難你，可以寬大處理，從輕發落。」

「我真的沒有半句隱瞞，我確確實實在那邊跟人有過節，為了躲避仇家追殺，只有跑到這邊來暫避風頭，說的句句都是實話。」

「一派謊言，還敢說你沒有隱瞞？」他說：「就算我們相信你是農民，那麼你身上五百塊錢人民幣，到底是怎麼來的？」

他想起金門到香港，自從一九四九年金門首任防衛司令官胡璉將軍開了航路，就臨機

應變編造了一個理由：「金門跟香港有商船往來，為了到這邊過生活，不能沒有錢啊！我只好透過走船的朋友到香港去換匯的。」

「好！好！你說的都有道理。就算你聰明，我們笨。」他抬起了頭，揚起眉說道：「你既然換了匯，要到這邊來過生活，為什麼不自自然的放在口袋裡，為何卻要暗暗的縫在腰帶的夾層裏？這不是欲蓋彌彰、不打自招嗎？不是擺明了要圖謀不軌嗎？」

余果無法招架，只有說這是他的保命錢，既怕半路掉了，也怕上岸失竊，不得不小心理。謹慎。

「胡扯！胡扯！說謊一點都不會臉紅，你是有組織的滲透，陰謀顛覆人民政府，還敢在這兒胡言亂語，毫無悔過之心。」他又把手往桌上重重的一拍，聲色俱厲的喝到：「你不為自己著想，難道也不為家人著想嗎？你上有老母，下有妻兒，老的老，小的小，都等著你回家去團聚呢！」

接著他故意放緩語氣，發起溫情攻勢：「我們都是男人，男人有男人的職責，要負起養家活口的責任。你若不為自己想，也要為家人著想啊！我可是體諒你，一直在為你設想。只要你從實招供，我願意給你改過自新的機會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希望你不要執迷不悟。」

余果心想，萬一鬆口露出了一點口風，中共的情治人員就會順藤摸瓜，一路窮追猛打，那就沒完沒了，到時可就更慘了，非把整個組織葬送掉不可。因此，他鐵了心，不招就是不招。仍然固執一詞：「我在那邊跟人結了仇，對方不放過我，只有跑路。」

「你抗拒悔改，死不認錯，你知道是甚麼後果嗎？」

余果低下頭，默默無語，耳畔只聽到：「還押。」再關進監牢裏面。

（三）

余果在泉州經過幾個月的審訊，審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審到天氣已經轉冷了。他的心思一直在對敵的纏鬥之中，根本忘記日子的存在。有一天兩名壯漢把他提了出來，送上一部囚車，移往閩省的首府福州的公安廳。車越往北行，天氣越來越冷，冷到他心坎裡去。他的衣衫單薄，冷得有一點受不住。

他被送進了一間牢房，當他一腳踏進去，赫然發現裡面已經有一名難友，雖然彼此素昧平生，但打了一個照面，對望一眼。余果覺得很驚奇，怎麼會有一個人先關在裏頭呢？這讓他心裡稍微舒坦一點，因為不像泉州孤身關在監牢裡，整日對天無語。

人最怕的就是孤獨，把一個人關在一個小房間之中不見天日，度日如年，這種滋味比死還難受啊！

他環視了這個房間約有十五坪大小，兩張床，兩床棉被，一個便桶，四壁空空如也，只有高牆上一個狹小的氣窗，高約有三十公分，寬約八十公分，窗櫺有鐵條豎立著。可以望見一角的天空，呼吸一點兒新鮮的空氣。

他在這個房間裡一等等了兩個禮拜，在等待審訊的過程中，他不時的在房間裡踱方步、繞室彷徨，心中愁腸百結，整個臉皮皺在一起；想到家人遠在千里之外，想到自己罪無可逃，不知如何是好？他一個頭兩個大，欲哭無淚，想說不後悔是騙人的。但後悔有用嗎？

每到了晚上擁被獨眠，他就格外底想家，覺得自己身為人子人父，一夕之間卻消失得無影無蹤，如今卻關在福州的牢房裏，忍受淒涼無助的苦楚，他不知怎麼向家人交代，整個晚上輾轉反側怎麼睡都睡不著。

他想老母想妻兒，越想越發愁，越想越睡不著。他對家中有無限的牽掛，自己又無能為力，可是怎麼可以教他不想念不擔心呢？他明知擔心與想念也沒有用

，但是他必須以擔心與想念家人，來彌補他此行的罪愆，以擔心與想念家人來減輕他不子不夫不父的過錯。

他覺得此行最大的犧牲代價，就是起碼可以換得家人的衣食無缺。組織在他臨行前，信誓旦旦地保證：「你儘管放心好了，組織一定會按月把薪餉與副食品送到你家，這一點不容懷疑。」署長熊海山在餞別的時候，講得熱情而誠懇，他相信組織不會虧待他。

一個囚室裡兩個天涯淪落人，鎮日裡愁苦相對。同房的難友編號為二十九號，冷眼看著余果每天魂不守舍的樣子，首天打破了沉默，冷不防劈頭一句：「你送到這一間牢房來，不用說，我就知道你是甚麼人了。」

「甚麼人？」余果聽到這一句話，看似輕描淡寫，卻是擊中了他心虛的要害，心中不

禁為之一恍：「難道我一眼就被人看穿了嗎？他講這一句話到底是甚麼意思？」

余果抬起頭怔怔的望向這名難友。兩人相處多日，這時他才仔細地打量對方一番，只見他身材矮墩墩的，一顆頭顱圓圓的，眉毛短而粗，鼻樑不高，但天庭滿飽滿的，兩隻耳朵緊貼在耳後，一頭蓬鬆的散髮，鬍子也沒有刮，想必關了一段不算短的時間了。

「先生不知怎麼稱呼，您說這句話到底是甚麼意思？」余果心懷忐忑，不知他看出什麼玄機，就直截了當的問說：「先生，您講的話我聽不明白，可不可以說清楚一點。」

「不要稱甚麼先生了，在這兒還稱什麼先生呢？你就直截了當叫我二十九號，我就叫你十三號，這樣既簡單又明瞭。」

余果覺得他說得有理，低頭一看才知道自己囚衣是十三號。這名難友當下釋出了善意，打破了幾天來的沉默與尷尬，彼此距離無形中一下子縮短了。余果心神篤定了下來，問道：「二十九號，為甚麼我一進來，你脫口而出就說知道我是甚麼人呢？你這句話到底是甚麼意思？」

「意思很簡單。這不是一間普通的牢房。十三號，你懂嗎？」

「不是普通的牢房？」余果驟聞這一句話，心想大事不妙，就問說：「不是普通的牢房，那會是甚麼牢房呢？」

「十三號，這是一間重刑房。」他望向余果：「你一進這間牢房，我就知道你不是等閒人，等閒人是進不了這間牢房的。」

余果不聽還好，一聽心立時往下一沉：「完了！完了！這一下子徹頭徹尾完蛋了，牢

飯吃不完了，不要想回去了。」他馬上想到脫身無望，不知道要面對怎樣的問罪審訊？面臨怎樣的刑期了？就問說：「二十九號，經你這麼一說，你同樣不是等閒之人了。」

「哈哈！好說，好說。你講這一句話有意思。我們素昧平生，但是萍水相逢，同處一室，也算是今生有緣了。」他說：「十三號，我老實跟你說也沒有甚麼關係，世事難料，誰知道還能不能看得到明天的太陽呢？」

這一句話好像千鈞重，撞擊著余果的心旌，讓他痛入心底。這一句話粉碎了他一心一意想回家的渴望。心想關在這樣一間牢房，想要回去恐怕千難萬難了。如果不能回去，這樣對家人來說，跟死有甚麼差別呢？

「二十九號，你到這裡來，我實在不該問。」余果說：「既然我們同病相憐，既然不一定看得到明日的太陽，你到底犯了甚麼過錯，為何這樣的無望與悲觀？」

二十九號看他專注的眼神，不禁仰天長嘆了一聲，面帶憂戚，就述說了自己的故事：「十三號，我告訴你，我本來是解放軍前三十一軍的作戰處長，為了棄暗投明，誰知功敗垂成。」

「你想投奔自由嗎？你要到那裏去？」

「金門啊！我就想到金門去。」

余果沒想到對方初次見面就這麼說，他的坦誠打開了余果的心防，心想他想去金門投奔自由，而我卻從金門來出任務，不期竟在這兒碰頭。他有如他鄉遇故知一般，精神一下子振奮了起來，當下毫不忌諱的說：「我就是打從金門過來的呀！」

二十九號一聽到金門兩字，又看一看眼前這名年輕人，心想怎麼這麼湊巧？在這兒碰上了金門人，臉上頓時泛著興奮的神情。金門是他作夢想去而去了不了的地方，是他心中的隱痛，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金門的事我很熟悉，你儘可以問我。」余果想跟他攀談交心，問說：「二十九號，金門有甚麼好？你為甚麼想去金門呢？」

「那是一個自由的地方，國民黨在那邊搞得不錯。」他頓了半晌：「老實跟你說吧！我常常在半夜裡偷聽廣播，覺得台灣所轄的地區豐衣足食，老百姓生活過得很好，是我日夜嚮往的地方。」

「投奔金門談何容易？要冒很大的風險。」

「你說得沒錯。我已籌劃了一段不算短的時間了。那一天午夜時分，我趁著巡防的時候，藉機把衛哨支開，從澳頭海邊偷偷的划著舢舨出海；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沒有算準潮汐，剛好碰到漲潮的時候，怎麼划都划不出去，結果船一路漂流到了漳浦姑鎮海上，被人發現了。」

聽他這麼一說，余果患難相遇，惺惺相惜，也不便隱瞞：「我就是午夜從澳頭登陸的呀！」

二十九號覺得著實不可思議，怎麼這麼巧？就問說：「我要過去，你卻過來，你要過來幹甚麼？」

余果心想，這個人初次見面，他的話不知可不可信？防人之心不可無，一下子有了警

覺。心想自己一直堅不吐露真相，泉州的情治人員拿他沒轍，問不出一個所以然來，這會不會是中共故意安排的一個「引蛇出洞」的暗樁？他有了不能中人圈套的警覺：「我在那邊跟人有了過節，為了躲避仇家追殺，投奔這兒來暫時避難，沒想到一上岸就失風被捕了。」

二十九號是老於世故的人，在解放軍中打滾多年，並非泛泛之輩，這樣的說詞怎能取信於他呢？他明知對方故意避重就輕，不願吐露真相。他知道彼此只是偶遇，對方有這種自保心態，也是情理之常，他能理解，不願強求。

不過話既然說開了，他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也沒有甚麼好顧忌好隱瞞的，就問余果說：「你怎麼會被送到福州來的呢？」

「我在泉州已經受審過了。整整審了好幾個月。」

「你即使沒有說，我也知道你不是簡單的人，你的說詞連我都瞞不過，怎麼能騙的了中共的情治人員呢！他們精得像鬼一樣。」接著問說：「你怎麼說？有沒有說出真相呢？」

余果怕上了套子，也不敢說沒說出真相，只含糊其詞的說：「我都跟他們說是避仇與避難而來的。」

「很好！很好！你這樣說就對了。你千萬不能改口，要始終這樣說，天塌下來也要這麼說，讓他們即使懷疑也抓不到把柄。」他頗為坦率地說：「你絕對不能承認，一承認你就完了。我告訴你，千萬不能被好言好語所引誘，你承認一條，罪就加一條。」

「你判了幾年？」

「才幾年呢？我是作戰處長，又是敵前逃亡，你認為我還有活路嗎？」

余果心想萬一自己也被判處死刑，從此死在大陸，填死溝壑，成為一個無名無姓的荒塚，兩岸鬥爭的一個過河卒子，歷史的一漚浮沫，這一輩子就徹徹底底的完蛋了，再也休想回到金門老家了，再也見不到老母與妻兒了。想到這樣的人生結局，他一時悲從中來，雖然男兒有淚不輕彈，不禁流下了兩行熱淚，但是又何奈？

（四）

這是余果的風雨人生，他像一艘航行在苦海的孤舟，頂著強風巨浪，逆勢而行，沒有南針的指引，沒有領航的舵手，不知要駛向何方？他眼前沒有星星沒有月亮，更沒有太陽，只有漆黑一片。俗話說：「風雨同舟。」這是他一個人的頂頭風，他到那裏去找他的同舟人呢？

他置身在一個歷史的暴風圈之中，任由狂風暴雨的吹襲。他沒有回頭路，也找不到避風港，擺在前面的不是狂風巨浪，就是滿塗的荊棘，讓他寸步難行了。然而，心是他唯一的主宰，只要他有信心有勇氣有毅力，無所畏懼，堅強挺立，就能引領他走出暴風圈。因此，他只有戰勝自己，才能戰勝敵人。

他在牢房裏痛定思痛，鎮日的苦思，回頭來看他自己的人生，到底怎麼會走上這一條

不歸路的呢？怎麼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這一個田地的呢？這是命裡所招？還是自作自受？

他此時頭腦冷靜了，可以回頭省視自己的人生，他看得清、辨得明、剔得透，心想自己簡直走了一著死棋。他把自己逼到了牆角，眼看沒有迴旋的餘地，他難道就此束手投降嗎？俗話說：「一著錯，滿盤輸。」他要死棋活下，不向命運低頭，不向中共情治人員認輸。

午夜夢迴之際，雙眼望向窗際的天光，想著烈嶼的家與親人，思緒一波接著一波，像海裡的浪翻騰洶湧，讓他片刻不得寧靜，好像故意跟他作對一般，折騰這樣一位天涯淪落之人。

他睡在福州牢房的冷坑之上，有了時間可以細想，往事並不如煙，它就像跑馬燈一幕一幕的湧上了心頭，然而走到今天這一步田地，他不禁捫心自問：「誰為為之？孰令致之的呢？」

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之後，國府轉進台澎金馬，金門駐守十萬大軍，漫山遍野都是軍人。古寧頭戰役之後，國府穩住了風雨飄搖的局勢，每一保雇用一名區丁在區公所，作為區與保的聯繫窗口，月薪一百元新台幣。後來將保改為村，余果就改當村警，月薪兩百元，工作地點都在烈嶼這個島鄉。

余果一家老少六口，村警的月俸勉強可以維持生計。有一天他搭船去大金門的縣治所在地金城洽公，剛好在路上碰到了許嘉生，兩人平日熟識，就打了一聲招呼，站在街道中攀談了起來。

許嘉生在金城鎮頗有人望，他有一艘漁船倩人捕魚，有養殖魚塭在養魚，也開店作生意，是一個殷實的商人。他為人海派，交遊廣闊，家裡時常高朋滿座，都是地方上一些黨政軍特有頭有臉的人物。因此，他在金門吃得開、兜得轉，名聲響亮，很有影響力。兩人好些日子不見了，許嘉生一見面，就劈頭問說：「余果兄，好久不見了，你過來大金門幹甚麼呀？」

「我剛送公文到縣政府，順便來街上買一些家用用品帶回去。」烈嶼是一座封閉型的小島，對外交通不方便，物資也甚為缺乏，即使商店的貨物也是有一搭沒一搭的。烈嶼的商家，平日要過海到金城進貨補貨去轉賣。因此，烈嶼人一進城，也常常自己順便添購些物什回去。

「有一個工作機會，我一直在物色人選，不知道你想不想幹？」許嘉生抬頭望一望這位遠客，隨手遞一根香菸給他，拿出了打火機，喀嚓一聲幫余果點燃了香菸，然後自己也點了一根，兩人就移步到街廊的騎樓下吞雲吐霧一番，接著你一言我一語的聊天。

許嘉生吐了一口菸圈，就趁機看一看余果的反應，接著說道：「我覺得這個工作很難得，機會也蠻好的，你來做也很合適。你不妨可以考慮看看。」

「甚麼工作？」

「便衣。」

「工作性質呢？」

「也沒有甚麼特別的，都是例行公事，主要的工作就是偵防，」許嘉生說：「你平日

當村警，巡邏時只要留意周遭有無可疑的人物，或是潛伏的匪諜。此外，留心有沒有人發表反動言論、塗寫反動文字，或散發什麼反動傳單。只要有上述的狀況，你就反映上去，這不會增加你的工作負擔，而且待遇還不錯。」

一聽到待遇還不錯，余果豎起了耳朵，眼睛頓時發亮，心頭為之震動了一下，但是他以退為進，仍然不露聲色，說道：「我回去考慮看看再答覆給你。」

「還考慮什麼呢？每個月津貼兩百元，也不增加你的工作負擔，這種工作你打燈籠到那兒去找呢？」

「我們是相知的人，我信得過你才推薦你。老實說，我的朋友也推薦一個人選，我還沒有考慮呢！」他又吐出了一口菸圈，意猶未盡地說道：「我們的交情畢竟不同，你的能力也沒有話說。最主要的是我信得過你，所以我寧願把這個人情送給你。」他彈了一下菸灰，問道：「你當村警一個月多少錢呢？」

余果想到當村警一個月才兩百塊錢而已，如果兼任便衣，輕輕鬆鬆一個月就有四百元的進帳了，養這個家就綽有餘裕。他稍事考慮之後覺得兼個職務也無妨，兩個人就一拍即合。

此刻余果身陷大牢之中，想到自己何以變成一隻籠中鳥，一隻待宰的羔羊？午夜驀然回首：「我是不是當初跨出了錯誤的第一步？」

余國關押在牢房之中兩個禮拜，每日等著提詢，時間過得很慢，慢得像在凌遲一樣；這顆心怔忡不寧，沒有一個著落處，這是他最感痛苦的時候，他越反思越受煎熬，心中就

越難受。

在這人生狂風驟雨吹襲的時刻，這間牢房表面看似非常的寧靜，寧靜到它會咬人。想到家中如今不知怎樣了，他憂心如焚，有如熱鍋上的螞蟻。再想到面臨的審訊與刑期，他完全無法預知。他儘管擔心，但擔心又有何用呢？只有交給命運去安排。

他像一隻籠中鳥，想飛飛不出去，每日坐在地板上，翹望那一扇小窗，心如火煎，真是渡日如年。

他平日順風順水無暇細想，如今深陷牢籠之中，猛回頭才看得清楚自己的真身，他只是平凡不過的一個小老百姓，身兼兒子、丈夫與父親這三個角色。他一頭掉入歷史的裂縫之後，此刻回望自己的人生，也檢視他所扮演的這三個角色，到底他稱不稱職，不禁流出一身冷汗。

（五）

他在牢房之中，冷靜的面對自己的人生，他回想當初踏出的第一步，就牽涉到往後所走的每一步。人生每一步看似無關緊要，卻是步步相連不斷，它從烈嶼一路連到了同安、泉州、福州。

有一天早上兩個公安開了牢門，大聲喊說：「十三號，出來。」他回頭看了二十九號

一眼，兩人四目相對，交換了一下眼神，這是他們此生最後的覷面。余果昂首闊步踏出了牢房，公安兩人一邊一個，把他架到審訊室。

余果在泉州公安局審不出一個名堂來，福州公安廳已知道這個人很強項，非常難搞。憑著他們的鬥爭經驗與工作心得，越是難搞的人越有問題，否則一般平民百姓，一個下馬威，就嚇得屁滾尿流了。但是余果很鎮定，一個鎮定自若的人，一定是訓練有素的國特。他們準備要刨他的根。

余果一進了審訊密室，只見主審當中一坐，一張三角形的臉繃得緊緊的，非常的嚴肅，兩道眉毛粗粗的，鼻樑上架著一支暗茶色的眼鏡，背後牆上張貼了八個大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旁邊擺上一架錄音機，還有記錄人員與站立的公安，整個審訊室跟在泉州不一樣。現在是面對面單打獨鬥。

「你叫甚麼名字？」

「余果。」

「那裏人？」

「烈嶼鄉上庫村人。」

「今年幾歲？」

「三十歲。」

「幹甚麼的？」

「農民。」

「別說甚麼農民了。你是什麼人？這段時間你的底細，我們已經徹底查得清清楚楚了。別再說什麼農民了。」

「我真是農民。」

「你種過田，幹過村警，這點我們都知道。但是你現在的身分不是農民，你不要唬弄我們了。」接著問說：「你過來幹甚麼？你聯絡的管道是誰？」

余果一聽到揭他當村警的底牌，心中陡然一驚，心想他們怎麼這麼厲害？突然想到二十九號的忠言，以不變應萬變，打定主意不改說詞就是不改：「我在金門跟人有過節，仇家要追殺我，不得已雇了一艘漁船過來暫避風頭。」

「你一味閃躲，避重就輕，這樣不聰明，對你也不利。」他抬起頭：「你是甚麼身分，我們已查得清楚明白，休想狡賴。今天要你招供，就是給你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坦白從寬，從輕發落。」

「我沒有參加甚麼組織，我可以發誓。」

「你以為我們是吃素的嗎？」他把桌上的本子攤開，恫嚇著說：「你自己看看這些照片，證據會說話，不要給臉不要臉，敬酒不吃吃罰酒。」

余果想到對方咄咄逼人，他的底細已被人掌握，就突然心生一計，以退為進、反向操作，改口說道：「我在金門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這是毛澤東對國民黨主張聯俄、容共與扶植農工三項政策的再進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無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的理論，曾經是毛澤東思想核心內容。

對方問：「既然你參加新民主主義，它的目標、宗旨、內涵是甚麼？」

余果登時傻住了，他只是聽過這樣的名詞，勤前也沒有接受政治教育，現在對方一反問，他只有吱吱唔唔的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最後只說五星旗、鐮刀與斧頭，但是這些東西代表的意思是甚麼？經對方一追問，他又愣住了，一時也說不上來。

「你就是一味蒙騙，你連最起碼的常識都沒有。參加新民主主義的人，那裏會像你這樣一問三不知。」

余果一時語塞，謊言被人家戳破了，真相被人揭穿了，頓時答不出話來，那種窘狀，讓他冒出一身冷汗。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不要怪我們心狠手辣，你回去好好的再想一想。」他指著身後那八個大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主審接著提高嗓音：「還押。」就發到水牢之中。

水牢是一間小小密室，像銅牆鐵壁一般，暗無天日，裡面只擺放一張小床，水滿到了床沿。因為密不透氣，余果關了一夜就暈死過去了；放出來醫治之後，改關普通牢房一個禮拜，再提訊。

余果的供詞始終不改，他不敢變，不能變。他想到組織一再的交代，如果不幸被捕，一定要堅持立場，堅守志節，寧死不屈，「不成功，即成仁」，為黨國盡忠。可是對手就像鱷魚一樣，緊咬著不放，認為這樣一個半夜偷渡的人，豈是等閒之輩？一定要想辦法刨出他的老底，搗破情報網，將潛伏份子一網打盡。雙方就展開一場你來我往的長期角力戰。

他想若是漏了一點口風，對手就會順藤摸瓜，由一個問題再找出另一個問題，變成沒

完沒了，到時窮於應付，全盤皆輸。不僅自己一登陸就被捕，毫無功勞可言，還要殃及大陸的工作同志，後果可想而知。

他已然警覺鬆口的兇險，決定不為利誘，不為勢劫，要威武不能屈的跟他奮戰到底。福州公安廳三番兩次把他從水牢之中提訊與還押，等暈死之後再放出來，然後再提訊。但始終不得要領。

余果受到身心的不斷折磨，他的意志、決心與毅力雖然沒有動搖，然而精神的凌遲難以忍受，為了讓自己喘一口氣，就使出緩兵之計，詭稱：「我是臥底的，在烈嶼為共產黨做事，被國軍發現了要逮捕，像青岐村的洪天保、洪清澈早年被抓又送回去作反間一樣，幸好友人資助潛逃，否則抓到要槍斃。」

福州公安廳不是省油的燈，就順著他的話把洪天保、洪清澈兩人找來對質，問他說：

「你認不認識？」

「不認識。」

中共又找來了一個金防部被捕的諜報軍官劉守成，福建福清人。余果仍然說：「不認識。」

主審問劉守成：「你認識他嗎？」

「是有見過。」劉守成指證說：「他常去找金門縣警局刑警組組長鄭炳成，也是我們福清老鄉。」他進一步說：「我在金城西門，一個綁蒸籠的人家，烈嶼青岐人。我在那裏見過他，碰過頭。他的模樣就是這樣子，沒改。」

余果說：「我只是一個普通人，到西門去找老鄉聊天，這是人情之常。我沒有參加甚麼組織。」

「有啦！」劉守成不放過，倒打一耙：「我知道你常去金防部找諜報隊情報組組長。」余果說：「我沒去找他。」

「我們一再給你機會，但你不知道把握，一味地蒙騙，把我們當猴子耍。」主審問說：「你在金城南門軍人之友社，為你設宴餞行的，難道沒有海軍情報署署長熊海山、金防部諜報組組長詹春元、閩南工作處處長胡為先嗎？這份名單需要我一一唸給你聽嗎？」

余果一聽，知道對方著實厲害，弦控而不發，頓時冷汗直流，冷到了背脊。他此刻才體認到中共的情報網的無孔不入，他已然是一個透明人了。然而，即使如此，他要像死鴨子一樣的嘴硬，決不能鬆口。儘管他們起了底，戳中要害，他也只能顧左右而言他，抵死不認帳。

雙方不斷交鋒，彼此一直纏鬥不休。余果就是強項，硬是不俯首認輸，不低頭認罪。中共的情治人員使出威脅利誘的所有的手段，余果就是不動如山。對方審訊到後來拿他沒轍，問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不能刨他的老底，搗破他在大陸的情報網，再關入水牢兩天。最終宣判：「抗拒交代，頑固不化，死不悔改，不屬於人類的狗屎隊。」判刑十二年，發往福建安溪勞改。

2024 第21屆

THE 21TH
KINMEN LITERATURE
AWARD

金門

文學獎

長篇小說組・優等獎・得獎作品

第六章 八二三烽火連天 金門人如火煎

誰都會勸一個悲哀的重壓下輾轉呻吟的人安心忍耐，可是誰也沒有那樣的修養和勇氣，能夠忍受同樣的痛苦。

莎士比亞

(一)

從一九五七年尾至一九五八年底，余果不斷從福州水牢之中被提詢，真箇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每日只在療傷止痛，已經自顧不暇了，那有時間去想到他的老母與妻兒呢？

可是兩岸局勢的變化，這一段時間暗潮洶湧，終至砲火相見，一發不可收拾。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砲戰，這一場兩岸腥風血雨的鬥爭，金門島群漫天無情砲火的災難，鞭笞了金門的島地與人民。余果這個落難的國特，都昏死關在福州水牢裡，根本都在狀況外，更別說為他的家人憂心了。然而歷史都有它的因果律。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分成共產與民主東西兩大陣營，就是以蘇聯為

首的共產世界與以美國為首的民主社會，展開一場制度之爭與世界領導權的爭霸。抗戰勝利之後，接著上演國共權力鬥爭的內戰戲碼，剛好與外部的勢力相結合，各自找到了對抗的靠山。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領有中國大陸之後，向莫斯科一面倒，而國府撤守到台澎金馬之後，則以華盛頓馬首是瞻。外部有美蘇兩大集團的世界領導權爭奪，內部有國共兩黨的權力鬥爭。國共兩黨的權力鬥爭變成美蘇冷戰對抗的代理戰爭。雙方就隔著一道台灣海峽，展開一場路線與權力爭奪的延長賽。

金門在福建省的九龍江出海口，三面受到大陸的包圍，好像置身在虎口一般，是民主世界的前沿陣地，拱衛台灣自由的前線堡壘，也是對抗共產主義世界的匕首，這時要代美蘇與台灣去吞食兩岸鬥爭的惡果了。因此，金門是一座冷戰島，與韓國的板門店與德國的柏林，同為世界三大冷戰的熱點。

一九五四年九三砲戰，爆發了第一次台海危機，國共兩黨的鬥爭方興未艾，所以才有余果的深入敵後，去從事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這一場砲戰打醒了作壁上觀的美國，改變了對國府的態度，決定以台灣去遏制共產世界的擴張與威脅。因而同年的十二月三日，中美在台北簽署了共同防禦條約，美國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築城一道海上長城，讓中共難越雷池一步。

台灣選邊站，如今鎖進美國的勢力範圍，有美國的核子保護傘撐著，等同站在美蘇對抗的前線，是對抗共產主義世界的投槍。美國因此為蔣介石撐腰，讓北京的毛澤東恨得牙

癢癢的，要找一個機會發洩一下。中共打不過美國，就打台灣；打不到台灣，就打金門出氣。

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二戰後獨立不久的黎巴嫩，出現反對向美一面倒的武裝事變，七月十五日美國陸戰隊由貝魯特登陸，出兵黎巴嫩鎮壓反美勢力；七月十七日英國也出兵約旦，從安曼登陸。英美的軍事行動，威脅阿拉伯國家，破壞整個中東的和平，中共決不坐視。

以國際的大環境而言：中國大陸站在反美的全球制高點上，藉口聲援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人民，七月十六日，中國大陸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和抗議美國的侵略行為，要求美國立即從黎巴嫩撤軍。隨後大陸北京、天津、上海等各大城市舉行反美示威，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義鬥爭。

美國出兵黎巴嫩，毛澤東為何要砲打金門呢？說穿了這是毛澤東一石兩鳥的鬥爭策略。台灣的背後是美國，金門的背後是台灣，毛澤東砲打金門，就牽動了國際鬥爭的敏感神經，不僅打擊美國，也打擊國民政府。這是毛澤東想要套住美國的「絞索策略」。

絞索策略只是毛澤東砲打金門的表象，其實他還有更深一層的心理思考與國際戰略考量，他不願作為人家博弈的一顆棋子，企圖擺脫依附者的角色；從一九五八年四月蘇聯赫魯雪夫提議與美國總統艾森豪召開高峰會，企圖改善關係，此舉引起毛澤東的不快。

七月三十一日起，赫魯雪夫對北京進行三天「祕密而來，公開而去」的訪問，雙方並發表了《毛澤東與赫魯雪夫會談公報》，我們從公開的紀述解讀，可以看出一點端倪。

毛澤東為了擺脫蘇聯的控制，不願中國成為蘇美改善關係的籌碼，所以他就以砲擊金門作為手段，製造台海的緊張與美蘇的矛盾，爭取共產國家的世界領導權與戰略自主的主動權。

以國內的小環境而言：中美簽署共同防禦條約，美國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中共無法與美國抗衡，毛澤東打美國打不得，就打蔣而警美，就打蔣介石給美國人看，看你中美防禦條約的底氣到底到那兒？而以砲擊金門作為檢驗的出氣筒。

大地如棋局，國共兩黨隔著一道金廈海峽博奕，蔣介石走卒；毛澤東走砲。因此爆發了第二次台海危機。

(二)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夏令時間下午六時三十分，這在金門歷史上是一個標誌性日子的標誌性時刻。八二三砲戰爆發了，中共以四百五十九門的火砲如疾雷驟雨般向金門島群猛襲，寫下了金門烽火歲月的鐵血篇章。

釁自彼開。這時夕陽西下，晚風正涼，突然從廈門那邊傳來噠噠噠像是機槍的響聲，滿山遍野都是秋收的農民，根本搞不清楚狀況，循聲抬頭看看廈門方向到底發生什麼狀況？說時遲那時快，砲彈不請自來，金門坦露胸膛迎接。彈雨迅即此起彼落，捲起漫天的

沙塵與硝煙，破片凌空嘶嘶作響。

大家猝不及防，趕緊放下手邊的工作，澆菜的人立馬放下漏桶，犁田的人把牛馬就地一放，各自飛奔也似的趕緊就近找掩蔽物逃命去了。短短幾秒鐘之間，整個金門島群風雲變色。這是兩岸仇恨凝結的時刻，苦果就由金門人獨嘗了。

吳善治瑩瑩獨立，這時剛從山上挑了一擔地瓜回來，才把擔子放下。她走得滿頭大汗，汗透衣裳，就趁空休息一下子，吹一吹涼風，然後撒了高粱米餵完了雞隻，剛走到廚房去削地瓜，準備煮晚餐。

她地瓜削了一半，耳朵突然聽到密集像是燃放鞭炮的聲響。她頗感納悶，心想今天村裡並沒有廟會，左鄰右捨也沒有人嫁娶在宴客，怎麼會有燃放鞭炮的聲音呢？就跑出屋外去查看。

她不看還好，一看只見烈嶼島到處中彈，憑著她對九三砲戰的經驗，心想大事不妙了。她兩腳感覺地動山搖，滾滾濃煙飛騰障蔽遠空，耳朵立馬聽到房屋磚瓦樑柱倒塌的聲音，大家雞飛狗跳，呼爹喊娘，叫喚小孩之聲此起彼落。她一家老的老小的小，突然碰到砲擊，一時間不曉得躲去那裡？

戰前兩岸關係緊張，山雨欲來風滿樓。她家只有她一個人有生產力，她要上山耕作，回家又要洗衣、煮飯與餵豬，既要顧老的，又要顧小的。儘管村公所通知老百姓備戰，她也無能為力，只能聽天由命。

然而砲戰終究爆發了，情急之下，她就像母雞帶小雞一般，趕緊先把小孩送進床鋪底

下，回頭發現婆婆瑟瑟縮縮，一雙小腳不知是害怕，還是因為三寸金蓮走不開，她趕緊扶著她躲進床鋪底下，臨時從床上抓了一床被子大家頂著。

她把家人安頓好了之後，才想起大兒子平安上山去耙草還沒有回來。金門農家都燒老虎灶，收成的地瓜藤、麥稈、花生藤與高樑稈不夠燒，還要不時上山去耙木麻黃的落葉以及菅芒草。她想這下糟糕了，大兒子上山還沒有回來，不知道懂不懂得躲砲彈？

她躲在床鋪底下提心吊膽，砲火這麼猛烈，萬一房子不幸中彈，全家人都要葬送在砲火之中，屍骨無存；她也擔心長子若是遭遇不測，怎麼對得起媽媽與出征的余果？到時就欲哭無淚了。她躲在床鋪底下，一顆心七上八下，口中唸唸有詞，求佛菩薩保佑。

她坐在地板上傾聽，只覺得砲彈一落地爆炸，地板就會震動彈跳一下，屋頂上的屋瓦簌簌作響，泥沙不斷地掉落下來。她覺得比九三砲戰的過山砲威力大得多了。九三砲戰的砲彈小，還勉強可以躲在床鋪底下。現在她覺得砲彈威力強大，家中岌岌可危，一家老小臨時能躲去那裏呢？她心想要是丈夫余果在家就好了。

她一個人要照顧四個人，媽媽聽到砲聲就雙腳發抖，老么才滿兩歲，剛剛斷奶。這一家子光靠她一個人拉拔，一時間要躲去那裏？她拿不定主意，也找不到一個可以商量的人。

砲戰持續打了兩個多小時，共軍一共打了五萬多發，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打得砲管發紅冒煙要去潑冷水，就不得不暫時停止了砲擊。這時大家飢腸轆轆，才想起來還沒有吃晚餐。吳善治從床鋪底下爬了出來，準備再去煮地瓜湯，抬頭仰望夜空，只見整個天

空都打紅了，好像晚霞還沒有退盡一般。

長子上山未歸，不知生死如何？作為一個戰時母親，她現在除了擔心之外，還是擔心。烈嶼這個島外島，跟大陸最近的距離只有四千公尺之譜，湖井頭對面廈門雲頂岩共軍的砲兵觀測所居高臨下，看這個蕞爾小島就在眼皮底下，指揮砲兵作戰可說彈無虛發。

這個小傢伙，他會去那裏耙草呢？她全然不知情。這個小傢伙，他不懂得躲砲彈呢？即使求生是人的本能，他能躲得過呢？她心中捏了一把冷汗，只能在心中默禱，祈求神明與祖先保佑了。

她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一邊想著長子的安危，一邊徐徐送火煮晚餐的當口，火光閃爍照著她一張油亮的臉。在這個砲戰乍起時刻，大人與小孩都措手不及。她在火光中恍然看到門口出現一個影綽綽的黑影子，矮矮小小的，呆呆的悶不吭聲。她立馬從灶前起身，三步併作兩步走了出來。

她一把摟住他，用閩南語喊了一聲：「我的戇子！我的戇子啊！你終於回來了。」兒子大難不死，真是託天之幸。這是她的心肝寶貝兒子，心想萬一不幸中彈身亡，教她怎麼面對爾後的人生？

在這危疑震撼的時刻，沒有人能保護得了你，即使國家也不行。她推開兒子一看，發現兒子呆若木雞，嚇傻了，連一聲媽媽都不會叫。她抱住之後，發現他整個身子都是沙子，推開一端詳，在迷茫的夜光之下，只見他撲頭蓋臉都是沙子，只有兩顆眼珠子在暗夜裡炯炯發光。她幫他撲撲身上的沙土，摸摸他的頭顱，安撫他的情緒，然後帶進房間裡來，要

他躲到床鋪底下照顧弟妹。她則繼續去煮晚飯。

她好不容易煮好地瓜湯，一家人驚魂甫定，擔心共軍隨時會再恢復砲擊，整個心弦仍繃得緊緊的。大家端了瓷碗盛了熱騰騰的地瓜湯，但是這麼燙口，一下子怎麼吃得進呢？不得已只有不斷的用口吹氣，胡亂地吃了一點，趕緊又要躲砲彈去了。

吳善治現在一家人團聚在一塊，但是她一想躲在床鋪底下，這樣子終究不是辦法，也不是長治久安之計，萬一家中中彈，大家就死在一起。她就去跟鄰居吳天乞（人稱黑狗的）求救。天乞說：「我們躲在村郊的一個土洞之內，你們家要是沒地方躲，就來跟我們一起躲吧！」

這時她才有心思問問兒子，到底砲戰爆發之時，他人在那裏？是怎麼躲過的？平安說：「我一個人到楊厝去耙草。楊厝營區的四砲砲陣地茅草長得很茂盛，我心中一高興，正努力的耙著，心想等耙完了，籬筐裝滿了就趕快回家。誰知天邊突然 嘸啲啦的大響，好像鞭炮聲一樣，我仰頭查看到底什麼聲音，還傻乎乎的立著觀看。」

「共匪在打炮了，共匪在打炮了，小朋友！快，趕快，趕快臥倒。」一個阿兵哥便帽都沒戴，見狀急著呼喊，看他的樣子非常緊張。平安說：「我把籃子與釘耙丟下，看到旁邊的戰壕溝，深大約有兩米，寬約四米，我來不及考慮，馬上縱身跳了下去。還好沒有受傷。等到砲戰停歇的時候，好不容易才慢慢爬了上來。」吳善治摸了摸他的頭，表示讚許。

山邊的土洞向內曲挖了幾公尺，大約有七、八坪左右，幾家人老小擠在一起，現在又增添了吳善治一家五口，大家保命要緊，只好將就一點，也不好說什麼。

土洞距離家中約有百來公尺之遠，晚上不敢回去睡覺，怕一旦砲響，一家老小怎麼走得及，就胡亂睡在草薦上。她一個人要照顧三個小孩，么兒兩歲，吵鬧個不停，一下子喊餓，要吃餅乾，一下子喊渴，要喝水。她窮於應付，那有餘力去照顧纏腳的婆婆。

砲彈連日的打，不分晝夜不停的打，烈嶼這麼小小的一座島嶼，房屋中彈倒的倒垮的垮，到處都是斷垣殘壁，極目淒涼。田野與道路密密麻麻的都滿佈彈坑，把土地都翻了一番。

烈嶼的軍民在烤盤上如火煎，呼號搶攘，浴火抵抗，看誰的底氣長。

吳善治的兩頭毛豬傳出中彈死了，這是她辛苦每日奔波餵養了將近一年，已長到百來公斤，是她唯一的生利財富，如今卻化為子虛烏有，心血泡湯。她無語問蒼天，只有自我安慰：「只要人平安就好。」

砲戰期間，砲火密集而不間斷，吃飯成為吳善治最大的民生問題，作為一個媳婦與母親，每日三餐都要為老小填飽肚子。

她每次跑回百公尺家中去煮糜，就坐在灶前矮凳上一邊送火，一邊要豎著耳朵傾聽有無忽然「砰」的一生，然後砲一出口火光一閃的砲擊。她害怕共軍突然又發砲，因此每次煮餐都提心吊膽、擔驚受怕，不知要死多少細胞？她覺得長此下去不是辦法，她窮則變，變則通。

吳善治就在土洞口用磚頭架了一個土灶，把家中的鍋碗瓢盆拿過去，就在灶口升火煮飯，砲聲一響就躲進去，進退自如，她覺得這樣既方便又安全。然而燒茅草的煙，被風颳

進洞裡，大家被噏到，不停的咳嗽，這是最麻煩的事，所以她就拿了一把大扇子，在洞口不停的揮搨煙。

砲彈不停的打，她不記得打了多少天了，打她的神經都麻痺了，只知道打到砲戰後期了。每天都吃五穀雜糧或地瓜籤，不是配豆豉，就是配豆腐乳，吃到後來吃膩了，小孩子覺得高粱糜口感不佳，吃起來太澀了，難以下嚥。小孩子吃膩了吃煩了，不是說吃不下，就是不想吃。她覺得這樣子不是辦法，心想：「地瓜比較柔軟滑嫩，高粱糜成碎米煮地瓜，口感會比較好，小孩就會比較喜歡吃了。」她想變一個花樣，決定上山去挖地瓜。

那一天下午五點鐘左右，趁著砲火暫歇之際，她懷著緊張的心情，抽空上山去挖地瓜。這時整個烈嶼山頭的田野，到處可見彈坑密佈，放眼雲天，一片秋深荒寒的景色，眼不見一隻飛鳥，耳不聞一聲唧唧蟲聲，整個大地寂然鎖住。這樣的死寂，自然形成一種恐怖的氣氛。

她稍事抬頭看了看對面大陸一眼，只見一海之隔，近在咫尺，但是她不懂有甚麼深仇大恨，非要置老百姓於死地不可？大陸此刻也一片靜肅，不知有多少隻眼睛居高臨下正在注視著你。整個空氣凝結起來，緊張而詭異。

她蹲在地瓜股之中，手中拿了一把挖地瓜的鐵器，她一面挖，一面把地瓜放進籃子中，她跬步前進，挖了一窟又一窟。她已然挖有半籃子了，心想再挖個幾株就夠了，可以準備回家了。

這時她突然發現田疇前有一個東西，看起來不大，細細長長的擋在前頭。她從來沒有

看過這個東西，也不知道是什麼「碗糕」？她不疑有它，就半蹲著身子，把這個東西用手一拎隨手一丟，口中還嚷了一句：「這是什麼鬼東西？」

誰知她這麼隨手一丟，馬上發生爆炸。她那裏知道，這時大陸連迫擊砲都打到烈嶼來了，彈坑只約有一個臉盆大。她無意中這一拎一丟，剛好丟的是未爆的迫擊砲，馬上煙塵蔽空，她應聲倒地了。

這一聲破空的爆炸聲，劃破了烈嶼寂靜的天空，也驚動了廈門雲頂岩的共軍觀測所，馬上指揮砲兵砲擊吳善治的地瓜田，掀起了漫天的泥沙，整個把她徹頭徹尾的蓋住了。

鄰居吳榮德剛好就在旁邊的一塊田地上耕作，剛聽到第一聲爆炸，還搞不清楚狀況，就看到吳善治應聲倒地；接著看到大陸的砲彈咻的一聲打過來，當他臥倒之後再爬起來，心想：「吳善治這下子還有命沒有？她要是有個三長兩短，這個家要怎麼辦？」

吳榮德，人稱黑面德，一爬起來，馬上飛奔去吳善治的田裡查看，卻發現田中沒有一絲人影兒，心想會不會被噴飛了？他轉瞬間看到田裡有一個地方被泥土覆蓋著，鼓得高高的，馬上徒手去挖，才把她從泥土中挖了出來，整個人已暈死過去了，還看見身上的血汨汨在流，一摸還有呼吸。

他也無暇仔細看她那裡受傷，他只想看看周邊還有沒有甚麼鄰人，可以幫忙救援，把吳善治一同抬回村裡去。

吳天平，乳名臭豬，離得比較遠，他跑來的時候，看她一身是泥土，腳一直在流血，流到腳盤上，血水與泥土都凝結在一起。但是吳善治昏迷不醒，到底那個地方受傷，他們

不方便檢驗，只有想辦法把她輪流背回去。

姆媽一見到媳婦傷成這個樣子，死活不知，用閩南語喊了一聲：「我苦也。」立刻癱倒在地，心想：「怎麼這麼歹命？兒子失去了音訊，媳婦又身受重傷，而砲戰還在繼續打，這個家庭的重擔，現在要落在我身上了。」

村民一聽到吳善治受傷，整個村莊為之震動，鄰居馬上聚攏過來，大家七嘴八舌：「這下子要怎麼辦？」

「救人要緊，趕快送醫啊！」

上庫距離南塘團部的軍醫連還有一段長距離，怎麼冒著砲火把她送過去？

天乞就從村公所找來了擔架，趕緊送到南塘的軍醫院。天乞等四個人好不容易抬到南塘，發現軍醫院滿坑滿谷都是傷兵，軍醫根本忙不過來。現在是戰時，軍醫當然以搶救受傷的戰士為優先，一般平民百姓只好先晾在一邊。說等有空之時再處理，怎麼會有空呢？何時有空呢？等到有空的時候，人早已經死了。

這樣等下去，不是等死嗎？

天乞眼看這樣子下去不行，不是被砲彈打死，而是失醫致死。吳善治平躺在病床上，滿身的塵土，披頭散髮，臉色泛白，腳上的血還一直不停的流，流了快半臉盆了。天乞看她臉無血色，氣息奄奄，已經在鬼門關前游走了，就急忙去找軍醫，請他無論如何一定要想辦法醫治。

醫官晃無咎，好不容易抽空來看，發現她的一身衣服已殘破不堪，幾乎要衣不蔽體了。

他檢視了她的傷勢，發現兩股中了破片，右腿的小肚被破片刺穿，肌肉往外翻，一片血肉模糊，左腳的脛骨也中了彈片，主要的可能脊椎也受傷，因為她無法動彈。

「我們這裡無法幫她醫治，現在傷患這麼多，即使想暫時幫忙止血都有困難，」他講到這兒，指著地上躺滿整排的軍士，爭取民眾的諒解：「你們看，我們實在抽不開身，無法幫她輸血。」

「醫官，我們可以捐血呀！」天乞說：「這個人請您務必要救，如果血不夠，我可以回去叫村民來捐。請您告訴我她是甚麼血型？」

「我想不必了，這樣救不了她。」晁醫官說：「現在傷兵這麼多，她不是我們優先處理的對象。你們不能再拖，再拖下去她可能會流血過多致死。」他看著天乞說：「不是我狠心不醫治她，實在是忙不過來，無能為力，我只能跟你說聲抱歉。」

「即使你拜託我也沒用，為今之計趕快轉院，只有到大金門去，還有一線生機。」

天乞年紀比較長，就請吳榮德臨時到南塘村去向鄉親借一套衣服給她穿。但是從烈嶼到大金門交通不便，要冒著砲火搭車、坐船，這一條現在可是死亡之路，要怎麼安穩過去呢？天乞想不出辦法，再去找軍醫幫忙。晁無咎說：「你去找我們的連長。我只負責醫療工作。」

軍醫就幫吳善治漏夜轉院。

尚義五十三軍醫院的門口，這時也是滿坑滿谷躺滿一堆死傷的軍人，有的身上還覆蓋著白布條。吳天乞去找院長幫忙，但是一個小老百姓，人微言輕。院長說：「救人是我們

的本分，也是醫生的天職，不要說幫忙了。」他說：「你進來之時應該也看到地上的狀況了，我們要藥沒藥，要血漿沒血漿。死傷的人確實太多了，救不勝救。我已經三天三夜沒闔過眼了。不是我們不幫，實在是幫不了。」

吳天乞一看，院長雙眼果然滿佈血絲。院長說：「看這個樣子，婦人動不了，傷勢的確不輕，我們的設備也不夠，必須轉院後送。」他接著說：「她是老百姓，我明天就先把他轉送到山外金門衛生院。他們也是無法處理的，事不宜遲，只有請他們趕快辦理後送台灣醫治。」

(三)

吳善治隔天就被送到山外衛生院。這家縣立醫院此刻的設備十分簡陋，醫生的水平也不高，一般的內科感冒病症還勉強可以對付，像吳善治這個樣子的重傷患，他們見都不曾見過，更別說甚麼醫治經驗了。

衛生院救人要緊，馬上協調軍方辦理後送，隔天就用救護車把人送到東西村五里埔的機場。這個機場在島東的偏鄉，是抗日戰爭之時，金門淪入了民間所謂的「日本手」，日本軍人強迫金門的壯丁開闢的，作為南進戰機的攻擊基地。這個機場是泥巴機場，經過長時間大雨沖刷，本來就凹凸不平，坑坑疤疤的。如今又是戰爭的時刻，到處可見落彈的彈坑，

一片荒寒、淒涼的景色。

時值秋深，金門這時沒有樹木，荒山野地，寸草不生，經北風一吹，飛沙迎面撲來，打到臉上還隱隱作痛。而共軍的砲火專門鎖定機場與港口，一發現飛機起降或船舶運補，砲火馬上就奔襲過來。因此，運補像是搏命一樣。但是救人要緊，要在砲火之下搶救生命，必須眼明手快，分秒必爭，十萬火急，否則一發砲彈過來逃無可逃，不僅救人不成，反而把自己陪葬進去。

吳善治在這危疑震撼的戰爭時刻後送，親友躲砲彈都已經唯恐不及了，那有人可以陪同？而護士也有那麼多的傷患需要照顧，根本抽不開身，衛生院根本也沒有人手可以護送。她形單影隻的躺在擔架被送上了C119的運輸機，跟機艙裡滿載的傷兵在一起。大家同病相憐，只得眼睜睜的看著她，愛莫能助，而心中卻迫不及待飛機趕緊起飛。她還在昏迷狀態，不醒人事。如果這樣走了，也是一種人生解脫。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飛行，成功的降落在台北的松山機場，救護車已經在停機坪邊上等待了，然後立即飛快送到台灣鐵路醫院。

醫生趕來一看這個傷患，兩眼緊閉，一頭亂髮結滿了沙土，臉無血色，氣若游絲，已到了危急的程度，馬上給她照X光，作全身性的檢查。檢查的結果發現脊椎裂了，兩腿股有破片的傷口，深幾見骨，右腳腿肚上的傷，被破片穿過，肌肉向外翻，而周遭的肌肉都已壞死了，左脛骨也受傷。她因為失血過多，已經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首先須先輸血搶救，再作後續的處理。

醫生立馬找來一個肥碩的漢子，躺在善治的隔床，現場輸了五百CC的血液給她，總算穩住了性命。但是右腳腿肚的傷口，因為有殘餘火藥的關係，又耽隔了好些天沒有作清創處理，已經長了腐肉，護士已聞到腐臭味了，再不作處理可能要面臨截肢的命運。

外科醫生張立新，台大醫學院畢業的，約四十五歲左右，鼻樑架著一副金邊眼鏡，一張用字臉，告訴護理長李端方：「妳立刻幫她清創。」

「怎麼清法呢？」她想聽聽醫生的指示。

「就這樣清啊！還能怎麼清呢？」護理長李端方聽醫生這麼說，覺得很奇怪，這跟平日的處理程序大為不同，就有些納悶，問說：「不打麻藥嗎？」

「她還能打麻藥嗎？妳看她現在這個樣子，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這樣的狀況還能再打麻藥嗎？一打麻藥馬上就掛了。」

吳善治孤伶伶的一個人躺在病床上，還在昏迷狀態，胸腹穿有鐵衣護著，舉目無親，獨力與死神搏鬥。護理長審視床上的病人，按了按她的脈搏，只覺脈搏無力，輕輕微微的跳動。雖然輸了血，暫時渡過了難關，但是她一身是傷。她只是一個護理長，心想如何減輕她的痛苦呢？

她開始為她作清創處理，先用棉花棒沾了生理食鹽水，把腳上受傷的外部位清理乾淨，只覺病人的腳抽動了一下。她看看右腳腿肚的傷口，呈現了暗紫色，表皮開始結痂，她知道痂後就是腐肉，她要先把痂的表皮揭開，然後才可以清理裡面的腐肉。光是揭痂就非常痛了。病人皺了眉頭。

她拿了一個小盆子，坐在病床邊，把病人的右腳輕輕地拉出床沿，然後用棉花棒慢慢地去戳。她輕輕一碰到腐肉，病人的腳就抽動一下，然後微微哼了一聲，這是疼痛的自然反應。她如果不戳腐肉，病人的腳就不會好，後果相當嚴重；病人如忍不住痛，就無法進行下一步的醫療動作。護理長李端方知道，她不能心慈手軟，否則反而害了病人。

她也不知道這病人聽不聽得到，仍然對她說：「現在我要幫妳把腿上的壞肉清掉，會有一點痛，妳要忍著，咬著牙根忍著。只要撐過去就沒事了。」護理長就用棉花棒一步一步往裡面戳，腐肉與血水就一點一滴的滴落在盆子裡。

吳善治腰椎的痛、腿傷的痛，現在反而不感覺痛了。此刻挖腐肉的痛，已經痛入骨髓。她咬緊牙關，極力的忍著，沒有哭泣，沒有哀號，只見眼淚從眼角汨汨流了下來。她的心在飲泣，她的痛苦沒有人可以分擔，她必須獨自承受戰爭的苦痛，頂住人生的風雨。她只有忍著與衝過，才可以見到明日的太陽。

她在病榻上悠悠忽忽，似醒非醒，似睡非睡，想到家中三個小孩子，如今不知怎麼樣了？婆婆年紀那麼大了，上山不得，怎麼煮飯給孩子吃？怎麼帶他們躲砲彈呢？

她想到家中的狀況，覺得自己千萬不能死，一死這個家散掉了要怎麼辦呢？即使再苦再痛也要忍耐。護理長一邊幫她戳腐肉，一邊注意她的反應。當戳到中間的部位，碰到了生肉之際，那是像椎子挖心一般的痛，比死還難過。但是她沒有喊沒有叫，發揮了為母則強的韌性，把余家的半邊天撐了起來。

護理長看到臉盆裡流的血水與清理的腐肉，已經積了半盆子了，自己都不忍心，都感

到心痛。她把整個傷口清空了，只見透空貫穿了腳肚，發現斷了一根腳筋。這些戳下的腐肉大約有半酒盅。她再用酒精幫她把傷口清理乾淨，塞上紗布，總算完成了艱難的清創工作。李端方事後對人說：「我做護理工作這麼多年，從來沒有看到一個人的忍耐力，可以忍到像烈嶼婦人這個樣子。」

經過長期的治療，護理長李端方看她意識慢慢恢復，精神也明顯好轉了許多，就藉故跟她聊閒天。她對這名婦人的欽敬，表現在她釋出的善意上。有一天護理長忍不住對她說：「妳的頭髮這麼亂，像鳥窩一樣，我來幫你清一清好嗎？」自從受傷之後，保命都已經來不及了，誰還會去理會頭髮的事？

「這怎麼好意思，怎麼可以再勞煩妳呢？」吳善治覺得護理長悉心的照顧，給她添了許多麻煩，除了感激之外，聽到這樣說，心中有點過意不去，但是頭髮打結，好幾天沒有梳洗，整個頭又重又癢，難以忍受。她巴不得有人幫她梳一梳、洗一洗，打理乾淨。鄉下人心思醇厚，凡事為別人著想，嘴巴上只能這樣客氣的說。

李端方幫忙她梳理頭髮，頭髮裡面結滿沙子與灰塵，經汗水一熏蒸，已經結成了硬土塊，梳子卡住梳不動，她就先從髮梢開始輕輕梳起。她一邊梳一邊跟她閒扯：「大姐，妳的頭髮已經打結了，裡面都是沙土結成硬塊了。」她停下梳頭的動作，問說：「妳是怎麼回事，傷得這樣重？」

吳善治就說金門發生砲戰，已經打了個把月了，為了孩子吃飯的問題，她趁著砲火間隙上山去挖地瓜，看到田地裡有一個不知什麼鬼東西，隨手一丟，誰想到它竟然發生爆炸

了，大陸的砲火馬上又打過來，打到田地裡。她說整個人被沙土覆蓋埋了起來，身子受傷昏迷過去了。

護理長這下才知道，她何以頭髮被沙土打結的原因。兩人相處日久，由陌生轉而熟稔，情感自然而然地滋生，彼此就交心，越聊越起勁，越聊越投機。李端方就大發善心，說：

「大姐，頭髮怎麼梳也梳不乾淨，妳看，我來幫妳洗一洗好不好？」

「這我怎麼敢當？」

「沒有關係，不用客氣。趁現在我有空。」李端方就幫她洗頭髮，頭髮一洗，顯出了她的青春容顏，一張由字型的臉，雖然不是頂清秀，但也是端整與大氣，怪不得她這麼能忍。李端方好奇，問說：「大姐，妳好能忍，我很少看到有人像妳這樣子的堅強。」

「我不忍能怎麼辦？我的孩子都還幼小，他們都需要我。我知道我不能死。」

「妳有幾個小孩？」

「三個小孩，還有一個老婆婆。」這時已經在沖洗頭髮了，水一直滴著。接著她說：「我婆婆七十一歲了。長子九歲，女兒六歲，么兒兩歲。一家老的老小的小，都靠我養活呢？」

李端方覺得奇怪，怎麼靠她一個人養活，難道她沒有丈夫嗎？就問說：「怎麼沒有人送妳過來，讓妳一個人在這邊受苦？」接著說道：「大姐，妳真是太簡單了。」她提出了疑問：「怎麼一路沒有人護送妳呢？妳丈夫也真是狠心，不過來看妳一下。」

聽到這兒，吳善治的臉往下一沉，沉默不語。然後靈機一動，臉露微笑，撒了一個謊

言道：「他有任務在身，金門的民防隊員要去運補搶灘。」她解釋說台灣的登陸艇運送物資到金門之後，民防隊員要冒著砲火去海灘搶運。接著騙她說：「壯丁不能隨便離開，要隨時待命。」

李端方心想：「既然有丈夫，為甚麼這個家要靠她一個人養活呢！」她覺得這是人家的隱私，既然她不便說，也不便追問。經過洗頭之後，整個病房的氣氛頓時顯得和樂、融洽而溫馨。吳善治雖然在康復之中，但有護理長跟她說長道短，彼此可以聊聊天，排解沉悶，日子似乎好打發了許多。不知不覺已過了兩個多月了。

吳善治一直嚷著要出院，說放心不下家裡，不知道家中老小怎麼過活？護理

長說：「大姐！妳不要急著出院，妳還沒有完全康復呢？現在出院仍有風險。」她好言警告：「妳前天腳癢抓破了雙腳，血流不止，又進行第二次輸血。妳不妨再等幾天吧！我再跟醫生說。」

「我人在這兒，心在家中。真是度日如年，一刻也不得安寧。」她乞求著說：「妳行行好，跟張醫生說，讓我早日出院回金門吧！」醫生拗不過她一再的苦求，看看已好了七八成了，就勉為其難的，同意她出院。

第七章 籠中鳥奮思飛 傷心地有傷心人

生活就是這樣，別人只看結果，自己獨撐過程。哪有永遠的靠山，凡事還得靠自己，不要指望任何人。沒有光的時候，連影子都會離開。

王朔

(一)

當金門滿天砲火，在連續四十四天之中挨了四十七萬發砲彈，打得日月無光，打得土地公跪地討饒，打得黑風吹海立，打得民眾只能穴居保命，不論軍民都受著兩岸鬥爭仇恨、鐵與血的試煉。整個金門列島大小金門與大二擔就如烤盤遭受火煎一樣，只見居民有如熱鍋上的螞蟻：搶攘、呼號、驚竄與逃命。演繹了反共抗俄、殺朱拔毛、還我河山的一頁史詩，成為島嶼的烙印與不朽的靈魂。

「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吳善治出院，拖著殘軀飛回了老巢烈嶼去安家了，而那個遠在千里之外的丈夫余果，仍然在福州的公安廳，不斷的從水牢之中被提了

出來，接受刑訊，不知道家鄉已經天翻地覆，砲火連天，災鴻遍野了；更不知道妻子已從鬼門關前繞了一圈回來。他此刻還在堅持：「不成功，即成仁。」

他咬著牙苦撐，不屈。不可屈。正如她的妻子咬著牙苦撐，不死。不能死。他們各自發揮了堅忍的本性，不負烈嶼島民的貞烈秉賦，完成了時代所賦予他們的宿命。

一九五九年年初，這個死不認帳的國特——余果，被發往安溪勞改營服刑勞改。一個落難的情治人員，好像樹葉披離了枝頭，注定是走上隨風翻捲漂泊的命運。他已經失聯了，像一粒塵沙在大地之中，從此要自生自滅了。國家已經長臂管轄不了他了，而那些棋手已然把他忘記了，忘記在燈前酒下，忘記在醉臥美人膝之中。

只有這位不死的國特余果，仍然堅持他的信守，忠於他的組織，忠愛他的黨國，跟共產黨單打獨鬥，不屈不撓。如今兩岸的鬥爭，他是深入火線的一枚卒子，成為他一個人面對面的鬥爭了。他身在勞改場的牢籠之中，插翅難飛，但是他的一顆心是自由的，自由到飛出了鐵幕，飛到了烈嶼的老家。

他背負著黨國的重託，以堅忍不拔的意志，威武不屈的精神，表明他的忠貞不二。他同時也背負著思親思家與思鄉的情感重擔，他同樣要以堅忍不死，表明他沒有棄老母與妻小於不顧。可是時代是顛狂的，鬥爭是慘酷的。他有如寄蜉蝣於天地，怎能撼得動這刀山劍樹的血海深仇呢？

而這時的中國大陸，毛澤東正發動三面紅旗運動：總路線、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在全國各地翻天覆地的盲動展開，企圖在短期間內超英趕美，使中國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這

好比一個長期孱弱的病人，臉黃肌瘦，已經氣血兩虧了，而強服強身健體的補藥一樣，希望短時間能康強體壯，卻不知不僅吃不進補不得，同時也吸收不了。

他置身在這個風風火火的政治運動之中，正如宇宙的一粒微塵，大海之中的一點小水滴一樣的無足輕重，歷史忘了他。但是，他天涯淪落，踽踽獨行，卻沒有忘記歷史。那些刻鏤在生命年輪裡的日子，將成為他永生不忘的生命印記、風雨歲月。

余果發放到安溪勞改場，無親無故，無朋無友，孤家寡人一個，單獨囚禁在一個小房間之中，濕氣很重而有霉味。他腳踩在泥巴地上，放眼一看正所謂「環堵蕭然」，一張床一條被子一只尿桶，這是他的生活所有，從此要過著一種流放生活。尊嚴，一個犯人配談甚麼尊嚴呢？人權，一個國特怎麼會有人權可言呢？

他頭上頂著一個國特的大標記，受到隔離的特別的對待。而大陸這時從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正值三年的自然災害，老天爺不下雨，農作物歉收，一般老百姓都沒有飯吃，野有餓殍，何況他是一個國特，怎能寄望有好日子過呢？他吃不飽穿不暖，每天又有做不完的勞動，折磨著他的瘦弱身體，也折磨著他的靈魂，過著一種行屍走肉般的生活。他只有苟活，抱著：「生是我幸，死是我命。」

如果能夠一死了之，那也就一了百了，可是老天爺偏偏不讓他死，即使後來他受苦受難受不了了，想要一死了之以求解脫也不可得。每天一到了晚上，整個勞改場空山無語，一片死寂，他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心如野馬思潮起伏，靜聽屋子外面的風聲亂耳，怎麼睡都睡不著。

午夜夢迴之際，思慮益發的清晰，往事像跑馬燈一樣奔騰，紛紛跑出來咬人。他獨夜不眠就開始想家，想他的老母親，年紀這麼大了，還要忍受失子這樣的精神折磨；他也想妻子與兒女，想到妻子這麼年輕，讓她獨守空閨，忍受著孤單與寂寞；他想到孩子還這麼的幼小，卻沒有父親的陪伴與照顧，讓他們在人海飄零。他覺得為子為夫為父，他都有虧職守。

他不知道這個家如今怎麼了？他遠在千山萬水之外，資訊完全阻絕。這對他來講，或許是不幸中的大幸，因為知道了卻無能為力，心中反而更加的痛苦。他想妻子只是一個弱女子，生逢亂世，身處戰地前線，她不能為余家頂門立戶呢？或者乾脆就改嫁了，隨著阿兵哥帶著孩子遠走高飛。

假如是這個樣子，那老母親要怎麼辦呢？想到這兒他就冷汗直流，頭痛欲裂。他無法原諒自己。他的一顆心午夜飛馳，心心念念都在想家。想家，成為他生存下去的勇氣；想家，也成為他掙脫牢籠的動力。

他每天墾荒、種田與澆菜，有做不完的工作，他的營養不良，體力不足，此刻瘦骨如柴，根本無法負荷這樣粗重的勞改工作。然而他被驅如犬羊，每日接受身心、體力與意志、決心的折磨。

他是一個落難的國特，即使五類份子勞改犯，都把他看成瘟神一樣，避之惟恐不及，他完全孤立無助，只能用殘存的忠貞，痛苦的活著。他沒有朋友，沒有同伴，他的痛苦能向誰說呢？

他有一種堅忍不拔的特性，或許是他當初中選國特的原因，以及他接受中共審訊時所磨練出來的，就是想方設法死裡求生，絕不向命運低頭。他苦思脫苦之計，就想方設法開始裝病，儘可能避免出工。但是怎麼裝呢？他不斷的想，不斷的揣摩，終究練成了他的拿手絕活。

「余果吐血了！余果吐血了！」有一天勞改犯有人見狀驚聲大呼，整個勞改場的人聽到了，紛紛跑過來一探究竟，只見余果一邊捂着肚皮，一邊在地上呻吟，鮮血不斷的從嘴角溢了出來。有人說：「趕快去找管理員來。」有人就趕緊跑去通報。

管理員，一個五十開外的人，穿著一身藍色的列寧裝，戴著一頂五星的解放軍帽，腰皮帶扎得很緊，腰看起來很細，一張虎豹形的臉，眼大眉粗嘴闊，沒好氣的說：「走開！走開！我看一看。」那些看熱鬧的人就讓開一條路。

管理員近身一看，只見余果直挺挺的躺在地上，雙手按著肚子，表情很痛苦，整個身子抽搐，腿與腳不停的顫動，整個嘴巴都冒出血來，胸口與身上都可見沾染了鮮血。管理員一看，發現事態嚴重，轉向身旁的一名勞改犯，說：「你，快去找醫生來。」

醫生，也是一名犯人，上氣不接下氣，匆匆忙忙的趕過來，把一把他的脈，摸一摸他的肚皮，然後張一張他的嘴診視，就跟管理員說：「胃出血，胃出血。」叫人把他抬回去醫療室，然後開了胃藥給他。管理員就叫余果暫時去養病休息。余果要是餓得頭昏眼花，做工做得受不了了，就時常泡製裝病胃出血，因而得到了暫時喘息的機會。

余果練就了一身拿手絕活。有一天天高氣肅，他正在墾地，有一個同樣是犯人悄悄

的走過來，好意要幫他薙草。這樣主動伸出援手，在勞改場是很少見的事。這個人大約三十五歲左右，操閩南語口音，跟金門腔有一點相像。能夠有人聊天，多少可以排解無聊、孤單與寂寞。他們就從這樣的互動開始，彼此有空就談天，互相幫助，慢慢的交心。日子久了，對彼此都有點了解，可以互相信賴了。

「你那裡人？」余果有一天忍不住問了。

「漳州人。」余果一聽，心想金門人早年川行漳州、石碼，兩地頻繁往來，關係十分密切，心裡就有些好感：「怪不得你的腔調，跟我們很相近。」

「聽你的口音很像廈門人。」

余果心想知人知面不知心，本來想要含糊的騙過去，承認自己是廈門人。繼而一想，這個人來親近了許久，如果自己不能坦誠以待，就像把他推拒於門外，不是交友之道，就說：「我是金門人。」

「金門人？」他突如其來聽到這樣的話，一臉的詫異，口中迸出了一句：「金門，那不是敵對的地方嗎？金門人怎麼會在這裡？」

「老兄啊！一言難盡，這要從何說起呢？」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余果隨即問說：「那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是五類份子。」話既然講到了這兒，彼此交了心，這個漳州人說：「我叫黃風美，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余果。徐字去掉雙人旁的余，水果的果。」

有了這一次的坦誠交談之後，彼此建立了友誼，兩人的情感就日漸升溫。黃風美老於世故，也很識大體，知道眼前這號人物，一定有故事。但他一下子不便追問余果為何會被送進勞改場？他就從外圍開始旁敲側擊，以攻心為上，開始對金門表示有興趣，一有空，就要余果為他講說金門的事情。他對金門慢慢有了了解，由此產生了好感之後，對於余果更有一份特殊的情分。因為，他們風雨同舟，患難之交。

有一天，黃風美忽然大膽底說：「我想棄暗投明。」余果一聽難友的話，著實嚇了一大跳，一時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不知他是什麼意思，就問說：「你要棄暗投明，你想要去那裏呢？」

「你說還能去那裏呢？當然是去你們金門啊！」

余果說：「你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話能隨便說嗎？當然是真的。」兩人有了默契之後，你知我知，這是殺頭之交，友誼就更加的強固了。從此互相的關注，隨時隨地用眼睛傳遞信息與感情。余果自從有了相知的侶伴之後，無形中也壯了膽子，兩人就開始私下計畫要逃亡。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的某一日，安溪勞改場樹木蕭瑟，荒田衰草，已經有了寒意了。那一天他倆天還未亮就起床，這是他們相約要潛逃的日子。遠看濃重的冬霧籠罩著山頭，漫山遍野迷濛一片，心想這是天賜良機。兩人背好前一天晚上打理好的包袱，除了幾件衣服之外，也別無長物了。

他們步出了工寮，假裝要出工幹活去了，放眼偷瞧門禁的管理人員，正坐在椅子上睡

大覺呢！兩人不禁暗自竊喜，心想：「真是天助我也。此時不逃，更待何時？」心中忐忑不安的一塊石頭終於落下，兩個人覷空一個閃身，逃出了勞改場，有如兔脫於籠，魚脫於網，就此展開了一場逃亡生涯。

他們不敢望門投止，專挑荒山野嶺的小徑行走，避開人煙曉行夜宿。這時正值大陸開始三年的自然災害，農作物歉收，災鴻遍野，鄉村裡狗不叫，雞不啼，好像走入了一個無人之境。沿途只見田畝龜裂，稼禾枯萎，民眾個個衣衫襤褸，臉有飢色。

他們沒有帶乾糧，勞改場也沒有食物可以帶。他們結伴逃亡了七天七夜，吃飯成為民生的一大問題。上天不仁，大地正鬧旱災，民眾都在餓肚皮，即使向人乞討也討不到東西，就去餓水桶翻找東西吃。

這時大陸民眾一窮二白，自己都沒有得吃，怎麼還有食物接濟他們呢！大家都在飢餓邊緣作垂死掙扎，誰還能可憐誰呢！因此，他們常常求爺爺告奶奶，拿衣服跟人家換一點吃的，隨便喝幾口溪水解渴。

有一天兩人躺在樹蔭底下吃地瓜裹腹，並歇歇腳稍事休息一下，遠看天空萬里無雲，又是一個要命的晴朗天氣。黃風美突然心血來潮，說了一句：「余果兄，你真厲害，很會裝喔！」

聽到同伴陡然冒出這一句話，余果不明所以，無法意會，愣在一旁，一臉的錯愕。為了釋去心中的疑惑，就問說：「風美兄，我把你當知心人，你講這一句話，顯然意有所指，究竟是甚麼意思呢？」

「我講這一句話，你應該心知肚明，」他咬了一口地瓜，看看余果：「你在勞改場玩的那一套把戲，裝病裝得很不錯，你騙的了別人，騙不了你自己。」他接著說：「也騙不了我。」

「這話怎麼說呢？」余果追問：「我生病就是生病，你難道看出什麼蹊蹺嗎？」

「當然。」黃風美說：「你假裝胃出血，雖然裝得很像，但胃出血其實不是這個樣子的？」

「胃出血不是這個樣子，應是什麼樣子呢？」余果不知道胃出血還有學問，就要黃風美說清楚，講明白，到底胃出血應該是怎麼個樣子？

黃風美說他演的胃出血，用心良苦，明眼人一看就有破綻。他解釋說，胃出血是忍不住吐出來的，腹部會有嘔吐的湧動，然後從嘴巴大口大口冒出血來，想止都止不住。

他說余果假裝顫抖與抽搐，想要蒙混人，說到底是不知道胃出血的病徵。其次，胃出血吐到後來會有食物殘渣與胃液，血也不會那麼底鮮紅。他說余果吐出的血色那麼鮮豔，那是近血而不是遠血與潛血，跟胃出血的血色不合；他進一步說，況且吐的血不夠多，也吐得不夠亂，明顯是自己咬舌頭的結果，鮮血混合著唾液硬從嘴角擠出來的，一看是弄虛作假，裝病。

聽他這麼一說，余果拍拍他的肩頭，說：「你知道就好。還好你不是管理員，否則瞞你不過。」

他們就這樣一路忍飢耐餓，好不容易翻山越嶺到了漳州，趁著晨曦微吐的時刻，行人

稀少之際去敲門。屋主是一個中年婦人，長得瘦瘦長長的，一副睡眼惺忪的樣子，只見雲鬢散亂，打開門一看，黃風美叫了一聲：「大姊。」這一叫聲甫畢，對方頭抬也不抬，連忙要把門關上，黃風美說時遲那時快，迅即把右腳一伸，卡住了大門。只聽對方說：「我沒有弟弟，你認錯人了。」

「大姊，請妳行行好，我是妳的親弟弟風美。我們好不容易走了七天七夜，才到了妳這兒，肚子都快餓扁了。」他用一種溫情攻勢，企圖暖化大姊的冷漠。

「你認錯親人了，我沒有弟弟。」她再補上了一句，又作勢使力要關上門，忍不住說道：「你如果要乞討，請去別家。我這兒沒有東西給你。」

黃風美顛顛倒倒領走了這一趟山路，擔著偌大的風險，一路懷抱著重生的希望，沒有想到一見了親人，被當頭潑了一盆冷水，冷到了背脊，冷到了心坎。大姊既然堅不肯認，危難之時親人不但肯伸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這種被親人所鄙棄的況味，他冷暖自知。大姊有如當場打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讓他的臉頰發燙。他又好像被人捅了一刀之後，傷口再撒鹽，頓時感到人生無望，親情淡薄，心裡很是頹喪。他自己覺得尊嚴掃地，在朋友面前抬不起頭，大感顏面無光，再強爭也是無益，就把腳抽了出來。

黃風美無法說抱歉，與余果兩人對望了一眼，一切盡在不言中。黃風美受到了刺激，哀莫大於心死，臨時改變了棄暗投明的主意，就說要到姑鎮去投靠他一個換帖的死忠朋友。兩人萍水相逢，結成患難之交，就在此地分道揚鑣，各奔前程。人生緣起緣滅，聚散兩依依，此地一為別，從此只有在夢中相見了。

(二)

余果人在警備森嚴，管制鐵桶也似的大陸，每天朝思暮想，一心一意只想回到家園，負起他此生應負的責任。

如今他形單影隻、無依無靠，唯一的一個知心朋友，跟他一樣淒慘落魄，不得不中道分手，各自求生去了。回家的路途，眼看只在眼前，然而一海之隔，關山難越。但是他絕不退縮、不放棄，心想只要有決心有勇氣，他也願意冒險一試。

廈門是最為接近金門島鄉的，也是回家最近的路。承平時他曾川行金廈之間，朝往夕返，是一日的生活圈；事隔沒有幾年，地景並不陌生，最主要的是他有故舊在那兒，急難之時可以去投靠。希望他們看在同鄉之誼，往日之情，能夠及時伸出援手。

他首先想到了鄉親洪國棟，烈嶼東林村人。洪氏娶了上庫村前清秀才的女兒。余果是吳秀才的鄰居，小時進學跟吳秀才讀私塾，是他的啟蒙老師。每次他到吳家上課，走進牆規（閩南式房子的圍牆）的大門，抬頭一看顏額，只見赫然寫著四個丹青大字：「其儀不貳。」

洪國棟的妻子，待字閨中之時，常到余家串門子，跟他母親感情交好，後來他母親就把她收為乾女兒。抗戰勝利之後，兩岸海通時代，金廈可以和平往來，洪國棟每次從廈門

帶著妻子返鄉探親，一定會帶著妻子回娘家，並一起去拜望他母親。因此，他們兩人早已結識。

他記得洪國棟住在廈門的漁港沙坡尾，他就從漳州一路跋山涉水去找他。他此刻已身無分文，能變賣的衣物，也在逃亡的過程中換取食物了，現在只剩穿著一件襯衫一條長褲，其他的什麼東西都沒有了。然而漳州至廈門漫漫長路，他必須跋山涉水，曉行夜宿，一路躲躲藏藏，努力的求生。

俗話說：「寧為太平犬，莫作亂離人。」他生逢亂世，陷身敵境，此身飄零不如一條狗。他沿路不是搜尋人家的餵水桶，就是向人家去乞食。這時大陸長年的大旱，民不聊生，野有餓殍，不知餓死了多少人？更增加了他逃亡的困難。這是他人生的另一次試煉。

他就這樣一路死裡求生，單槍匹馬摸到了廈門沙坡尾，找到了洪家。這時洪國棟正拱著兩腿，手端著一只大碗公，坐在大門門檻上吃午餐，抬頭遠遠看到余果一顛一顛的走近前來，頭髮打結很髒很亂，一臉油汗泥垢沒有盥洗，衣服破破爛爛的，沾滿了塵土，看起來一副狼狽相。

余果他鄉遇故知，人親土親，情感無形中有了一種依傍，苦難的靈魂頓時有所寄託，覺得故人相見，一路的奔波勞苦也值得了。洪國棟看他那種邋邋遢遢的樣子，剎時覺得有點奇怪，怎麼才幾年不見，就變成這副德性了呢？就招呼他說：「你是怎麼搞的？為甚麼看起來那麼累的樣子呢？你吃了飯沒有？我正在吃南瓜粥，你要不要也來吃一碗？」

余果已經餓的頭昏眼花，整個腸胃空空如也，四肢無力。一聞到熟悉的南瓜粥味道，

胃已開始蠕動，口早已生津。但是他落難來投靠，已餓到前胸貼後背，仍舊儘量克制住自己，不願顯示出一副饑相與飢相，怕驚了故人。他強忍著飢餓，說道：「謝謝。我剛吃過了。不用了。」

「你從那裏來，石碼嗎？」余果以前常川行石碼，一度在那兒落戶作營生，洪國棟以為他還住在大陸，沒有回去烈嶼。

余果說：「我早就回去了，而且回去好幾年了。」一九四九年之後大陸陷落，余果與洪國棟兩家沒有往來，加以兩岸隔絕，訊息不通，因此他倆不知彼此的動向。

「你既然回去了，怎麼又會在這裡呢？你過來幹甚麼？」洪國棟覺得頗不尋常，心想不知眼前這個人到底來找他幹甚麼？就問說：「姆媽還好嗎？好久不見了。」

「託你的福，身體還算康健。」余果跟他平日既有情份，彼此的關係也密切，把他看成是一個可靠、可以信賴的人，覺得自己緊急時來投靠，求人家鼎力幫忙，必須要坦誠以告，不能把人蒙在鼓裡，陷人於不義。這不是他的作風。就說：「我有事情過來。」

聽他這麼一說，洪國棟有一點疑惑，追問說：「現在兩岸關係這個樣子，你過來幹甚麼？」

「兄弟！不瞞你說，我過來出任務。」余果說：「妹子在家嗎？姆媽不時記掛著她。」他想用溫情攻勢，拉近彼此久違的距離。

「她在樓上陪小孩吃飯。」洪國棟聽罷，不動聲色，又去舀了一碗南瓜粥吃。余果既然已經把話揭開了，就直言不諱的說他現在在跑路，希望能夠逃回去。他說家中老的老小

的小，他不回去不行，放心不下，希望他看在兩家往日的交情份上，暗助他一臂之力。

余果說：「青岐的洪文舉有電船，如果從曾厝垵出海，載我到半渡，我就有辦法自己游回大擔島去。」

「文舉是五類份子，下放勞改作畚箕，現在很慘。」洪國棟接著說：「我如今景況也不好，你看這一棟房子三層樓，一二樓都被分出去給兩家工人住，我自己一家五口就擠在三樓上。」

余果仍不死心，他想到曾厝垵距離對面的大擔島，只有四千公尺左右而已，就對洪國棟說：「只要給我一塊門板，我也可以自己游回去。」

「現在海防很嚴密，你想游回去，這樣的作法很風險，再從長計議吧！」洪國棟心想，如今國共鬥爭這麼激烈，大陸天天在防蔣軍的滲透，萬一他游不回去被截了回來，事情就大條了。到時牽連到他，吃不了兜著走，無事也會變有事，勞改飯吃不完。

他用過午餐之後，請余果抽了一枝菸，跟他哈哈了幾句，就說他還跟朋友有約，要暫時出去一下子，請他在家裡坐一會兒等他，他很快就回來。余果就茫茫無頭緒的坐在樓下的門口等，心想等洪國棟回來之後，再請他帶自己到樓上去見義妹。

約莫等了個把小時，等得飢腸轆轆，等得頭昏眼花，冷汗直流，心中一直犯嘀咕：「怎麼去了這麼久了還不回來？」這時忽然抬頭一看，只見遠遠地有兩個黑衣人並肩向他走來，到了跟前問說：「誰是余果？」

「甚麼事？」余果不疑有它，等於間接承認了。

「請跟我們走一趟。」

「我是生意人。」余果馬上警覺事態不妙，想搪塞過去。

「不要說做甚麼啦，請到我家去坐一坐泡泡茶、聊聊天。」兩名黑衣人這麼一說，左右立在他兩旁，余果心裡就有數，後悔已經來不及了。兩人就把他帶到思明南路公安所拘留，下午永安醫療大隊就來接了回去。

余果再次回到勞改場。國特膽敢脫逃，等於搗了當局一個耳光，不好好教訓他一頓，豈不白便宜了他？管理員惱羞成怒，就把余果放倒在地上，唆使犯人拳打腳踢毆打犯人，打得鼻青臉腫，打得血流滿面，打得鬼哭神號，一邊打一邊不停底喝問說：「你為甚麼要偷跑？你為甚麼要偷跑？」

狠狠踢打過之後，再用繩子捆著雙手把他吊在廊簷下。余果忍飢耐餓逃亡，已經瘦成皮包骨了，垂直的吊在半空中，整個胸腹坦露了出來，肚子凹陷了下去，只見整排骨可以彈琵琶，再成為犯人的練靶子。每一記老拳招呼下去都很扎實。

余果一邊痛哭流涕，一邊不斷的喘氣，血水與淚水從兩頰流下來流了滿地，有氣無力的說道：「我家裡放了幾個小孩，還有高齡的老母親，生活很苦，靠我一個人養活，我不回去怎麼辦？」

「你要跑回去組織，其他的一切都不必談。」余果逃跑不成，又被修理得七暈八素、不成人形，再加判刑十二年，總共是二十四年。再發往福建第四監獄龍岩專區勞改。

2024 第21屆

THE 21TH
KINMEN LITERATURE
AWARD

金門文學獎 長篇小說組・優等獎・得獎作品

第八章 破碎人生破碎夢 媽媽逼迫改嫁

人人都有驚人的潛力，要相信自己的力量與青春。要不斷的告訴自己：「萬事全賴在我。」

紀德

無情的砲火，在吳善治住院期間，已經有了重大的變化。當美國支援的八吋砲，運抵金門進行反擊戰的時候，中共當局懾於砲彈的威力，再打下去討不到便宜。因此為這一場打蔣警美的戰役，找到了停火的下台階。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宣布自十月六日起停火一周，緊接著再停火一周。

整座島嶼被無情炮火壓著打，現在獲得了喘息空間，在政府緊急遷台的輸運之下，金門民眾搶搭登陸艇逃難，有錢有能力的人都跑了。余家如今只剩下老弱婦孺，守在破屋與防空洞之間。即使知道後來遷台的人，政府不論大小口，每口發放三千元安置費，他們根本也走不了，還得與島嶼共存亡。

吳善治一九五九年初，回到了烈嶼，血腥的戰爭遊戲已經結束了。這座彈丸島嶼，

落彈量二十二萬七千多發，佔了整個金門島群四十四萬七千多發的半數而有餘，平均每平方公里中彈一萬五千多發。迎接她的是斷垣殘壁、滿目瘡痍，整個土地被掀翻了；這是眾神退駕，土地公哭泣的年代。連神明都無助與無依，何況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呢？

吳善治回到了家，見到了姆媽，兩人相見恍如隔世。一個株守家園，帶著三名幼孫，跟戰爭的死神搏鬥；一個是躺在病床上，生命只在呼吸之間，跟傷病的死神搏鬥。兩人都倖存了下來，共同面對艱危的人生。戰亂是會遺傳的種性，已經一代傳給一代，三代人都親歷親嘗了。

「淑端去那兒了，怎麼沒有見到她人影呢？」吳善治一回到家，沒有見到寶貝女兒，不曉得她安危如何？急切地問。

「她沒事，妳放心。我把她送到上林她三姑媽家。」姆媽看著媳婦，跟她解釋：「我一個人照顧不了，又要煮飯、洗衣、躲砲彈，拉大的抱小的，忙得不可開交，只有把她送走最為安全。」

吳善治覺得這樣的處置很妥當，讓她舒了一口氣。這時回頭一看，正要問長子到那兒去了，只見平安走進家門，看到母親，喊說：「媽媽，妳終於回來了。」高興得跳了起來，兩人相擁而泣。吳善治摸摸孩子的頭，發現額頭頭髮已蓋上了眼睛，一身衣服髒兮兮的，不曉得多久沒換洗了。

「你有沒有幫忙煮飯？」吳善治覺得長子十歲應該懂事了，可以分擔阿嬤的辛勞。但是阿嬤怕他有什麼三長兩短，到時怎麼對媳婦交代？她寧可犧牲自己，也不能讓孫子出意

外。「我要煮，阿嬤不讓我煮。」

余平安這時像人海的飄萍，村落的遊魂一般，常趁著砲火的空檔出來透氣、覓食，在村落四處的闖蕩。鄰居看他孤伶伶的可憐，有時會問說：「平安，阿嬤有沒有煮飯？你吃了沒？」如果看他遲疑，就知道他還空著肚腹，就會盛一碗地瓜湯給他充飢。

祖孫三人，總算熬過了漫天砲火的轟擊。吳善治大難不死，一家四口現在網綁在一起，還不知苦盡甘來的時刻，還要衝過無情的歷史風浪。八二三砲戰，是國共兩黨從民國初年揉合伊始，從中原大地一路理念、路線、權力分合的鬥爭，到了金門冷戰島成為尾閭而結穴。

中共藉著無情的砲火把長期糾結的仇怨的怒火發洩淨盡。但是兩黨鬥爭的敏感神經，中共當局這時還緊緊握著不願鬆手。毛澤東於十月二十六日下達停火令，中共廣播「雙日停火，單日砲擊。」從此金門進入長達二十年單打雙不打的凌遲歲月，告訴民眾：「戰爭並未結束，鬥爭仍在繼續。」

吳善治往後就活在這種不時的硝煙之中，隨時接受死神的召喚。她雖然僥倖逃過一劫，大難不死，但活罪難逃，老天爺仍給她一個家的重枷，要這一個小婦人一肩挑起。媽媽看她年紀輕輕的卻佝僂著身子，問說：「妳現在走路怪怪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樣，到底怎麼回事？」

「有甚麼不一樣？」

「妳現在駝著背，右腳點地好像怕地會痛一樣。」

「我腰椎受傷，右腳腳筋斷了一條。」她說：「能夠活著回來，已是邀天之福，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姆媽聽她這麼一說，心中感謝祖先與佛菩薩保佑。她想：「兒子不在家，萬一這一次媳婦走了，我要帶著三個幼孫，這日子要怎麼過呀？」思見及此，她慶幸媳婦的不死，讓她可以減輕痛苦與壓力。也因為如此，她油然升起疼惜媳婦之心，看她每天忙裡忙外的耕作、洗衣、作飯與餵豬，心裡實在過意不去。真個我見猶憐。

她想媳婦風華正茂，今年才三十二歲，像盛開的一朵牡丹花，就要讓她空閨獨守守活寡，這要守到何年何月呢？守到人老珠黃嗎？她看在眼裡痛在心底，實在於心不忍。她覺得這不是媳婦的過錯，今天所有人生的不幸，都是那個不肖子招來惹來的，媳婦可以不受。她作為余果的母親，絕不能坐視。余果已經對不起她了，她要有所作為，不能再對不起媳婦。

姆媽自責教子無方，家庭如今零落至此，她要勇於承擔一切，承擔兒子拋妻別子的過錯。她覺得媳婦有權追求更美好的生活，過著幸福的人生。她覺得自己不能那麼自私。她應該要代兒子贖罪。

這時烈嶼這座小小島嶼兵比民多，不僅山邊海湄遍布碉堡駐滿軍隊，村莊四周也都駐有軍隊，一到星期假日軍人常到村落穿梭走動，不是到雜貨店買東西，就是到彈子房打彈子，不然就上冰果室吃冰消磨時光，更有的到小吃店喝酒聊天打牙祭，整個村落穿梭著綠衣人，像集市一樣的熱鬧。

軍隊把余家列為關懷戶，列入部隊駐防移交的清冊。部隊長都會要求官兵，送洗衣服儘量送到余家去洗。洗衣一套一塊錢新台幣，燙一套一塊五毛錢。阿兵哥的衣服，有時出操流大汗，衣服結成鹽漬；有時構工打坑道，衣服夾雜沙土與灰塵，很髒很難洗。

吳善治為了養家活口，洗衣服成為她的常業，有一次她用腰扛著一鋁盆衣服到井邊去刷洗，吳九天的妻子已先據地在那兒搓洗了。「九」字閩南語諧音為「狗」，所以「九嬸」，聽起來就像「狗嬸」。兩人打了個照面，各自從井中汲水漂洗。「狗嬸」心中有話要說，但是這事要說得委婉，她腦中一直在盤算著，一時不知如何啟齒？

「善治，說一句我不該說的話，」她終於忍不住，手上停止了搓衣的動作，抬頭看一看對方的反應，接著說道：「妳還年輕，孩子又這麼幼小，將來的日子還長的很呢！你有沒有為自己的終身打算呢？」

「打算？狗嬸說打算是甚麼意思呢？」

「不是我壞心眼，我們是好鄰居，都是知根知柢的，我是為了妳的將來著想，有些話不得不說。」

「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小島，砲彈不長眼睛。妳的孩子都還這麼幼小，而余果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夠回來，妳要拖磨到甚麼時候才可以出頭天？」

善治不發一語，沉默了片刻。

狗嬸接著說：「妳的尪婿一去已經多年了，消失得無影無蹤，如今是生是死，誰也不知道？萬一他回不來，難道妳就一輩子這樣守著嗎？人生有幾個三十歲，不如趁著年輕還

有人要，應好好為自己的將來打算。」

「既然碰到了，沒有辦法，算我命苦，那還能怎麼打算呢？」

「怎麼沒辦法？辦法是人想出來的，只要妳願意……」狗嬸繼續鼓動三寸不爛之舌：「現在時局如此，是反亂的時代，大家日子都不好過。」

她在臉盆中蕩洗衣物，抬起頭來看著善治：「再說嘛，你們家的田地又少又小又偏遠，憑妳一個女人家種田，怎能餵飽這些孩子呢？更別說將來給他們讀書受良好的教育了。」

吳善治心想，狗嬸講的話在情在理，一點沒有錯。余家是新住民，沒有祖遺的田地，本來小姑要跟吳家結親，但自從小姑生病夭亡之後，親結不成了，吳家就把原先給余家耕種的田地索討了回去。父親不得已，才不得不送一塊田地給她去種植。

「善治啊！說句老實話，妳們家的田地，不要說生產了，即使吃土也會把它挖光、吃光。」狗嬸說：「算我雞婆，跟妳講這些不中聽的話。我是說妳還年輕，趁現在還有行情，不妨考慮考慮，為自己的終身打算。」

善治忽然想到，最近兵器連的副連長曹秉瑞，四川人，個子不高，倒也長得端端正正、眉清目秀，常藉故到家裡來走動，討姆媽的歡心；不是送來饅頭與鍋巴，就是送來軍用豬肉罐頭與餅乾。小孩子沒吃過這些東西，高興的不得了，善治不得不把它們退了回去。

狗嬸的話，在她心中激起了一片漣漪，擾亂了她的波心。她想到姆媽年紀這麼大了，萬一不幸癱倒了或有甚麼急難病痛，誰來照顧她呢？她怎能狠下心腸拋下她不管呢？她想：「人在做，天在看。」她邊洗衣服邊思索狗嬸說話的動機，心想：「狗嬸是不是在幫

人說媒？不然怎麼會無緣無故跟我說這種話？」

狗嬸看她不言語，以為打動了她的心，接著把話挑明：「兵器連的副連長，人很不錯，妳不妨可以考慮看看。」

「我不能拋下姆媽不管。我的心放不下，我不能這麼做。」

「曹副連長不計較，他說甚麼都可以接受。即使姆媽他也願意奉養，妳儘可以放心。只要妳願意，一切都不是問題。」

善治說：「我不能這樣做，我會良心不安。」她又想到不能背棄夫婿余果，自己去另棲別枝。

「善治啊！這不僅是我的意思，也是妳姆媽的意思。不然我怎麼敢說呢？」狗嬸最後把話挑明了，鬆了一口氣：「姆媽一直在為妳著想，她覺得對不起妳，讓妳承擔這個家，受這麼多的苦，她一直過意不去。她認為不能連累妳。」狗嬸停止蕩洗衣服，頓了半晌說：「她自己不好說出來，這意思妳明白了吧！」

狗嬸傳話，善治聽明白了。她感謝婆婆的好意，為她設身處地著想。但是她不能向命運低頭，不能向戰亂屈服，不能被環境打敗，不能被兩岸政治所夾殺，她不是為失敗而生的。她不能向現實投降。她獨立於世事變局之中，陷身於兩岸鬥爭砲火的迷霧，一路摸索著坎坷的道路而勇敢向前行，希望老天有眼，終有一日可以撥開雲霧見青天。

她懷抱著這種信念，唯有這種信念，才可以有繼續生存下去的勇氣。唯有這樣，才可以面對婆婆施加善意的壓力。

她認為人生除死無大事，其他的她都可以應付。逃避與退縮，苟免與偷安，這不是她人生的選項。雖然她沒有讀過一天書，然而傳統社會禮法教育的薰陶，已經在她心中扎下了根，任它東西南北風都吹不動。

回到了家，炎陽高照，在廣場曬衣繩晾曬好衣服，用夾子夾住。剛好婆婆背著最小的孫子出來。善治覺得有必要把話說清楚，不能讓姆媽胡思亂想，因此說道：「姆媽！剛才我在洗衣服之時，狗嬭都跟我說了。」

「妳的意思怎麼樣？」

「沒有怎麼樣？好好過日子，不要想太多。」

「妳現在不想，以後可別後悔。」

「我不會後悔。」善治說：「如果我改嫁了，妳一個人怎麼辦？」

「這不用妳擔心，只要妳們過的好，我可以自己活下去。」

「話不能這麼說，我們是一家人，怎麼能不擔心呢？妳年紀這麼大了，萬一生病了，誰來給你煎湯藥呢？誰帶妳去看醫生？萬一癱倒了，誰來為妳照顧起居、端茶送飯？」善治接著說：「再說一句難聽的話，萬一有個山高水低，誰來給妳養老送終呢？」

「死就死唄。死就解脫了，一了百了了，給妳們留一條生路。」想到那個該死的兒子，心中頗有不忿。她右手向後，拍拍背上花叢孫子的小屁股，示意他不要哭：「這樣的日子，我也活夠了。」

「妳死了，妳兒子要背不孝的罵名，一輩子遺憾，將來怎麼作人呢？妳要妳的孫子，

將來怎麼看待他們的父親？」

「我有這樣的兒子，跟沒有有甚麼兩樣？」

善治知道她講氣話：「姆媽，妳的好意我心領了。我們好好過日子，這件事以後不要再提了。」

2024 第21屆

THE 21TH
KINMEN LITERATURE
AWARD

金門文學獎 長篇小說組・優等獎・得獎作品

第九章 自己把人生典當 懊悔又有何用？

向誰收買？向貧苦，向飢寒，孤獨，離棄，貧乏的人收買。這自然是一件痛心的買賣，貧苦賣出，社會買進。

雨果

余果在龍岩專區勞改，這個脫逃的國特，現在背上特別加註了印記，成了勞改場關注的目標。他現在不能逃跑，也不敢逃跑，既然上次跑不掉，以後更沒有機會了。一方面是勞改場防範嚴密，另一方面是他心裡也著實害怕了，萬一再逃跑不成，這個黑牢恐怕坐不完，他就永無重見天日的一天。

他想到自己在大陸，如今形單影隻，無親無故，身上也無分文，怎麼有辦法千里迢迢跋涉逃回金門呢？他已從上次「望門投止」的過程之中，領教過人情冷暖的經驗與教訓了。人在落難的時候，連親人都拒不承認，親友都可以背叛，其他的還有什麼做不出來的事呢！豈止寒心兩字而已呢？

平日朋輩酒食相徵逐，杯酒言歡，你兄我弟，你不知道誰真心對你好，只有在落難的

時刻，才知誰敢仗義，誰願伸出援手。他這段時間，深刻體悟：當你已在懸崖邊緣，希望有人扶你一把，不僅期望落空，反而被人擠兌，讓你掉入萬丈深淵。

這樣的世態炎涼，不吃一塹，不長一智，他如今已了然於胸。這是人情自保之常。若要怪還只能怪自己：「為甚麼平平凡凡、每日粗茶淡飯的日子不過，非要蹣這一池渾水，走上人生這一條不歸路不可呢？」

如今他痛定思痛，不會一心一意再想要逃跑了，這樣反而讓他的頭腦冷靜，思慮清楚，回頭來想想他是怎麼踏出第一步。這一步嚴重影響了他的一生，把整個家庭捲了進去，使他成為兩岸對峙的人生浮沫，國共鬥爭的歷史浪花。這一杯人生的苦酒，自從在金城南門軍人之友社飲錢之時，就已經喝下去了，只是到現在才知酒濃。

每到夜闌之際，整個勞改場萬籟靜寂無聲，往事就歷歷如繪，想忘不了，想壓壓不住，一幕一幕浮現在眼前，顯得格外的清晰與刺眼。他只有從回頭之中，才能看得清楚自己的本位，惕得透自己的心思，辨得清時代的環境，以及認得清自己的本來面目。

他本來只是外圍組織的一份子，負責地方的靖安工作，有一天組織找上了他：「現在國家有難，你必須挺身而出。」

他聽到之後，心中有如受到猛然撞擊，本能的無法接受，心想我有家有眷，老的老，小的小，都靠我一個人養活。那是萬萬不可的事。

「我的家累很重，放心不下，實在不感應命，請你們另外考慮別人吧！」他把家中的情況，解釋給組織聽：「我有一個寡母，今年七十歲，還有三個小孩，最大的才八歲，最

小的只周歲。」他爭取他們的同情與理解：「我又沒有兄弟，家裡只靠我一個人養活，請組織另覓人選吧！」

「你的狀況，我們都已了解，也都為你考慮過了，我們覺得這些都不成問題。」組織的人員不放棄：「你家裡這些問題，國家自然都會有安排，把你的家照顧得好好的，讓你沒有後顧之憂，你儘可以放一百二十個心。你是為國家做事的人，組織一定會盡力的照顧，怎麼會虧待你呢！」

「我對老母親無法交代，她年紀這麼大了，我奉養她還能有幾年呢？將來誰來為他送終呢？」

「國家為他送終，你是為國家盡忠的人，」組織的人員繼續說：「自古忠孝不能兩全，沒有國，那有家呢！你今天移孝作忠，我想令堂也是深明大義的人，一定會以你為榮。」

余果仍不答應，他覺得茲事體大，能夠推就儘量推：「我的妻子沒讀過書，沒有知識，沒有謀生能力，她撐不起這個家。」他始終沒有鬆口：「我有三個小孩子要養，在他們成長的人生階段，沒有父親陪伴怎麼行呢？將來怎麼受教育培養他們呢？」

「這些都不成問題，國家會教育他們，培養他們。你是為國家奉獻的人，國家當然會有特別的待遇。這些你都不用顧慮。」他進一步說：「國家會照顧你一家老小，這一點你儘可以放心，而且會把薪餉與副食品都送到你家。」

余果心中儘管不樂意，但是講到這個當口，想推推不了，壓力與陰影蒙上了心頭。不僅見好要收，見不好也要收，他不敢再講下去。如果再講下去，以他對組織的了解，萬一

惱羞成怒，可能一不做二不休。他不光擔心自己的安危，還擔心家人可能會受池魚之殃。

此刻，他躺臥在床上，心想：「為了家人的安全，我無可奈何，不得不屈從了。我一輩子，也只有認了，唉！」他不自覺的長嘆了一口氣，顯得十分的無奈：「我不得不把自己典當了，典當在兩岸的鬥爭之中。這不是我所願。」

他平日生活的改變，是從到料羅受訓開始，常常一去三五天或者一個禮拜不歸，這是以往所沒有的。妻子吳善治莫不覺得奇怪，問他有甚麼事那麼重要？為何老是不能回家？小小的一個村警，擔負什麼責任，有需要這麼忙嗎？

他有難言之隱，只能含糊其詞搪塞過去，心想：「一個婦道人家，知道的越少越好。」妻子雖然老有疑問，問了幾次他都守口如瓶，問不出一個名堂來，也就懶得再問他了，心想：「只要能按月拿錢回來，可以養家活口，他能幹什麼壞事呢？我就省了這個心，不去管他了。」

余果為了能保存這一條小命，如今仍然重施故伎。龍岩專區勞改場比安溪更累更苦，工作更吃力，對方有意要折磨他。一個脫逃的國特，不給他一點顏色看看，豈不太便宜他了。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他依然裝病，三不五時就咬舌頭，把舌頭咬的稀巴爛，咬得滿口鮮血直流，騙人家說是胃出血。那些同伴犯人一見狀，趕緊去通報管理員，管理員就找犯人醫生去診視，他根本搞不懂，也跟著說是胃出血，要余果休息靜養，常常這樣子蒙混過關、獲得喘息的。

他這一套本事在台北受訓的時候，組織根本沒有教過他，沒教他被捕的時候，應怎麼求生存？組織只教他射擊的技巧，滲透的要領，聯絡的管道，以及發展地下組織的方法。這種裝病是他的天賦他的本能，一種隨機應變、纏鬥的精神。組織那些老特工，大概看出了他有這種特質，所以非要他去不可。他怎麼推都推不掉，不僅如此，還是選送關島美軍基地受訓的四個人選之一。

他躺在硬板床上，床鋪摩擦他一身的瘦骨頭，讓他背脊發疼，翻來覆去睡不著覺。他明天還要做苦工，應該趕快睡覺，但是偏偏睡不著。耳畔好像還聽到飛往關島的飛機聲，發動機轟隆轟隆的響個不停。

他登上了飛機，有一種自豪感。一九五〇年代能夠派出國，那是受到國家器重與栽培才有的待遇，是多麼體面的事：能夠選訓關島，那是能力的肯定，是多麼榮耀的事。他想到這一些，不免要心中暗喜、臉露微笑。

關島是美軍基地，他一句英文也聽不懂。在關島待了一個禮拜，阿凸仔教官教他，旁邊都有通譯，他覺得自己是一個重要的人物，有專人在旁侍候。他受訓時格外的認真與努力，不懂的地方，請教官再說一遍。他不願讓人家說他笨，說台北選訓的人不成材，說金門人上不了檯面，承擔不了重責大任，負不起艱巨任務。他不願丟這個臉。

結訓的時候，他四項考驗都合格：

1. 危機的處理

2. 臨場的反應

3. 困難的排除

4. 心理的質素

四個受訓的人，只有他一個人合格。他心想要成為一個情報人員，確實不簡單，沒有三兩三，怎麼上得了梁山呢？他現在午夜夢迴，忽然憬悟到，究竟是其他三個人聰明呢？故意表現不好，被刷了下來？還是自己笨，笨到自以為特出，雀屏中選。如今不要說黨國了，即使呼天天都不應，都故意裝聾作啞，不理不睬，裝作沒有聽見。

他買了巧克力回來，作為對孩子的犒賞，也表現出一個父親的能耐。當別人的小孩連巧克力都沒聽過的時候，而他家的小孩子已經吃過巧克力了，而且是關島阿凸仔的巧克力。關島距離金門有多遠啊！得來多不容易。他看見孩子捨不得吃，用舌頭去一舔一舔，就暗自覺的得意。

這些林林種種的往事不自覺的上了心頭，當勞改辛苦不想活的時候，他就會想到這些畫面，想到那種父子之親的天倫之樂，支撐著他繼續活下去的勇氣。他從關島結訓回來，組織定下了出發的日期，通知他出任務的時間，他的心中就充滿矛盾的情結。他有苦說不出，不能吐露半個字，不能表現異樣的神色。但是一想到這一去天涯海角兩不相知，何時能夠歸來呢？這樣的生離死別，他必須隱忍著。每一想到這兒，他就想抱頭痛哭，痛哭他的不告而別。

農曆七月二十九關鬼門關的日子，這是他上路的時間了，從此離開這座小島、這個溫暖的家，投向龍潭虎穴、一個不可測知的未來。聯絡對象是漳州車站走出來，右轉解放路走一百八十步，找一個開雜貨店的癩子，通關密語的切口是要不要買「魚」（余）？」

「什麼魚？」

「海魚。」

「那裏來的？」

「過海的海魚。」

兩人照面已有會心，最後的切口才是關鍵。

「紅日當空。」

「藍天在望。」

兩人各自伸出右手掌比一個五字，再以拇指扣上食指比一個三字，就完成身分的確認。

然而千算萬算都不敵老天一算，誰料得到一登陸就栽了跟頭呢？所謂一著錯，滿盤輸。他覺得這就是天數，與命運為敵。

農曆七月的鬼節，是金門民俗重大的節日。七月鬼門開之後，家家戶戶的門首要點掛一個月的煤油路燈，給「老大公」照明；七月初七是七娘生，供上胭脂花與紙紮的七娘亭拜七娘媽；七月半是大節，各個莊頭多要普渡；七月底送別孤魂野鬼，以盛饌送他們回去陰曹地府，老百姓虔心，所以煮得很澎湃。

妻子過了中午之後，就開始在準備晚上的祭品了，但是余果晚上不在家吃飯，放著這麼好的菜不吃，這不是反常是甚麼呢！他一時說不出口，心中思量著應該怎麼跟妻子說。

他坐在客廳裡，手抱著五歲的小女兒，輕撫著她的秀髮，只見臉蛋小小的，眉毛短而粗，很像他，但比他俊多了，一雙眼睛圓滾滾的、水靈靈的黑得發亮，顯得一種靈慧之氣。他親了親她，這在金門的父親，是很少見的。

「淑端，妳去把弟弟抱來。」

當淑端把弟弟平德抱來了。余果就逗著他玩：「來！叫爸爸。平德，叫爸爸。」平德長得像媽媽，口水從嘴邊淌出來，牙牙學語的叫：「爸……爸，……。」余果覺得他很乖很聰慧，聽得很樂，就要他再叫一聲：「爸爸」。接著就告訴女兒說：「以後妳要多照顧弟弟。」

他把長子找來，平安個子不高，一個三角形的臉，眉毛與長相都像他。他不知怎麼跟他說，但是在這臨別的前夕，再不說就沒有機會說了，以後的事誰也料想不到。

他告訴平安，今後要好好努力用功讀書，作弟妹的榜樣。他有很多話想說，但不知從何說起，也不知怎麼說不出口。只告訴平安說：「晚上你們與阿嬤與媽媽過節，不要等爸爸吃飯了。」

余果父親早逝，母親扶養他們姊弟五人長大，歷經日據金門八年、大陸撤守的兵荒馬亂與九三砲戰，好不容易熬過來可以鬆一口氣了，過一點安穩的日子，想不到他又要出任務去了。

他能跟老母親說些甚麼呢！說他的不孝嗎？母親能夠活到今天這一大把歲數，在烈嶼這樣一個窮鄉僻壤、缺醫少藥的環境之下也是不多見的，他要感恩。但是一想到今後不能晨昏定省，負起兒子應負的責任，有淚不敢留，也只能往肚裡吞了。

他今晚就要不辭而別了，從此天涯海角，只能魂夢相依，可能是生離，也可能是死別，此生相見將永無期了。一想到這兒，他怎能不痛徹心肺呢？然而，這一趟的任務已非出不可，與其一家子犧牲，不如他一個人去死。

他對母親無話可說。無話可說是最大的傷痛。他躺在床上想母親，不知道她現在可安好？想到自己判刑二十四年，勞改的環境這麼惡劣，工作這麼吃重，伙食這麼不好，營養這麼不良，自己還有命回去嗎？即使有機會回去，老母親還會在人世間等著他嗎？老天爺會這樣善待他嗎？他只有夜不成眠，以淚濕衣衫，代表他的思親與悔罪。

他此刻躺在勞改場的乾床上，自問：「這是我的戰爭嗎？我有什麼深仇大恨，需要拋妻棄子別親，進行這一場無休無止的鬥爭嗎？」他想到那些貴官，當他們馳騁中原、得意官場，呼風喚雨、吃香喝辣之際，幾曾正眼兒瞧著這座邊鄙的島嶼與人民呢？

然而國共的鬥爭，兩岸的分裂，金門與烈嶼被綁在戰爭的前線，鬥爭的前沿，它如今變得重要起來了；重要得要去作反共的尖子、喪國者興復的棋子。這是戰爭的輪迴，人世的因果。他掙不脫，逃不掉。

想到過了今晚，鴛鴦水鴨就要各自分離了，從此妻子要過著「春風望露」的日子，才下眉頭，又上心頭。他無法償還這一輩子對她的虧欠，只有趁著臨別前夕那一晚，儘量扮

好丈夫的角色。只有用「留連時有限，縉意難終。」讓她事後回想起來，是一種告別表示。過了今晚，誰知道何時還可以魚水交歡呢？他雖想說抱歉而不能。

妻子問他：「今晚關鬼門送別老大公，你有甚麼重要的事不能在家裡吃飯？」

「我已經結訓，今晚有人請吃飯，我推辭不了，下午就走。」

人世間送孤魂野鬼回地獄，用好菜好酒餞別，希望他們回陰間之後作個好鬼，不要到陽世來擾人。余果忽然想到，選關鬼門關的日子送他進大陸，是不是也是送別「好兄弟」呢？南門軍人之友社的那一頓飯，就是錢送入鬼門的盛宴了，而他自己已經馨享了。

余果覺得判刑二十四年，就像身陷十八層地獄，過著水深火熱、刀山劍樹的

日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好像人間地獄一般，這比陰間的無間地獄已相去不遠。

他陷身在這一座活地獄裡，每天都有做不完的苦工，吃不完的苦頭，身體與心靈竟日遭受忍無可忍的折磨，這一切只有舌頭知道。那是以咬舌代替拔舌的地獄苦刑啊！

然而，誰是地藏王菩薩呢？可以拯拔他出地獄呢？他這時想都不敢想了，想了要斷腸。只有以徹夜長開眼，報答妻子人間未了情。

第十章 海偵組通報陣亡除籍 有如青天打霹靂

我們無時不在熔爐中或鐵砧上：上帝以此磨練我們使成大事。

比契爾

(一)

當余果正在龍岩專區的勞改營勞改，每日有做不完的苦工，過著一種牛馬不如、生不如死，沒有明天的日子，不知何年何月才可以苦盡甘來？舉頭望天天不語，想到這樣無望的人生，想到這一切的苦牢，都是自作自受。

此刻妻子吳善治身在烈嶼老家，也牢牢地被綁在戰地前線、反共抗俄的擎天大柱上，忍受著中共無情砲火的摧殘，忍受著生活的試煉與求生的壓力，還要一心一意牽掛著那個遠在千里之外的死鬼丈夫，到底是否安然無恙？

這個丈夫現在對她一點作用都沒有，只有增加她愁苦與憂慮的心理負擔。自從結婚以來，過不了幾年的好日子，誰想到他拍拍屁股就一走了之，留下一個爛攤子的家擔給她，

還要她每日為他牽腸掛肚，暗夜以淚洗面。

雖然這樣的思君煎熬，她也無怨無悔、寧願忍受。因為人是為希望而生的。只有希望才能產生信心，滋生勇氣，才可以克服艱難與險阻。她只有相信丈夫還活在人間，希望有一天可以回返故園，家人團聚。這一個希望是支撐著她繼續艱苦生活下去的勇氣。她即使自己騙自己都沒有關係，因為希望總比絕望好。

一九六六年的某一天，海軍偵查組的彭懷仁中校，突然到訪上庫的余家。余果已經失蹤將近十年了，這是軍方首次有人主動找上門來。吳善治在山上種地瓜，聽說有海軍的軍官要找她，她登時有些高興，心想：「是不是丈夫有著落了，如果是，倒是一件好消息。」

她頭上頂著斗笠，扛起了鋤頭，又肩挑了澆灌地瓜栽的漏桶，懷著一種希望的喜悅，望向回家的路上走。這些年來，她無時無刻不盼望丈夫能夠脫險歸來，但是卻如石沉大海，一丁點消息都沒有。軍方長期不聞不問，生死由之的作風，教一個小老百姓的她，無法忍受這一口氣，但是又何奈？

她每次上山，看著一水之隔的中國大陸，只能說看在眼裡，痛在心底。不過，她始終不放棄希望，一放棄希望，無異向自己的人生豎起白旗。她只有相信丈夫還活在大陸的某個角落，每日每月的望鄉，這是她最頑強的一道心理防線。她只有抵死守住，倘若一放棄，她的人生就會徹底崩潰。

當她揮汗走到了家門，摘下頭上的斗笠，看到已在門口肅立等候多時的彭中校，只見他一張長臉，寬額高鼻，眉宇之間透著一種英氣，約莫四十來歲的年紀，戴著一頂軍便帽，

肩上的兩顆梅花閃閃發亮，上衣因熨燙還見到兩條褶痕，鬚鬚刮得很乾淨，見了吳善治，向她點頭問好。

吳善治一蹶腳上的泥土，把漏桶卸下放在大垵的家牆邊，請彭中校進門到廳堂；她隨即把鋤頭擱在廳堂的牆角，拉了一張條凳請他坐下，然後對彭中校說：「請長官這裡先坐一下，我去洗一把臉，換一身乾淨的衣服。」

「大嫂請便。」

吳善治整飾之後出來，到水缸舀水到臉盆洗了一把臉，掛上了毛巾，然後到大茶壺裡去倒一杯白開水，放在桌子上，請這位稀客喝水。婆婆見到有軍人上門，眼睛瞪得大大的，不知道要幹甚麼？自從上次逼媳婦改嫁不成之後，她也就不再提起。如今突然看到有軍人登門，讓她頗感納悶。

「這是我婆婆，」吳善治看到她輕移蓮步，就向彭中校介紹說：「余果的媽媽。」

彭中校起身，脫下便帽表示敬意，然後又坐下，環視了吳善治的家，只見神案桌供奉著神明與祖先的牌位，龕前各擺有一對錫製的燭台與瓷香爐。神案桌前則擺了一張長案桌。廳堂上就是他此刻坐的簡單餐桌與條凳，此外別無長物。牆角擺了一些扁擔與鋤頭，牆壁上貼了一張暗紫色春牛圖，大門迎風而敞開著。看到這個家寒素的樣子，彭中校一時不知怎麼開口？但是任務必須達成。

他有些遲疑，立時翹起一張嘴像雞屁股，而臉則像苦瓜皺在一起，跟先前進門時的舒朗判若兩人，讓吳善治摸不著頭腦，感到有些納悶。

彭中校清清喉嚨，欲言又止。吳善治比較爽快，問說：「官長有事找我，到底是甚麼事呢？你不妨直說。」

「請問妳是余果的妻子嗎？」

「是啊！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媽了，那還能有假嗎？長官今天遠道而來，也算是稀客，不知有什麼事體？不會是平白無故的吧！」

「我是想先確定一下，這是必要的程序。我今天特地前來，就是為余果同志的事。你丈夫余果的事。」他講話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已經這麼多年過去了，軍方從來沒有人來問，難道有消息了嗎？」吳善治一聽，心裡有些波動。她希望從軍方口中探聽到一點確切消息。

「我希望妳能了解，」彭中校說：「我今天奉命前來，就是希望妳能接受。」

「了解什麼呢？接受什麼呢？」吳善治滿頭霧水。

「就是了解與接受余果同志的任務已經結束了。」

吳善治聽得茫茫渺渺，不知道彭中校賣甚麼關子，講這一些話到底是甚麼意思？就招呼他喝一口水。「官長講的話，我一點都聽不懂。」

彭中校此行最大的挑戰，這是對於一個婦人殘忍的宣告，所謂難以啟齒還得啟齒：「大嫂！我今天特地前來，就是要告訴妳余果同志的事。」

「到底什麼事？你說啊！有消息嗎？」她急切地問，眼睛睜得大大的，精神有些亢奮，畢竟這些年來，沒有軍方的人員踏上家門一步，告訴余果的動向。

彭中校聽她這麼一說，心中有些為難，但是他又不得不說：「我今天來的目的，就是要告訴妳余果同志，……………」

「怎麼樣？他怎麼樣了？」不等彭中校講完，她迫不及待的追問：「有消息了嗎？他還好嗎？」

吳善治這麼一說，無形中堵住了彭中校的口。他低下了頭，暗暗的嘆了一口氣，他不忍心告訴她這個消息，但又上命難違：「我今天前來，就是要您接受，接受余果同志已經戰地陣亡，任務結束，除籍。」他接著說：「我這次就是奉命前來辦理除籍的手續。」

吳善治以為是好消息，懷著生的喜悅的希望，誰想到竟然是雪上加霜的噩耗，教她一時之間怎麼承受得了呢？這個天大不幸的消息，有如青天打一聲霹靂，轟然一聲巨響，重重的撞擊她的心坎兒，讓她頓時感到天旋地轉、頭昏眼花，幾乎要暈倒在地。

吳善治頓感天塌了下來。這個無情的打擊，在她痛苦無告的人生，有如落井下石一般。這一個打擊有如狂風巨浪，要把她淹沒了。她是航行海上孤舟的舵手，沒有南針的指引，只憑著一股希望、信心與勇氣航行。現在她的信心沒有了，勇氣消乏了，意志從而產生動搖了，最後心裡希望的「馬奇諾防線」被攻破了，讓她整個人生一下子潰不成軍。

婆婆耳背，又聽不懂國語，在旁邊一直追問說：「甚麼事？甚麼事？他來說甚麼事？」她收攝了眼眶中的淚水，忍著不讓它淌下來。她不敢呼天搶地的大吵大鬧，更不敢在婆婆與外人面前傷心哭泣，尤其怕婆婆受不了喪子的嚴重打擊，可能立馬要了她的老命。她把婆婆支開去養雞，說早上的雞忘了餵。

余果的存在，是吳善治的生活支柱與生命的命脈，支撐著她在烈嶼含辛茹苦、咬著牙地過活，平日不管有再大的辛勞與委屈，她總然抱著最後一絲希望，希望跟夫婿還有相見的一天。

只要丈夫還活在人世間，她就有希望，生活再怎麼的苦、工作再怎麼的累，她都可以含著血淚吞忍著。因此，她平日都在求神問卜，希望神明給她希望給她信心，以便構築她的心理防線。

如今海軍登門來通報陣亡，她究竟應該相信神明呢？或者是相信海軍呢？這給她造成莫大的震撼與疑惑。如果相信神明，為何海軍來通報死亡？而且斬釘截鐵地說戰地陣亡，任務結束，除籍。如果她不得不相信海軍，那麼神明豈不是騙人？

然而，她寧可不相信海軍，而相信神明給她的籤詩，顯示的杯卜。她想神明難道會欺騙信女的她嗎？欺騙一個痛苦的靈魂。

她的理智與情感，因為海軍的通報，已經顯得錯亂不堪了，讓她無所適從，心想：「到底神明可信，還是海軍可信？」如要相信神明，為何海軍來報死？如要相信海軍，神明難道昏昧，弄虛作假會騙人？她每次這樣虔誠的求告，跪地的哭訴，難道是被神明所戲弄，哪她還相信神明作什麼呢？她堅信神明是不會騙她的，就說：「神明說，這人沒有死。」

彭中校從皮包裡抽出一個信封，說道：「這裡是五千塊錢新台幣，余果同志的案子奉上級長官的指示就此了結了，妳也不必每個月再到料羅海偵組去領薪餉了。」他接著說：「如果誠如妳所說的余果同志沒有死，以後再來拿錢。」

吳善治心有不甘，是可忍，孰不可忍？

余果如今只是賤命一條。她不能被幾幾五千塊錢新台幣輕易的打發，草草的了結案子。她堅守立場，無法退讓，堅決的說：「這是我『當埗賣子錢』，我萬萬不能接受。」她把錢推了回去，終於忍不住潰堤的淚水，哭訴著說：「沒有一個月五百塊的餉錢，我的日子無法過。」她對於未來的日子，感到驚慌與恐懼。

她的腦筋很快盤算了一下，五千塊錢新台幣，不到一年的薪餉，三兩下子就用光了，以後的日子還長得很呢？一家五口要怎麼辦？去喝西北風嗎？一想到這兒她就害怕，心中徬徨無主，因為每月的薪餉是她與丈夫的情感聯結，以及她的心靈支柱：「我不能接受，我還是要一個月五百塊錢，沒有這筆餉錢，我的孩子將來讀書怎麼辦？」

「妳不要給他們讀書了，現在烈嶼駐軍這麼多，妳就用這筆錢去給孩子作個小生意吧！」

「不！我一定要給他們讀書，這筆錢我萬萬不能拿。」她堅決的表示，眼淚奪眶而出，流了滿腮，哭得死去活來。一方面哭丈夫的死訊，悲從中來；一方面哭每個月沒有五百塊錢了，以後這日子要怎麼過？

她幾乎承受不了這雙重的打擊，要以血淚哭泣來發洩她的情緒。她有理由表示不滿，但是她的不滿無足輕重，沒有人會聽她的。

婆婆餵雞回來，看見媳婦哭得像淚人兒一樣，平日都沒見過她在人前流一滴眼淚，今天哭成這個樣子，她覺得很詫異，就連忙問說：「妳哭什麼？果兒還好麼？」她覺得只有

死了丈夫，才會哭得這麼傷心。但是吳善治說：「果兒沒有事，請姆媽放心。」

「那妳為甚麼哭呢？而且哭得這樣傷心。」

「因為海軍不再給我們錢了。」

吳善治不收就是不收，沒人簽字畫押，彭中校交不了差，頓時變了一張臉，就強迫吳善治非簽字不可，否則連這五千塊錢都沒有了。他語氣堅定地說：「不管妳領不領、簽不簽字？我上命難違，都非結案不可。」

(一一)

彭中校交差留下五千塊錢及一封信就走了。軍方從此跟余家劃清界線，斷絕了任何關係，一枚不能完成任務的棋子，對於組織還有什麼利用價值可言的呢？能割捨就割捨吧！此刻連遮攔都不必遮攔了。那些為領袖盡忠為了黨國效命，宏揚三民主義於大陸的表面話都銷聲匿跡了。如今只放任余果在大陸受苦、吳善治在烈嶼號寒。

吳善治驟遭喪夫之痛，她不接受也得接受。這是比余果出征大陸的打擊更大、創傷更深，以前出征起碼還抱有生存的一絲希望。如今既已戰地陣亡了，任務解除，除籍，歸入死人簿裡，那是完全沒有指望了。她已經從守活寡，變成如假包換的寡婦。一個沒有希望的人生，活著只是受苦。

余平安已讀初中了，假日從大金門的學校返家，母親就告知軍方的彭中校曾來過家裡，通報父親已經戰地陣亡的消息。平安一聽忍著喪父之痛，無法接受，嚴重打擊他幼小的心靈，回想父親出征的身影，已隨著記憶隨風而逝；而家中這幾年的逆風而行，沒有任何人登門問慰與看顧，完全仰賴母親一個人獨撐門戶，午夜含淚而眠，生活難過也過了。然而父親這一番大去，客死在大陸，沒人哭奠，沒人收屍，魂魄何依？從此人天永隔，父子再無相見之期了。

他問明了彭中校來家時的態度與講話的內容。他只是一個初中生，人生才剛剛起步，對於軍方的報訊，不接受也得接受，無可如何。母親隨後把軍方留下的一封信交給他，他趕忙地抽出信紙打開來一看，只見抬頭是寫給國防部部长蔣經國的一封信：

經國部長鈞鑑

敬啟者，我是金門烈嶼鄉的一介小民，身居戰地前線，值此國事迭遭、軍務倥傯，部長日理萬機之際，本不宜以須些小事打擾鈞座，有辱清聽。然而今天斗膽提筆寫信，向部長您陳情，實在是事非得已。

伏祈

部長鑑原，俯察微衷。

小民的鄰居余果，民國四十六年到大陸出任務，留下高齡的老母與三個嗷嗷待哺的小孩，妻子吳善治女士為了養家，含辛茹苦，發揮了為母則強的天性，但是老天爺並沒有眷

顧著她。

民國四十七年八二三砲戰，烈嶼蕞爾小島彈如雨下，吳善治女士上山挖地瓜，不幸被匪軍的砲火擊中，身受重傷，昏迷不醒人事，緊急後送台灣治療。然而吳女士禍不單行，沒有過幾年，軍方好意為她家修繕房屋，因門楣石不慎掉落，正好又把她壓得重傷住院。凡此種種，看了令人心痛。

小民忝為吳女士的鄰居，覺得一個為國家出生入死的人，徒留家屬在人海浮沉，飽受戰火的荼毒，生活的試煉。小民有感於此，空懷惻隱之心，卻有心無力，愛莫能助，夙仰蔣部長愛民如子，勤求民隱民瘼，尤其對於金門前線民眾愛護有加。因此，小民不揣簡陋陳情，希望政府能加以體恤，為征屬舒困。

小民才疏學淺，只是居於一片赤忱，如有冒犯威尊之處，祈請垂諒。肅此 敬肅

恭頌 政綏

烈嶼鄉民吳澤生謹上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八日

余平安一看是鄰居國小教師吳澤生寫的陳情書，當年他曾親眼目擊父親夜航深入敵後，在村子中經常向人提起，那麼他寫這封信的目的，也是出於關心的善意。上個月平安

在家中收到雙掛號的收執回條，讓他一時之間蒙了，有如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如今終於明白了，原來吳老師把發信的地址寫余家。所以海偵組結案，就把信退還。

吳老師原本是一翻好意，希望動之以情，說之以理，從旁幫忙拉余家一把，沒想到蔣部長收到信之後交辦，把信交給海總，海總又交給海偵組。海偵組卻來余家通報余果的死訊。誰知幫倒了忙。

海偵組已知余果一登陸就失風被捕，從此斷了音訊。現在蔣部長批示四字：「查明見覆。」海偵組派遣任務失敗，這樣有虧職守的事，怎麼有臉面回覆、向上級交代呢？只有一不做二不休，採取「斷尾求生」的方式，把余果從棋子變成棄子，來個一了百了，讓它死無對證，既避免了責任，又可以妥善的交差。所以海偵組把余果活生生的「做掉了。」這樣的動作天衣無縫，神不知，軌不覺，小老百姓怎能看得透呢？

余果的死訊對吳善治造成雙重的打擊，一方面痛心余果的戰死敵後，沒有人收屍與招魂，從此變成孤魂野鬼；另一方面每個月五百塊餉錢沒有了，吳善治一想到將來的日子心裡就發抖，讓她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心想：「每月沒五百塊餉錢，怎麼維持一家子生活？怎麼拉拔孩子長大？」

吳善治面對黨國這樣無情的背叛與打擊，哭得呼天搶地，哭得死去活來，但是她孤立無援，哭破了喉嚨，哭斷了魂魄，還是沒有人理會，沒人理會黨國無情的對待。然而，她心有不甘，就去找始作俑者許嘉生。

她想到有一天余果這麼說：「下個月起，我們的日子就會好過一點。」

「我們又不偷不搶，為甚麼日子會變好過呢？」

「我兼了一個差事，薪水平白多了兩百塊錢，是原來的一倍。」

「什麼工作？有這麼好的事？」

「妳知道就好，出去不要嚷嚷，是便衣。」

吳善治搞不清楚便衣是幹什麼的，不過看到余果一副慎重其事的樣子，就問說：「看你神秘兮兮的樣子，便衣是幹甚麼的？」

「主要是偵防，看看周邊有沒有可疑的人事地物。平日也不增加村警的工作負擔。」

「怎麼這麼好，誰介紹的？」

「城裡的許嘉生。」

如今海偵組來通報死亡，讓吳善治心理發慌，生活失去了倚靠，心中失去了信心，人生失去了勇氣，整個人生像被掏空了，她亟須找到人海的一根浮木，就到金城南門求許嘉生助一臂之力，請海軍收回成命。

許嘉生說：「我以前一條漁船被海軍徵用，後來要賠償給我，我嫌錢少，沒有接受。」

如今這個單位不知調到那裏去了，求償無門。」他告訴吳善治說：「現在海軍要給妳錢，妳就要趕快拿。妳要是不拿，有一天海偵組的人如調到那一個小島去了，會跟我一樣拿不到錢。」

成功隊的林隊長，剛好在許嘉生家裡泡茶聊天。自從他與吳善治在水頭碼頭結緣之後，就對她寄予無限的憐恤與同情，有機會就想辦法幫助她。前些年就由他牽頭，會同料

羅的海偵組責成駐守烈嶼的海軍，幫吳家修繕房子。

當兵工修好牆規，剩下最後一道工序，大門落門楣石。吳善治剛好走出來一瞧，發現門楣石底下沒有壓一塊紅布條，這在閩南人來說有欠喜氣。吳善治立刻對兵工說：「你等等！你等等！門楣下要壓一塊紅布條才有新氣象才好看。你等我一下，我去拿給你。」就逕進廳堂把飯桌上的紅布條拿給兵工。

吳善治就當頭立在門下，邊看邊指揮兵工將紅布條壓在門楣石下。兵工在移動門楣石的時候，因為石頭重，移動時一個不小心沒拿穩，整個門楣石顛落剛好壓到立在門下的吳善治，把她壓得重傷住院。這本是軍愛民、軍助民的一件好事，如今卻帶給吳善治莫大的傷害，肋骨斷了兩根，住院一個多月，讓牽頭的林隊長頗感自責與內咎。

「這位婦人真是不容易。嘉生兄！你就高抬貴手，幫幫忙她吧！」

「松柏兄，我們相交這麼久，我的為人你又不是不了解。我不是見死不救的人。但是海軍這一關，我目前確實無能為力。」

「你的交遊廣闊，金門海陸空通吃，誰敢不買你的帳呢？」他轉頭看著吳善治：「再說你的生意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就是我們成功隊也不得不跟你打交道，你隨便一個周轉不就有了嗎？」

「你要做好人，就好人做到透底，她是要給小孩子讀書的，你就成全她吧！」他最後迸出了一句：「何況這件事與你多多少少也有一點關係，你就算為子孫積一點陰德，做做好事行吧！」

許嘉生聽林隊長這麼一說，勾起了陳年往事。余果落得今天這個下場，他覺得自己確實難脫干係，沉吟了半晌不語。林松柏隊長眼見他有些鬆動，就乘機進一步說：「海軍給的五千元，再加縣府給的兩萬元，你就一起拿去作生意的周轉金，再按月給她五百塊錢不就得了，好讓她安心的過日子。」

第十一章 癡狂的時代顛苦的人生 除死那能解脫？

我們得到生命的時候附帶有一個不可少的條件：我們應當勇敢地保護它一直到最後一分鐘。

狄更斯

余果，現在已變成「活死人」了。他在組織裡已陣亡、除籍、歸案。任務結束從此束諸高閣，成為檔案庫裡的一粒塵埃。軍方已經以五千元新台幣的代價，買斷了他的任務，也買斷了他的人生，從此彼此再無瓜葛。

余果現與妻子分隔海峽兩岸，在一個平行時空裡兩不相知。當妻子每日在烈嶼以淚洗面，哀悼他已經戰地陣亡的時候；余果正在勞改場裡遭受人生的大難，生活的折磨。人生如能求死而得死，相信余果此刻也會甘之如飴的。

這個時代的零餘者，兩岸鬥爭的一顆棋子，如今卻成為一顆無足輕重的棄子。一九六六年左右，大陸的報紙與收音機，天天盛傳蔣介石要反攻大陸，兩岸局勢又開始緊張起來了。

中共當局把所有福建沿海勞改場裡的國特，統統移往江西贛江溪河監獄服刑。余果被分發到磚瓦廠作苦工。

神州大地，錦繡山河，這時在他眼裡，只是人生的一座煉獄，世間的一座苦牢。

江西的群山環繞，鬱鬱蒼蒼，他被囚禁在崇山峻嶺之中，完全與外面隔絕。活著，只是拚一口氣。

他活著的希望是甚麼？難道只為苟延殘喘地活著嗎？

他的人生，綁在一副無形的腳鐐手銬之中。只見蒼天對他慘笑，笑他這個失路思歸之人。

是的，余果自付是一個失路之人，迷失在兩岸的鬥爭之中。他一心只想要回家，這支撐著他活下去的勇氣；但回家的路途卻更遙不可及了，這使他陷入迷惘之中。他從當初的堅決不屈，死不認錯，死不悔改，到如今經過歲月的消磨，已經把他的鬥志幾乎折磨光了，折磨得不成人形了。

他現在變成兩岸鬥爭的渣滓，國民黨認為余果沒有達成使命，無法完成組織交付的任務，通報陣亡。共產黨認為不能問出一點情報，進而搗破國民黨在大陸的地下情報網，死不足惜。留著只是人道的考量而已。

一個對兩方都已無用的人，活著有什麼意義？只是吃力不討好。他無法因為他所受的苦楚，去向黨國邀功；他對於共產黨加諸於他的刑罰，又無法呼號喊痛，要求減讓，這是名副其實的自作自受。這只是一個月五百塊錢新台幣的代價而已。他把自己的青春歲月廉

價出賣了。

余果如今活著唯一的價值，只剩下他與家人的情感聯繫。他要為自己與家人努力活下去。這是他生而為人夫人父人子的責任與勇氣。

每天天一亮就得起床，吃過簡單的早餐之後，管場人員集合點名，然後就開始一天的辛苦勞動。余果衣衫單薄，滿頭散髮，瘦骨嶙峋的，孤伶伶的低著頭拉著板車。板車長兩公尺，寬一公尺，車斗高八十公分，每人每天要拉三十板車的磚土。

他拉著車子到達目的地，用鋤頭挖了土方之後，再用圓鋤把土方勺上車，光搞一車的車土，就要花上不少時間，然後把車拉到一百公尺之外的磚窯廠。余果用一條繩背帶，用肩膀背著，左右兩手再握著車把手，然後一顛一蹬的上路。泥地本來就被板車壓得車轍凹凸不平，可說寸步難行。每一個勞改犯都是如此的工作，誰也沒有能力去拉人一把。

余果吃過早餐之後，往往拉不到三車就已經肚子餓了，但是還有那麼多的工作要做，他只有死命地拉。有時拉得精疲力盡，拉得揮汗如雨、腿腳無力，拉得呼爹喊娘、跪天求饒，但是規定的工作還沒有做完，他有苦無處訴，只有眼淚往自己的肚裡吞。

拉土方最怕的是剛下雨過後，泥土黏性加重，會黏著鋤頭不好挖；挖上車的泥土又含水而不知加重了幾倍，道路泥濘不是水，就是爛泥巴，拉一車的車土，比平日更費勁更辛苦。

余果像一頭老牛一樣，拉一步顛一步，頭頂上冒著青煙，只見臉紅脖子粗的冒著青筋，滿頭豆點般的大汗流到背脊，把整個汗衫都濕透了，冷風一吹就咳嗽，就覺得身子發冷。

然而拉一車已夠要人命了，一天卻要拉三十車。

他長期營養不良，體弱多病，香菸一根接一根的抽，在這個只有苦力沒有朋友的环境下，香菸是他唯一的知己。他不抽香菸要幹甚麼？他不抽香菸死得更快。他移監到此，還有十幾年的苦牢要坐，但是工作如此吃重，已經超過他精神與體力的負荷。除了一死之外，他想是無法解脫的。

他又開始咬舌吐血裝病，這是他的看家本領。他在安溪與永安勞改場，已經練得很純熟了，他到了這兒故伎重施，犯人醫生又說是胃出血，給了他幾天喘息的機會。他有如蒙大赦一般。

這只能暫時解決他的痛苦。有一次他忍無可忍，實在不想活著回家了，此身無名無姓，從此就填死在江西的溝壑之中，或者是屍體被丟棄荒野讓野狗撕扯啃食了。既然生時沒有尊嚴，死後這一身臭皮囊又有什麼值得珍惜的呢！就讓他還諸天地，塵歸塵，土歸土。

他經一夜的勞神苦思，想到家中的老母與妻小，他就抱愧終天割捨不下，想到自己身心所受痛苦的折磨，他又忍無可忍，無法生受，生不如死。他在無可奈何之中，斷然決然的要跟人世說再見，與親人說永別了。他吞下了勞改場裡十幾個犯人的肥皂企圖自殺。

勞改場的管理員一發現余果失蹤，認為茲事體大，就發動人犯四處搜尋，終於在草叢中找到仰八叉的余果，一個肚子鼓的像山丘一樣，在那兒作垂死前的掙扎。管理員趕緊把他橫放在牛背上繞著操場慢跑，硬逼著他把一顆顆的肥皂催吐了出來。從鬼門關前硬生生的把他救了回來。

管理員說：「你想要尋死解脫，沒那麼容易。沒門。」他從余果的上衣口袋裡搜出了一封遺書：

善治吾愛

當妳看到這封信之時，就表示我已經不在人間了。對於妳，我只能說聲十分抱歉。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丈夫，沒有負起應負的責任，讓你一輩子吃苦受罪，我深深的對不起妳，希望妳能夠原諒我的過失。

那一天遠離家門之前，我看妳一直在忙著煮菜，準備晚上送別老大公。妳問我有甚麼理由不在家吃晚飯，我無法回答，老實說我何嘗不想呢？但是我有任務在身，當晚就要立即出門了。這一趟任務早已被選定，我無法選擇；也不是我狠心，故意不告訴妳。這是我不不得已的苦衷，希望妳能諒解。

我離開家這一段時間，完全不明瞭家裡地狀況，讓我午夜夢迴一直地牽掛：想到高齡的老母，想到青春年華的妳，想到三個少不更事的孩子，不曉得過得好不好？我空有心無力，一點都幫不上忙，如今這一切家擔，這一切所有的責任都落在妳的肩上，每一想念及此，我的心就有如刀割。

我在外吃的苦、受的罪，這是我自己活該，自作自受，雖然難忍也得忍了。但是一想到家人，我咬著牙和著血淚吞了，心想一定要活著回去，回去報答你此生對我的深情。

但是勞改場的工作確實太重了，生活實在太苦了，苦得讓我一刻都吃不消。我一直忍

著不死，因為尋死是弱者與懦夫的表現。我不希望死得那麼不光彩，那麼沒有尊嚴，那麼沒有價值。但是人在忍無可忍底時候，有時逼不得已不得不選擇自我了斷，那是一種解脫。

善治吾愛，請原諒我作了這樣的選擇。

我已錯失在先，妳萬不可錯失在後。人生無法回頭，往事不堪回首。妳要趁著自己還年輕，早為自己的將來打算，不要一味地為我守了，因為我不值得。希望妳儘早找一個合宜的人家嫁了，把孩子扶養長大成人，幫我把老母養老送終，我下輩子一定作牛作馬來報答妳的恩德。請妳原諒我。只有取得妳的原諒，我才能死得安心。吾愛，別了，永別了。願三生石上續前緣，來世再相見。

余果絕筆

一九六六・八・八

第十二章 無情風雨沖擊 孤獨王后坐困愁城

我所喜的人，便是不畏艱難，日常奮鬥而不怯，眼見希望已失而信心仍在。

丘吉爾

當余果正在江西溪河的勞改場接受政治鞭笞、勞改折磨，尋死覓活的時候；吳善治在家鄉烈嶼，也正接受戰地前線的桎梏、砲火的洗禮，身心的煎熬。這時的戰地島鄉，到處寫著「反共抗俄」、「保密防諜」的標語，一切都為了反攻，一切都為了復國，把民眾擠壓成為點燃「反共抗俄」的一根柴火。

余果深入敵後「反共抗俄」去了，他就是一根火柴，要去把大陸「反共抗俄」的火種點燃起來，播下：「不自由，勿寧死」的思想火種。

吳善治則在家裡母兼父職，置身在戰地前線「反共抗俄」的氛圍之中，精神武裝好像也「反共抗俄」起來了。她是家裡的一根無形「反共抗俄」的擎天之柱，必須在這個大時代，效法男子漢大丈夫頂天立地。

她是大時代裡的一個小人物，在這樣一個政治氛圍裡面，不能告饒，不能乞憐，這樣

得不到人家的尊敬。她只有像「反共抗俄」一樣的堅決意志，雖「千萬人吾往矣！」打落牙齒和血吞，活出一個人樣，給媽媽與兒女當靠山。

自從海軍來報死之後，她的人生天空滿佈陰霾，心情跌落谷底無比的沉重。她不能相信丈夫已經陣亡，然而海軍的通報任務結束、除籍，難道會是假的嗎？她無法面對這樣的凶耗，但是必須面對。

如今她不需再上料羅海偵組去領每個月五百塊錢的薪餉了，軍方已跟她切得乾乾淨淨，了無一絲一縷的瓜葛。她要獨力面對往後的風雨人生，面對丈夫凶耗後的自我圖存。

海偵組來報死之後，吳善治從一隻鼓脹的皮球，被針尖戳了一個洞，突然一夜之間就消了下去，變成乾癟癟的了。這是她人生最艱難最困苦的時刻，比諸以往任何時刻，都讓人活在無望之中。

以前即使她受砲傷受門楣石壓傷，雖然受苦受難，身心飽受折磨，她始終還抱著丈夫有一天脫險歸來的最後一絲希望。在人生的道路上，她像壓不扁的玫瑰，像一枝折不斷的蘆葦。

而今整個情勢驟然改觀，希望之火突然幻滅，這種幻滅感的苦楚，好比原本搖曳在風中的微弱火光，一下子被無情地吹熄了，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她人生如今黯淡無光，獨力面對自己的無助，因無助而產生的無力，因無力而使得生活失去動力，人生失去了方向。她覺得整个人生被掏空了，因為她的兩根支柱都倒了。一根是現實的支柱，一根是精神的支柱。

余果的死訊，推倒了他精神的支柱，對她的身心靈造成重大的打擊。以前即使懷疑丈夫是不是還活在人世，起碼還可以自欺欺人。只要他仍列在失蹤狀態，他就有可能還活在人世，有一天還可望覲面相見。這樣的自欺欺人，還留有一絲的指望，讓她每日在忙碌工作之中，還可以盼生而忘死。

然而海偵組已來通報了死訊，結束了任務，以五千塊錢新台幣買斷了與余果的關係。海偵組是余果的派遣單位，既然來報死，難道還有假的嗎？那麼她指望丈夫能夠平平安安歸來，有一天還可以家人團圓，豈不成為鏡花水月了嗎？這是她感到特別痛苦的原因。

她想跟往常無助時到廟宇裡去拜拜，求神明拜菩薩，可是神明的話還可信嗎

？以前拿著金燭紙錢，帶著餅乾當「順盒」來神前祭拜。她點燃三炷清香，很虔敬的跪在神座之前，祈求神明保佑余果大難不死平安歸來，最後卜杯筊，求籤詩，祈求神明給她指點迷津。這些籤詩給她一種信心與勇氣，人生的指引。因為她相信神明是靈驗的，是不會騙人的。因此，獲得莫大的安慰。

可是海偵組的死訊是鐵板釘釘的、千真萬確的，任務都已經結案了，余果難道還能在神明的口中死中復活嗎？她不敢去挑戰神諭。可是如果她再上廟宇卜杯筊，求籤詩，到底是要褻瀆神明，還是愚弄自己？因此，她變得很無助，神明被堵住之後，已沒有精神傾訴的出口。

余家本來就是單門獨戶，在這一個人純以宗姓為主的聚落裡，顯得形單影隻，顯得落落寡合。這是以血緣為基礎的村社，祖先的基業都是累代的遺傳與繼承，余家

在這個村落是新飛進來的留鳥，如今有一枝可棲，但缺乏根柢，祖上並沒有留下什麼產業下來。

吳善治在失掉精神支柱之後，又面臨生活窘迫的壓力、孤掌難鳴的困境。她因為沒有宗親的幫助，心靈缺乏倚靠；她沒有足夠的田產可以種植，心中很不踏實，所以害怕，害怕以後要餓肚子。這就是為甚麼海軍來簽結報死，她會哭得死去活來的原因。因為，她真的怕到了。

她外表看似堅強，白天要表現出一個妻子、兒媳與母親的堅韌形象，好像她是一座大山，即使天壓下來，她還可以扛的住。可是一到了晚上，她就寒衾孤枕獨眠，面對著一盞熒熒的煤油燈火，面對著一顆孤獨的芳心。北風從窗隙吹了進來，吹的燈火搖曳生姿，顯得格外的蕭索，動人心旌。

整個房間裡空空蕩蕩的如一座孤城，她一個人就守在這個孤獨的城堡之中，面對人世驚濤駭浪的衝激，面對生活的狼群的攻擊，她獨力守住這個城堡。她心中害怕，害怕城堡不守，她怕被巨浪淹沒，怕被餓狼吞噬。

她是一個王國的孤獨王后。國王已經不見了，身邊又沒有輔佐的大臣，她要面對現實的生活，面對動盪的人生，所有往事就一幕一幕襲上心頭。余果的死訊，是所有打擊之中的重中之重，她有如驚弓之鳥，談死色變。

她想到傷心處，想到不如意處，想到被鄰里言語無心的刺傷，想到婆婆要如何終老，她就覺得自己命苦，老天爺對她不公，讓她受到這樣的無期徒刑，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可

以苦盡甘來？一個沒有希望的人生，活一天是活，活一年也是活，活著只是一種受罪，到底有何意義可言呢？

她每天起床之後，煮過早餐，餵養了豬隻，打發兒女上學，就要準備挑肥挑糞上山去幹活。余家田地很少，根本可說沒有田，吳善治就要去幫人代耕，有的人要三七分，有的人提供一點種籽，就要對半分。能夠有田耕種就好了，不要跟人計較。她想：「只要孩子順利長大，將來有出息了，多分一點少分一點沒關係。」在困境之中，隱忍苟活是生存之道。

她出門之前，先把癱倒的婆婆，包好尿布，抱到客廳的躺椅上，搬一張椅子在旁邊，給她碟子放一包餅乾，攔上一杯白開水。然後告訴媽媽說：「我上山種田去了，中午會回來煮飯，不必擔心。你照顧好自己就好。」

婆婆目送著媳婦仔出門，這個家一下子變得靜寂無聲，只有門外偶而幾聲咯咯的雞叫聲，其他一點聲息也沒有。她只有從太陽光影的移動，判定時間，看媳婦是否要回來了。

她一想到媳婦，直覺的沒有話說。自己生養四女一子，兩個女兒嫁到南洋，如今溜溜去了，連見一面都不可得，更別說生病時來探視，或是照顧她了。一個嫁往上林村的農家，每天忙得像陀螺昏頭轉向，生活也是不好過，偶而來一下，就趕著要回去。最小的一個女兒，未出閣就夭折。兒子余果，如今又不知死到那兒去了，整個家就放給媳婦一個人來承擔。

看到這個樣子，她就在心中責備兒子，疼惜媳婦，覺得這個媳婦為這個家犧牲太多了。她對不起媳婦。她癱倒在床上失禁，每天還要媳婦幫她翻身、擦澡、換尿片，她覺得她做

太多了，這一輩子，她無法償還。她覺得不能再拖累媳婦，但是老天爺不肯讓她爽快地走，讓她一躺多年。

一九八〇年，她已經九十四歲高齡了，長期臥床，讓她感到沒有尊嚴，而媳婦為了她，除了有做不完的工作，還要分出時間與精力來照顧她。她覺得余家虧欠了媳婦，她感到心痛與不捨。但是她又無能為力，在她老年的時候，唯一的希望就是再見兒子一面，然後送她上山頭。

這是她存在心裡的願望，也是出身前清遺老的人，所共同具有的文化信守與人生價值。而今兒子渺無影蹤，不知何日何月才能歸來，她自覺自己時日無多了，已不能再等他了。她這一生只有遺憾而死。

到了這一年的五月，她已經氣息奄奄，油盡燈枯了，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吳善治把她抱到大廳的水床，穿好了七層的壽衣，把神龕用籬篩擋住，準備婆婆要歸天了。她至今還不知道兒子已經死亡了，所以當她彌留的時候，心中念念不忘的是兒子，口中喃喃自語的也是兒子，拚著最後一口氣，不斷的問說：「果兒什麼時候回來？果兒什麼時候回來？」

她特別叮囑媳婦說：「那一天果兒回來了，祭祀的時候，妳不要忘了燒香告訴我。」她迴光返照之際，口中不斷唸唸有詞：「果兒，……果兒，……果兒，……果兒，……」

吳善治耳畔彷彿聽成：「狗兒，……狗兒，……狗兒，……狗兒，……」。幾年前海偵組來通報死訊，她驀然想到：「丈夫如今已成為一條喪家的『死狗』了。不曉得死到那裏去了。」

第十三章 寄人籬下 傷心人別有懷抱

生命是一條險惡的峽谷，只有勇者才能通過。

Mitchell • Pan

當余果求死不成，管理員生怕他又想不開，就把他調到被服廠去縫鈕釦，這個差事比原本挖運土方的勞力工作輕鬆許多。讓他獲得了喘息。

一九八三年，鄧小平下了一道命令：「全國黨政軍特四類犯人全部釋放，不留一人。」人民日報登了斗大的消息，余果看了頗為振奮與期待，因為從一九五八年底至今，他已服滿二十四年了。

勞改場事先作了意願調查。余果的祖上是同安縣新店區溪尾村人，父親余天養早年走水到烈嶼，就娶妻生子落地生根。余果是在烈嶼生養的的第一代。一九四七年，他二十歲結婚之時，還曾返回溪尾村的余家祠堂祭拜、認祖歸宗，大宴宗族鄰里賓客，表示有子已在烈嶼開枝散葉。

事隔多年，他對老家的情景並不陌生，出獄之後他情有獨鍾，想回溪尾村老家依親，

就寫了一封信跟堂兄余承嗣聯絡：

承嗣堂兄如晤

我是余果，好久沒有通音問了，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當您接到這封信之時，一定會頗感訝異，何以我會突然寫信給您，而且還遠從江西的溪河勞改場呢？

人生無常，世事難料。我們上次兩人分袂，都是青春年少、意氣風發，曾幾何時已經到了夕陽斜西、垂暮之年。幾十年間光陰如逝水，不捨晝夜，流去了黑髮，流去了青春歲月，然而流不去的是刻在心版上的往事，歷歷如繪，真是欲說還休。

我因遭時不偶，在勞改場已服刑期滿，感謝中央寬大為懷，感謝鄧小平總書記仁德，准許我們出獄，可以自由選擇去處。我是新店區溪尾村人，自然而然想回老家。如承堂兄不棄，我想回去跟您耕田過日子，不知您的意下如何？

現在場方正作意願調查，如蒙堂兄惠允，我就寫上堂兄的大名與地址，屆時再通知堂兄來具領。臨紙彷徨，翹盼南天，不知所云。餘不一。

專此 順頌

時祺

愚弟余果敬上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余果把信寄出去之後，眼巴巴的指望堂兄來接人，怎料過了五、六個月，勞改場放人一直沒有下文。余果等得心焦，等得著實不耐煩了，就跑去理論，勞改場這時又改變說詞：「現在蔣介石那邊又蠢蠢欲動，兩岸關係又告緊張，暫時還不能放你們回去。」接著說：「你是特務，思想改造還未完成，需要再接受教育。」當頭被潑了一盆冷水。

余果聽到之後敢怒而不敢言。本來一心想要出獄，可以回到溪尾村老家跟堂兄過日子。然而事與願違，儘管氣惱，也只得隱忍著。

余果現在已是自由之身，每月的工資有三十塊人民幣，足夠應付日常的開銷：理頭髮，買衣服，買牙膏、牙刷與衛生紙，勉強可以打平了。過了一年多，仍然沒有一丁點消息，留場國特們已忍無可忍，不由得火冒三丈，大家一起去找場長理論。

余果越講越生氣，講到後來火冒三丈，「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揚起右手，往桌子上奮力一拍，怒道：「共產黨從來說話算話，今天說話不算數，人民日報豈不就是擦屁股的報紙嗎？」

場長嚇了一大跳：「我看你最忠厚，平日也待你不薄，怎麼今天變得這麼兇？」

「你們講話不算話，共產黨可以騙人嗎？」余果說：「我只是跟場長爭一個道理，我兇什麼兇？」

一九八四年年中終於釋放了，堂兄余承嗣來把他領了回去。勞改場臨別交代說：「你想到親人那兒或是新店區公所服務都可以。」

余果繞了一大圈，接續了祖先的步履，終於又回到了溪尾村。回想二十歲的時候他曾

回來過祭祖一次，前後相隔三十八年了，如今他已五十八歲了。從青年奉命出征一路走來，已快步入老年了。

那個在兩岸鬥爭之中兜圈子的人，那個在兩岸血脈游走的離人，只有從認識鄉土之中再回頭去認識自己，覺得自己一生的菁華歲月都在勞改場虛度了，一生也就這樣草草了結。他覺得自己的人生有一點荒唐，荒唐在國特的生涯之中，而以家人的幸福為陪葬。

當年回鄉祭祖的祠堂，因為文化大革命，所有神主牌都清除不見了，整個祠堂空空如也，找不到飲水思源、尊祖敬宗傳統宗廟文化的一絲影子，讓他看了頗為難過。

他本來就是漂泊的大陸人，誰想到回頭來對大陸進行政治鬥爭，現在又回到了老家，受到親人的庇護。

如今「國特生涯如一場春夢。」他受刑完畢，已跟國特劃清了界限，回到一個平民百姓的生活。只是國特的生涯刻骨銘心，他付出一輩子天倫夢殘的慘痛代價。他在溪尾村的老家，回頭來省視自己的人生，每一天都充滿了血淚悲歌，這是一種反共抗俄式無人哀憐的獨唱。

堂兄夫妻育有三女二子，三個女兒已出嫁，大侄子余火生有五個小孩，二侄子火炎有三個小孩，可說生計艱難，食指浩繁。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雖然已上路啟動了六年，但是整個中國大陸社會仍是一窮二白，經濟落後，民不聊生，尤其是鄉下貧下中農種的看天田，仰事俯畜都要看老天爺的臉色，乞求賞一口飯吃。

余果如今身世飄零，寄人籬下。他本是農夫出身，同安新店區溪尾村跟烈嶼鄉上庫村

的耕作環境相當，因此種田對他來說並不陌生。他抖落了滿身勞改場的風塵，初次嘗到了無人管束的自由滋味。

他一到堂兄家，看他幾間的土角矮屋塞滿了人，家具零零落落，滿佈灰塵，不知多久沒打掃了，完全是一個破落戶的樣子，知道他的日子並不好過，心中已經有底了。

他入門觀臉色、知人意，一刻也不敢閒著，就說要上山去犁田，但堂兄乍聽之下面有難色，不知怎麼回答是好？余果頓感納悶，自問：「我想去耕田，堂兄沒有喜色，難道我有甚麼不對嗎？」

「你要去耕田，我歡迎都來不及，這當然是好事，……」堂兄已經六十好幾了，每日為生活打拚，滿臉的風霜，看起來像是八十許的老人，話講了一半講不下去，只聽他輕輕的嘆息一聲，說道：「耕田，要有牲口啊！」

余果覺得農夫耕田當然要養牲口，烈嶼的農夫幾乎家家戶戶，不是養牛養馬，就是養騾養驢，那有耕田沒牲口的。問道：「耕田當然要靠牲口。一個農夫沒牛沒馬，這田地要怎麼耕作呢？」

堂兄把頭低下，不發一語，一時難以回答。

余果心中起疑，立馬有了警覺，只聽堂兄悠悠的說：「你的侄子火生、火炎正當年輕，有的是體力。我們父子三人通力合作犁田種作的。」接著說道：「有時就不得不跟鄰居借牲口。」

余果聽出了堂兄的話中含意，兩名青壯侄子作牛作馬拉犁，老爸在後頭把犁，向老天

爺要一口飯吃。這樣的日子，難道是人過的嗎？他覺得很悲哀很心酸，心往下沉，他告訴自己絕不容坐視：「農忙的時候，大家都要耕作與收成，那有牲口可以借人呢？這不是長久之計。」接著跟堂兄說：「我們去買一頭牲口，耕田沒牲口怎麼行呢？」

「我也知道耕田要有牲口，這道理誰也都懂。我也不是不想啊！但是你看家裡眼前這個樣子，生活都有困難了，怎麼還有餘錢去買牛買馬呢！」堂兄在溪尾村生產大隊，過著一種赤貧的生活。

「這樣好了。」他注視著堂兄：「我身邊剛好有三百塊錢人民幣，這是勞改場發給我半年的生活輔助金，我現在吃住都在家裡也用不上，我們就趕緊去買一頭牲口。」

「這是你僅有的保命錢，你要留著用，我不能用你的錢。」

「我們是兄弟，堂兄講的話太見外，還分什麼你的我的？」余果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布包，一層層打開之後，把錢交給了堂兄：「你就拿去買牛、買馬或者買騾、買驢，買甚麼都可以，我們就一起努力耕作。」

余承嗣就去買了一匹騾，花去人民幣一百八十元，餘下的就去買肥料、種子以及補貼生活費。余果每天牽著騾上山去耕田，像早年在烈嶼種作一般，雖然經過二十幾年的勞改，他耕田的技術還沒有荒廢。他們種地瓜、花生、麥子與西瓜。

余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一天工作告一段落，跟堂兄坐在田埂邊上歇息，一邊哈菸一邊聊天。余承嗣忍不住說：「果弟！我當初接到你的信，打開來一看竟是江西勞改場寄來的，我一時摸不著頭腦，確實有些訝異。後來看到你的署名無誤，心想你不是在烈

嶼生活得好好的，怎麼會跑到大陸來呢？」

「啊！堂兄，此事說來話長，一言難盡啊！這是連作夢都想不到的事，要從何說起呢？」

「你的信我反覆仔細的端詳，看了又看，玄機參不透，只覺得頗為隱晦而有蹊翹，」承嗣彈了彈手中的菸灰，說道：「我們是兄弟，而且事情過了那麼久了，也沒有什麼好隱瞞的，你願意跟我說實話嗎？」

「我本來就準備跟你說的，剛好你今天問起。實不相瞞，我是過來出任務的，沒想到一上岸就被捕了，我打死不認帳，不得不編造一套理由。」

「你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為甚麼挺身涉險，非要走上國特這一條不歸路不可呢？」
「誰知道呢？只能說身不由己罷！」余果彈了一下香菸，嘆了一口氣：「要怪只能怪自己當初貪小便宜吧！為了一個多月賺兩百塊錢新台幣的工資，結果差一點把自己的命都賭上了。貧賤逼人啊！堂兄。」

「我真的為你不值。叔叔當年為了生計挑擔走水過烈嶼，我還沒有出生呢！後來常聽父親談起叔叔這一房遠出，要不是你結婚回來祭祖、宴客，我們還沒有機會結識呢？」承嗣低下頭，若有所思：「你這一出門，一晃幾十年過去了，家裡的情況懵然不知。孀孀如還健在，年紀恐怕也老大不小了，而弟媳撐得住嗎？若撐不住要怎麼辦呢？這些你都沒有想過嗎？你有幾個小孩？」

堂兄這一問，正戳中了余果的軟肋，這是他不忍說的，又不得不說的，只見他眼眶泛

紅。

「你不便說就不說唄！不勉強。」

「也沒有甚麼不能說，只是一想到就難過，」余果把頭別過去，不願讓親人看到他眼中泛淚。過了半晌，心情平復了，說道：「我離家的時候，你孀子七十歲，弟媳跟我同庚三十歲，長子八歲，女兒五歲，么兒周歲。一幌二十幾年過去了，不曉得你孀子還在不在？你弟媳不曉得守不守得住？如今分隔兩地，生死不知，音訊全無。這也是我每日痛苦、愁眉不展的原因。」

「兄弟！不是我說你，你也真忍心啊！你拋下這樣一家子老小，過來出什麼勞什子任務，家裡的死活，難道你都可以不管了嗎？」他抬起頭來仰望天空，悠悠的嘆一口氣：「多少年過去了，你就真的放得下心嗎？」

「堂哥啊！不是我忍心，老實說我也是迫不得已，被逼的，」余果想到往事，真是不堪回首：「我當時堅決不同意，想到一家子老的老小的小，我怎麼捨得下呢？我沒有那麼狠心。」想到這兒，他無語問蒼天：「我要是再不同意，以我對組織特性的了解，我可能會有性命之憂，連帶家人也會遭殃。為了保護家人，我只有犧牲我自己了。」

堂兄弟雖然幾十年之後再相會，但畢竟血濃於水，兩人交心，並沒有隔閡。感情更進了一步。這樣的生活過了有幾個月，得過且過，他倒也坦然。然而有一天當余果在家中的客廳休息之際，突然聽到火生家的藉故發飆、指桑罵槐訓斥小孩，她的話像一把無形的穿心箭，狠狠地射中了余果的心窩：「家裡養了一些沒用的人作什麼？」

余果老來寄人籬下，不得不低頭，每天捧著一顆玻璃心，戰戰兢兢的過日子。他現在等於為堂兄做長工，每天起早趕晚的耕作，並沒有白吃白喝吃閒飯，但是寄人籬下，他不能低聲下氣，在這兒沒有尊嚴的討一口飯吃，忍受著後生晚輩的羞辱。

俗語說：「富在深山有遠親，貧在都市無人問。」余果現在是落難之人，身如不繫之舟，貧無立錫之地，等於仰人鼻息，給後生小輩親人瞧不起，心中甚為難堪。他多少大風大浪沒經歷過？多少鬥爭的嘴臉沒見識過？後生小輩這一點小小的伎倆，他怎能忍氣吞聲逆來順受呢？他怎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後生晚輩的無禮呢？心想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好聚不如好散，人情留一線，日後好相見。有一天他就跟堂兄說要自己出去過生活。

「你在這兒好好的，為甚麼要出去自己過生活呢？」堂兄不以為然，「家裡雖然境況不寬，但也粗茶淡飯，勉強可以過日子，不差你一雙筷子。你是吃飯沒有吃飽嗎？」

「堂兄說那裏話？」

「既然這麼說，你有甚麼理由要離開？是不是有人對你說話沒禮貌？給你臉色看？」

「沒有！沒有！堂兄不必多心，沒有這回事，你想到那裏去了？」余果生怕把關係搞砸了親人變仇人，以後不好見面，趕緊說：「堂兄急難相助，我非常感激，但往後的日子還長的很呢！我左思右想，總不能一直在這兒待著。」

「你當初到我這兒來，是經過報備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要出去自謀生活，已向區公所申請，也得到了准許。」

堂兄知道他去意已決，再怎麼挽留都留不住，沒奈何，也只有任由他去了。這一隻人

海孤鳥，
無枝可棲，
從此要在風雨之中號啾啾。

第十四章 死訊陰雲罩頂 信心潰堤一瀉千里

啊，魔鬼！魔鬼！要是婦人的眼淚，有孳生化育的力量，她的每一滴淚都會變成一條鱷魚。

莎翁

自從海軍來通報陣亡之後，徹底摧毀了吳善治心理的「馬奇諾防線」，讓她感到人生徹底絕望，了無生趣，一時無所適從。這個打擊是空前的，是全身心的，是比余果出任務失蹤還更加底嚴重。

以前她還可以盼生而倖生，然而現在已無法起死回生了，無法從死人籍裡把他拖救出來。吳善治含悲忍痛，鎮日死亡陰影罩頂，想揮揮之不去，想忘卻忘不了，如影隨形，一直攪擾著她。

她面對丈夫的死訊，必須強自忍著哀傷，不能憂愁結面，每天面對媽媽與孩子，不僅要表現得跟往常一樣的堅強，還要強顏歡笑。她有苦說不出，人前有淚不敢流。而她的空虛、寂寞與無助，必須自我武裝著，要像一個巨人挺立著。

然而每到午夜是她最脆弱的時分，她想到夫君已客死異域，此生再無相見之期了；然

而他的魂魄何以不來夢中相依呢？她輾轉反側不能成眠，有時暗自流淚到天明，自問：「我的命運為何這麼苦？」

當她自己軟弱無助，無法自己排解痛苦之時，必須去尋求心靈的支柱，給自己繼續生活下去的勇氣。往常她常去求助神明，可以暫時得到心靈的慰安，緩解她身心靈的創痛。

上林將軍廟供奉著李府將軍，相傳是元朝的殿試武將，奉旨押解朝廷欽犯，流放閩南邊鄙海島。李將軍宅心仁厚，不願迫害忠良、殺人滅口，因無法返京覆旨，船經烈嶼的時候，就把囚犯釋放了，然後吞金自殺。烈嶼鄉民感其義烈，遂於明朝立廟，每年農曆七月十三日的千秋日做醮，居民扶老攜幼拜拜。

吳善治每常去求告，帶著金銀紙錢與餅乾的順盒放在神案上，然後點燃三炷清香向李府將軍祈求。李將軍義薄雲天，不忍心殺害流人；她想自己的丈夫，跟被流放有什麼兩樣呢？她希望也有一個李將軍，可以提供庇護。

她覺得余果的處境與元朝的流人命運沒有兩樣，她認為李府將軍既是神明，應該了解信女的她的悽楚境遇，與她的心意相通。她只有虔誠的請求李府將軍的幫助。這是她的宗教信仰，有了困難，她除了上告祖先請求保佑之外，就只有祈求神明了，希望在冥冥之中，給余果開一條生路，為善治開一條活路，帶給她生的希望與勇氣，繼續承擔艱苦生活的勇氣。

每次上山種田，她就會抬頭看看大陸河山，雖然近在眼簾，但是兩岸的仇恨比山高比海深，是無法跨越的心裡鴻溝。然而，她的夫君就在彼岸反共抗俄，去從事一場她所不瞭

解的鬥爭。舉頭望君君不語，他就在不遠處的某一個地方，已經報死陣亡，任務解除了。她每次從山上回來，心緒就會不寧。海軍的報死已經鐵板釘釘的難道會有假嗎？但生要見人，死要見屍，她不願相信他已從人間蒸發，成為大氣中的一粒微塵。

她想到了往日去上林的將軍廟抽籤：「正德君遊江南——正在受苦」；到西宅關帝廟抽籤：「大舜耕田——正在勞碌」：求問司命灶君的灶王爺，也說「余果沒死。」這樣的神諭是真的嗎？還是只是欺蒙虔敬的信女？

她要怎麼說服自己：進而說服別人，說余果至今未死。她能自欺欺人嗎？鄰居的喜慶，她常以余果的名義送一床毛毯。有時鄰人二百五冒出一句：「這個人不知死去多久了，還送毛毯？」她立即反駁說：「沒死！沒死！就快回來了。你不能這樣說。」然而這樣的話，她現在幾乎說不出口了。

她為丈夫求生不能，可是她又不能求死。求生難，凡是可以求告的，她平日都去告訴與哭訴。有時候她想到沒辦法，就不顧舟車勞頓，跨海到金城的城隍廟，請城隍爺為她作主。

她每先到廟旁找一個陰陽師寫一張訴牒。有一次陰陽師忍不住說：「妳每年都做這個訴頭，這麼多年過去了，不知死多久了？」吳善治立馬回敬說：「沒死！沒死！快回來了。你還說。」然而自從軍方來報死之後，她想去寫訴牒求告城隍爺上達天聽，都覺得有點心虛，不曉得要怎麼寫，要怎生求告了。

這個死死鬼丈夫瞬間從人世消失，讓她措手不及。要怪只能怪自己太粗心大意了，平日

沒有留心，為甚麼他常常要去受訓，一個村警負甚麼了不起的責任，值得這樣捨身賣命嗎？有時一去十天半個月，連氣都不吭一聲，回來問他甚麼事也不說。

然而他拍拍屁股走了，甚至連衣袖都沒揮一下，就消失在閩海之中，生不能相見，死不能相送，留一個家庭的重擔給她。她好像一頭母牛負著軛，只有拚死力往前拖。一個沒有希望的人生，教她怎麼活得下去？

她所倚賴的神明已無法幫助她了，她必須自立自強，打落牙齒和血吞。她不能抱怨，不能退縮，不能喪氣，儘管他留下一個家擔給她，她必須一肩挑起，一輩子含辛茹苦，為他撐起余家的門戶。她想你有你的黨國，而我只有你啊！你憑甚麼把我摺下呢？

這個掛名死籍的死鬼丈夫，他會不會想到這個家呢？會不會想到萬一妻子撐不住，這個家散掉了呢？這會是甚麼後果？兒女沒人教養，老母沒人奉養。這些他都沒有考慮過嗎？他難道都不擔心害怕嗎？天下之大，難道只有他夠資格去從事一場生死的鬥爭，別人都死掉了嗎？她想：「這不能怪我婦人之見，你大丈夫又有甚麼擔當？」

想到關鬼門關的那一天她就生氣，明明已經準備好整桌菜了，他卻七早八早要走：「晚上我不在家吃飯。」

她覺得很奇怪，晚上菜餚這麼豐盛，一年難得有幾回，他有甚麼理由不在家吃飯？她凝望著問：「你為什麼不在家吃飯？」

「今晚長官請吃飯，我是主客，不能不到。」

「你是那一根蔥？」她幾乎要脫口而出，自從嫁到余家以來，余家祖上那有出一個甚

麼重要人物，還「長官請客，今晚不能不到。」

現在回想起來，她就覺得反常，每一年七月結束的日子，他有那一年不在家吃飯的？可是他這天一大早就洗好澡，四點鐘就向觀音菩薩與祖先牌位上香，口中唸唸有詞不知說些甚麼？然後四點一刻的時候，就有一部吉普車到大埕口來接他。

就這樣他悄悄的走了，一去沒有音訊沒有消息。沒有音訊沒有消息反而是好消息，如今海軍來報死，她只有強打起精神，相信報死而不死，不然要怎麼辦呢？她不能哭，不能鬧。她要哭給誰聽呢？要鬧給誰看呢？

所有這些打擊的苦況只有自己吞忍，不能懷憂喪志，還要去安慰思子的婆婆，說她的兒子受到國家刻意的栽培，去從事一項光榮的任務，將來一定可以脫險，光祖耀宗，安然的回來。她想即使是騙也要騙到底，騙到死。

對於兒女，她要告訴他們，父親是一個英雄人物，「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現在雖然不能回家，將來一定可以脫險一家團圓。為了給孩子信心與希望，並以父親為榮，從此余家的餐桌上，一定多擺一副碗筷在主位，告訴兒女說：「我們在等你父親回家。他有一天一定會平安回來的。」

人生如果沒有懷抱希望，教吳善治怎麼活得下去？

然而平素懷抱的熱望，被軍方通報死亡無情的重擊，摧毀了吳善治僅存的一絲希望，她現在即使想騙自己都難，無法像以前那麼理直氣壯了。以前生活縱使再怎麼苦，工作再怎麼累，總然抱著有一天苦盡甘來，全家人可以團圓，享受天倫之樂的希望。誰知海偵組

給她致命的一擊，讓她的人生有一點暈頭轉向。

她晚上睡不安寧，只有一個人擁被哭泣，糾結著丈夫到底死了或者沒死？她現在是人前不敢哭，晚上偷偷的哭，而且大哭，哭得淚濕枕頭。她不敢哭給人聽，只敢哭給老天爺聽。

自從余果的失蹤，她一想到就以淚洗面，而那些親戚朋友，一聽到余家已經破落了，趕緊來要錢。有的說：「余果欠我廟會的鑼鼓錢。」有的說：「余果欠我的會錢。」有的說：「余果在我店裡賒了香菸錢。」連舅舅也來要錢，把吳善治家養的仔豬都綁走了。

她一想到這些傷心往事，無不被氣哭了。這些都是小事，也是小錢，也都捱過了，苦過了。但是她想到自己的人生，並沒有苦盡甘來，沒有看到光明的未來，反而鑽進深不見底的死胡同。

想到婆婆晚年癱病在床上，無法自理。她每天要把她抱到廳堂來之後，才去上山工作；回來之後要幫她清洗尿布與身體，還要煮飯、餵豬與照顧小孩。眼見軍隊送到家中待洗的衣服，已經堆成一座小山了。吃過午飯之後，她還要扛到井邊去刷洗。

她知道這是駐軍特別照顧她的，她不能亂洗，不能洗不乾淨。不能自斷生路。每次她扛在腰際的大鋁盆，走路去洗的時候很輕，回來的時候含水就很重，常扛的腰桿都挺不直，只為了賺幾個錢養家，讓小孩子讀書。

但是那個傳來死訊的死鬼丈夫，到底盡了什麼責任？不僅沒有盡到責任，還讓她一輩子擔心、憂慮、相思與愁苦。她只有以不斷的夜泣，為君垂淚到天明，來報答他此生對她

的對待。

她白天是一個勇毅的母親，晚上是一個弱女子。她的身體告訴她，隱藏不了自己的軟弱，畢竟她不是無敵女金剛。有一天她起床，覺得眼睛怎麼花花糊糊的看不清楚？她以為沒有睡好，過幾天自然就好了。

她扛著衣服到井邊去洗，吳九天的妻子「狗嬸」與吳則揚的牽手「烏皮嫂」，已先在那兒據地洗衣服了。大家見了面打聲招呼，吳善治把鋁盆放下，把搓衣板擺好，就到井中打水，倒進了鋁盆之中，然後把衣服拿出來，搓著肥皂洗衣服。大家你一言我一語，一邊洗衣一邊聊天。

「不知怎麼搞的？我近來眼睛總是糊糊的看不清楚。」

「是不是上火呢？」

「也不知道是不是，吃了綠豆湯也沒效。」她停止搓衣，說道：「我害怕有一天會失明了，不知怎麼辦？」

「那你還不趕快去看醫生？」

「怎麼看？想到從烈嶼到大金門，要搭船要轉車，一趟出門要耗去一整天，來往交通又不方便，想到就心懶。」

「話雖然這麼說，」狗嬸好意相勸：「妳還是要趕快去看醫生，不能一天拖過一天，不能小病拖成大病。」

烏皮嫂說：「狗嬸說的話有道理，不是我壞心眼，有一天妳的眼睛要是瞎了，妳要怎

麼辦？」她接著說：「妳不為自己想，也要為孩子著想。」

有一天她在家中踢到了椅子，整個人一屁股跌坐在地下，她倏然想到在井邊洗衣時，狗嬭與烏皮嫂說的話，覺得不看醫生不行了。如果一旦瞎了，她就不能挑肥挑糞上山耕作，這個家往後靠誰來養活呢？

她輾轉到了山外衛生院，醫院的設備與醫生的技術都不足，無法醫治，就把她後送到高雄海軍八〇三醫院去動手術。眼科醫生一檢查，發現她的水晶體幾乎快流乾了，這是很少見的症狀，問說：「妳的眼睛快瞎掉了，妳知不知道？」

醫生眼見這名樸實的農婦，動起惻隱之心，問道：「妳是不是一直哭？」

醫生這一問，觸動了她的傷心事，不禁悲從中來，這時即使想要流淚也流不出來了。她心裡想：「哭，我為甚麼不哭呢？」

她每到暗暝，想到丈夫葬身大陸，淪為金門農曆七月祭拜的孤魂野鬼，教她怎麼不痛心首疾呢？因此，她只有每年不停的祭拜，大量燒化金銀紙錢，讓他在陰間用度不缺，可以周旋在群鬼之間，活得像一個鬼樣子。

她知道自己不能死，不論丈夫是死是活，她都不能倒下，不能倒在戰地的前線，不能倒在反共抗俄的大轟底下。她要笑傲人生，活給老天爺看，證明她是一株迎風而立的孤挺花。

第十五章 茫茫人海惡浪滔滔 逆境中求生

你要記住，在這個世界上最強的人，就是孤獨地只靠著自己站著的人。相信你自己，認可你自己，你的明天會更好。

王朔

余果身在同安縣新店區的溪尾村老家，早已成為組織裡一個活死人了。他雖然視息在溪尾村，保有一線的生機，但是一個無人憐無人愛，無人知無人惜的行屍走肉者，光是一口氣在，寄蜉蝣於天地，即使活著跟死去有什麼兩樣呢？

不是他要自絕於這個社會，而是這個社會摒棄了他。他在溪尾村老家，貼著國特的標籤，被整個生產大隊所摒棄；而在台灣也被視為無用之人，列入死亡的名籍之中，也被他忠於的組織所遺棄，丟入歷史的煙塵之中。

余果現在是告訴無門，只有忍受這個時代所加諸於他的苦難。自從他挑起這個任務的時候，他就是國府的一枚卒子，蔣介石遂行意志的反共的急先鋒，抗俄的先行者，要從敵人的內部去瓦解敵人。他必須知道此行的兇險，以及可能面臨所要付出的代價。

他經過了一番寒徹骨，以一身驗證了，也以一生領受了兩岸權力鬥爭的滋味。他沒有分享到大權在握、一呼百諾權力滋味的餘瀝，卻只飲到了國共血海深仇鬥爭的苦汁。

如今，他茹著卒子歲月的苦汁，那是一種細火慢燉的，是越燉越濃的，但又不知道苦之滋味，到底應該怎麼說？應該向誰去說？除非你自己也嘗過、喝過，否則說不明白，只能說：「如寒天飲水，冷暖自知。」

他在勞改場，傷身與傷心；他在堂兄家，傷情與傷感。堂侄媳的冷言冷語，像是一枝利箭穿過了老國特的心，又像是一杯世態炎涼的酒，喝下之後直燙入胃袋，痛入心肝。俗話說：「在人屋簷下，不得不低頭。」他見微知著，還能等人說出更難聽的話嗎？

他已經是多少歲數的人了，在人生的大風大浪中滾過，甚麼惡毒嘴臉沒有見識過？什麼心狠手辣的鬥爭手段沒領教過？他原本想情歸故鄉，以為故鄉是最最溫暖的，是令人可以依戀的，世間的人情景物，是可以親近的。可是一回到了故鄉沒多久，就被親人嫌棄，用言語刺傷，這是現實的殘酷，也是桀驁獨立、貧賤無依的必然。

他的事與願違，沒想到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他覺得甚麼人都不可靠、不能靠，即使親人之間也是如此，只有靠自己。獨立於天地之間，千山獨行，自我求生。

他經過幾十年勞改場的洗禮，養成了一種不怕苦不怕難不怕死的堅韌的金門地瓜的特性。他是從血淚鬥爭之中，百折不回抵死活過來的，是一根折不斷的蘆葦。憑著他接受特務的特訓，他必須勇於求生，為自己的人生負責。他要從恥辱與失敗之中，活得莊嚴與自在，這原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余果已把安身的三百塊錢人民幣交給堂兄了，現在淨身出戶，身上已無分文了，他要怎麼養活自己呢？空口可以說大話，然而現實生活是殘酷的。眼前他孤立無援，在茫茫人海之中載浮載沉，是生是死？沒有人看顧，更沒人在意，只有靠他自己了。

他向族人借了五十塊錢人民幣，買了一床棉被、枕頭、內衣褲、盥洗用具與衛生紙，其餘作為日常必要的應用開支，然後到新店區公所的煤炭廠工作，鎮日撿煤炭度三餐，沒有薪水可言，讓他可以苟延性命於亂世而已。

大陸這時民窮財困，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一個嚴密控管的社會，余果這樣一個該死不死討人嫌的國特，當局既不能把他弄死，活著只是基於人道的考量。余果此刻要求生，就格外的艱難了。

每當吃飯的時刻，他拿著一只大碗公，每次盛了一大碗沒有油水的飯菜，獨自一人蹲坐在一個暗角，背部倚靠在牆壁上，雙腳拱起來扒飯。有時想到傷心往事，眼淚不知不覺的就流了滿腮，他無人可說，無處可訴，只得把人生的苦難和著飯菜一口一口吞下去。

他住在一間透光的破瓦房之中，四壁可見泥灰剝落的磚頭，泥地凹凸不平，而且有一點潮濕，跟他當初關在牛欄裡相去不遠。他沒有床鋪，就自己去撿一些磚頭當床腳，然後再去垃圾場撿一些可用的木頭，七拼八湊的架起一床克難的床鋪，翻個身都怕把它壓垮了。

他沒有桌子可以擺東西就去釘一張桌子，沒有椅子坐就去釘一把椅子，撿一個缺角的破陶缸，勉強當著水缸，刷牙洗臉就用水缸的水，晚上口渴了，就舀一碗來喝。一切都得

自己來。沒有尿桶怎麼辦呢？只得到外面想辦法解決。他此刻身無長物，孑然一身，連換洗的衣物都沒有，只有趁晚上把衣服洗了晾一晾，白天不管有乾沒乾，照樣要穿上身。

每到夜晚臨睡之時，是他安歇的時刻，也是最痛苦的時刻。白天忙著工作，為了拚一碗飯吃；晚上夜深人靜，他仰躺在床上讓思緒騁飛，只有這樣他才有一種寄託，撫慰他創傷的心靈，支撐著他求生的勇氣。他想到家中的老小，不知如今怎麼樣了呢？二十八年一晃難過也已過了，人生憔悴損，從青絲到了白髮。他想倘若不走這一趟，今天可能在家含飴弄孫了。

然而光陰無情，心中創傷無痕，二十幾年的苦牢，就這樣含著血飲著淚度過了。午夜夢迴，他自問：「我自矢忠貞，一身如萍，究竟得到了甚麼呢？」

回想苦難的過去，他只能暗夜飲吮生命的苦汁，但是面對未知的未來，他的生命何去何從呢？他雖然留著這一口氣在，但是到底有沒有希望呢？如有希望，希望又在那裏？如沒有希望，他只不過只剩一具軀體的行屍走肉者，人間鬼域的遊魂。

橫亙在他人生的前頭，是不是還有壕溝要跨過，有荊棘要跋涉？假如是這樣，也是他無法選擇的命，然而他又不肯認命。他想難道我就這樣為了延命歲月，老死在大陸，日復一日的撿煤炭嗎？

他想假如人生是這個結局，活一天是活，活十年也是活，活長活短都沒有甚麼差別，也沒有甚麼意義。反而活得越久，受苦越多，精神折磨越大，心靈創傷越深。他無法對自己的人生與任務作交代。對於家人對於黨國，他只能堅此百忍，與命運搏鬥。他不願對黨

國對家人對人生造成三輸。

他有時忍無可忍，被自己的意志打敗了，感到人生的無望，沒有回頭路可以走了，就萌生一種自我了斷的輕生念頭，乾脆歸骨故鄉，雖然「死非其時，但也死得其所。」他又覺得這樣的死對不起家人，對不起祖先，也對不起當初使命的莊嚴。他不願證明自己是人生的怯懦者。他覺得任務可以失敗，人生不能失敗。他不是為失敗而生的。因此，他要為家人苟活，苟活於亂世的地獄之中。

他撿了一天煤炭回來，困乏的仰躺在床上，無親無故，無朋無友，連一個聊天的對象都沒有，不是一個活死人是甚麼？他自己的人生，就像這一間破瓦房，迎著風雨朝夕，搖搖欲墜，四壁都透著風，可以看見破瓦的天光，然而青天離他卻那麼遙遠。

一個落難的國特，即使是鄉親，大家只有退避三舍，保持安全距離，而以同情與憐憫的眼光看待他。看一個不死的國特在演出，演出一齣兩岸相仇的鬥爭戲碼，那些身不由己的棋子，落得一個可悲可憐與可嘆可憫的下場。

一個可憐人不知自己是可憐人，這是一種生存與奮鬥的勇氣。只有經過這樣的試煉，才是任務的另一種完成，人生的另一種境界。這就是余果精心寫就的風雨人生。

他的工作時間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六點，中間有一個半小時吃飯與午休時間。每天一早到餐廳吃過早飯之後就去上工，煤炭用車子載來，傾倒在地上堆成一大堆，有如一座小山丘。他就坐在一張矮凳子上，把煤炭撿到簍子裡。一個孤寂的身影，像一座雕像，一直在那兒不停的撿煤碳，留給村民深刻的印象——那是一個不死國特的象徵。

不論風雨晦明，不論春夏秋冬，迎著酷暑烈日，迎著隆冬寒風，他就每天坐在那裏撿煤炭，只為了換一天三餐。夏天的時候，炎陽高高的掛在天上，熱氣故意來逼人，他戴著一頂破斗笠，頂著一個大太陽，手不停的撿煤炭，撿得滿頭大汗，撿得滿臉流著豆點大的汗珠，他沒有毛巾就隨手用袖子去擦汗，擦得滿頭滿臉東一塊黑汗，西一片黑汗，滲著油亮的汗水，有如京戲唱的大花臉。

冬天的時候，北風呼呼狂吹，在一個空曠的地面上，四處沒有遮攔，真是風頭如刀面如割。他衣服單薄，在寒風中抵禦寒流，身子不由自主的瑟縮著發抖，好像天氣要來考驗他，故意與他過不去一樣。他要跟寒流抗爭，跟自己的意志作戰，但是他根本沒有錢可以買衣服，有人看他可憐兮兮的，側隱之心油然而生，就送給他一件破棉襖。這樣的善心，讓他感到身心的溫暖。

他在勞改場吃不飽，營養不良，身體瘦弱；如今在新店區區公所的生產大隊，他同樣也是食不裹腹、衣不蔽體。他只有不斷的抽菸，去忘記飢餓、寂寞、寒冷與憂愁。但是他菸抽得太多了，肺就以不停的咳嗽抗議。大家只見一個老人，一個又乾又黑又瘦又弱，一個不停咳嗽的老人，在與他的命運掙扎搏鬥。

他煤炭撿了約莫一年，這樣的孤苦無依的身影，在烈日中曝曬，在風雨中搖曳，在寒冷中凍餒，老天爺雖然不眷顧不垂憐，然而人世卻有人看不下去了，就建議他說：「阿伯！你這樣太辛苦了，不要再撿煤炭了。他們在煮菜，你就去幫忙洗菜好了。」一語提醒了這個老人，他就去幫生產大隊的廚房洗菜，這是以勞力餬口的另一種生活模式。

每天的菜同樣有一大堆，他要去挑去撿，然後去井中汲水倒進一個大盆子裡，然後不停的換水洗，洗完這種菜，又去洗另一種菜，洗的一身濕淋淋的，洗得手的皮膚浸水太過鬆軟冒泡。洗了一陣子之後，他越想越不對勁，越想越不甘心，心想這樣子要洗到何年月？

他晚上躺在床上，仰望透光的屋頂，四壁孔穴的透風吹冷他薄被的心房，心情因而盪到了谷底。一個貧窮的國特，猶如一條喪家之犬，到處被人驅趕，到處遭人冷眼，到處遭人瞧不起。

他借來的五十塊錢已經用了二十多塊了，不僅沒有存錢可以償還，而且這樣日復一日下去，欠人家的錢，等到猴年馬月也還不了。一個人有錢，才會贏得人家的尊重，他有一點還錢的壓力，有一點為尊嚴而奮戰的考量，覺得：「這不是長久之計。」

一個人身上沒有錢，根本不算人，而是一條臭蟲，一條可憐蟲，走到那兒，人家都害怕，都怕被沾到。他日思夜想，想辦法如何在逆境中營生，想辦法賺錢，他已沒有辦法賺回過去，但是希望可以贏得未來。

他身上流著老爸走擔到烈嶼的血液，不時想作一點甚麼樣的小營生，可以讓人賺到錢呢？他左思右想，想來想去認為只有去賣中藥材，他又向人借了五十塊錢人民幣，到廈門去買中藥材：枸杞、杜仲、黨參、紅棗、黑棗、當歸、茯苓、甘草與黃耆等等。

他買了一根扁擔，一邊挑著籃子，一邊掛著裝有藥材的麻布袋子，帶著一桿星點秤，買了幾個饅頭，帶了一壺的白開水，穿著一雙破膠鞋，帶著一身換洗衣服及內衣褲，把它

打包好，藏在布袋的底層。他如今回到大陸反向操作，父死子繼走擔，希望能闖出一片天，闖出人生的一條活路。從同安縣新店區溪尾村老家出發，展開求生的長征之路。

他抬著頭挺著胸，挑起了擔子，一邊挑著過去，一邊挑著未來；一邊挑著晴天，一邊挑著雨天；一邊挑著春夏，一邊挑著秋冬；一邊挑著金門，一邊挑著大陸。茫茫前路，正如他的茫茫人生一樣，只要前頭發出閃閃金光，他的日子就會亮燦燦的。他滿懷著信心與希望上路了。

他從同安一路向北走穿村走巷，但是藥材要賣給誰呢？他挑擔的家傳 DNA 告訴了他，知道只有那些深山林內、荒村僻落，離市井人煙既遙遠，交通阻隔又十分不便，而平日從頭到晚工作也繁忙，等閒是不會有功夫上市鎮去的。因此，他只有千里跋涉，翻山越嶺，一路上羊腸小徑、荒煙蔓草崎嶇不平，只見到處叢林與榛莽，常有野獸與毒蛇出沒。但是為了做生意，為了賺錢，他只得一嶺越過一嶺，一村穿過一村去叫賣。

每到一個村落，他放開喉嚨大聲的喊：「賣藥也，賣中藥材也，有誰要買中藥材？」他的喊聲響亮，突破了寂靜村落的空氣，吸引了狗隻狂吠，紛紛從巷子中竄出許多野狗來了，向他不斷地吠叫，並作勢要攻擊。他以竹竿驅趕的同時，也吸引了不少好奇的村民，出來一探究竟是誰在賣藥，賣甚麼藥？村民心想：「怪事！怪事也！這個人跡罕至的山區，平日不見一個外人，怎麼忽然會有人來賣藥材呢？」

「賣藥的！賣藥的！你賣甚麼藥啊？」當首次聽到喊聲，他的神經立時亢奮了起來，回頭看看是甚麼人在喊他。

「賣一些常備中藥如當歸、紅棗、黃耆與枸杞……。」

這些都是民間日常習用的中藥材，農民並不陌生，他邊走邊端詳了這個賣藥人：「你挑到這麼遠的地方來賣藥，你賣的藥可信嗎？」

余果把擔子放下來，狗還在狂吠。農民就喝令制止。余果從袋子把藥材拿出來指給顧客看，說道：「我走到這麼偏遠的地方賣藥，無非是想賺一點錢，絕不會也不敢賣假藥。我還要命呢！你看，這些都是好藥材，油質這麼多，聞起來這麼香，藥味這麼濃烈。一看就是好藥。」

農民就聞一聞、看一看，發現他所言不差，相信沒有騙人。余果問：「你要甚麼藥？」
「我的腰最近有一點痠，腿有一點痛。」

「這簡單，你就買一點杜仲燉雞吃，補筋骨。」他拿出杜仲掰開，對農民說：「你看，這些杜仲品質都是很好的，你看絲連而不斷。你買了儘可以放心。」

農民被他說動：「那我就買三錢試試看。」他作了第一筆生意，心中頓時有了信心，收了二塊錢人民幣，就問身旁的另一個農民：「你買點什麼？」

這個農民看見既然有人買了，受到了鼓舞，不怕自己吃虧上當，就說：「四神。我要買四神，你有嗎？」

余果從袋子裡一一拿出淮山、芡實、蓮子與茯苓，然後說道：「這用來燉豬肚與小腸，湯汁清甜，十分可口。不論大人小孩，都喜歡吃，可以去濕氣開脾胃。」

客人在專心看的時候，他進行遊說：「你可以單買四神，也可四神與四物一起買，這

就是所謂的八珍湯，可以氣血雙補，冬天快到了，你不妨趁機燉雞補一補。」

「怎麼賣呢？」

「我今天第一次來到貴寶地，大家相見就是有緣，就算你便宜一點，單買一帖四塊錢，兩帖一起買算七塊錢。」余果接著拿出四物熟地黃、白芍、當歸及川芎。

他開市之後非常高興，手上拿著白花花的人民幣，信心增強了，腳步輕健了，整个人充滿了活力，就接著翻山越嶺向前奮進的去賣藥材，口渴了就喝溪水，肚子餓了就吃饅頭。

每日忙累了一整天，走得腰痠腿軟，只為了掙一點錢還債。他就漫山遍野的遊走，有時荒不擇路，到了晚上怎麼辦呢？前不巴村，後不巴店，他能到那兒去投宿？即使可以找一個地方打尖，他也捨不得花錢。心想：「一路上辛辛苦苦，走得腳底幾乎沒皮了，好不容易賣掉一點藥，賺到一點錢，如果去住客棧，豈不白白的辛苦？」

所以他都隨便找一個可以安身的地方，有時睡在樹杈上，有時睡在人家的牛舍馬廄，有時睡在人家廢棄的豬舍，只要能安睡一晚，那還管它髒不髒、臭不臭呢？他就這樣曉行夜宿，挑著藥擔子，一路踽踽獨行，獨行於荒山野地，獨行於偏村僻落。只要一息尚存，他就是要掙錢。

他就這樣走了幾千公里，走走停停，從同安經泉州到晉江到圍頭，都是福建沿海，他的身雖在大陸，心卻在金門。他如今是一隻籠中鳥，想飛也飛不出去。他隔著閩海望向金門，想到自己越來越老了，而兩岸的鬥爭沒有和緩的跡象。他回鄉無門，歸家無路，真是有家歸不得，有苦無處訴。

每當賣藥材的空檔，他佇足腳步，隔著閩海凝望故鄉，想到對面就是他的家，有他的老母與妻兒，天天在等著他回家，他只能望天飲淚，望海興嘆。他嘗到人間的苦果，不論在勞改場，或是在逐利的賣藥過程，每走一步一思念，每走一步一瞻顧，心想：「我要是死在半路上，沒有人知曉，更沒有親知可以收屍，就是名副其實的填死溝壑，屍體被野狗啃食了，也沒有人可憐。」

他就這樣的捨命千里汲汲營營，只為了向老天爺要一口飯吃，要回作為一個人活著的尊嚴。他賣到了晉江圍頭再蜆回頭，又從沿路賣回了同安。這一來一往兩趟他賺了三百塊錢人民幣，除了還了人家的一百塊錢之後，身上還有兩百塊的保命錢。

他這樣的餐風飲露一折騰，時間無情，又是一兩年晃眼過去了，「假使當時身便死，一生艱辛有誰知？」

2024 第21屆

THE 21TH
KINMEN LITERATURE
AWARD

金門文學獎 長篇小說組・優等獎・得獎作品

第十六章 鄧小平改革開放 「死人」服了還魂丹！

進步的暴力便是革命。等到革命完了的時候，我們須知道：人類受了鞭笞，但是進步了。

雨果

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南巡，宣布改革開放的政策，要讓一部份中國人先富起來。由於經濟的改革開放，衍成政治上的鬆綁，准許大陸人民出國去打工賺錢。余果這時在溪尾村翹首雲天，一籌莫展之際，沒想到他當初以自由之身投給「鄧小平一票」，如今卻發揮了它的影響力。

一九八四年堂侄余火炎有一天找上門來：「叔叔！叔叔！我是火炎。」

余果住在一間破瓦房裡，平日難得有人找他。自從離開堂兄家之後，彼此過從自然就減少了，如今堂侄突然來敲門，頗出余果意料之外，而且叫得這麼親切，余果就開門問說：「火炎！你找我有什麼事？」

「記得叔叔上次在家說過，您有親戚在新加坡，不是嗎？」

「是啊！沒錯。你問這個幹甚麼？」余果立在大門口，回頭望一望屋內，也沒有招呼他進來坐一下，淡然地說：「我有兩個姊夫長年在新加坡，已經好久都沒有聯絡了，你為什麼突然問這個呢？」

「我最近剛好要到新加坡去打工，蓋房子。」火炎遲疑了半晌，「我想如果得便，可以幫叔叔去打聽看看。」余果的心境早已古井無波，聽過之後並沒有特別興奮的感覺。只聽火炎接著說道：「叔叔，您可不可以把兩個姊夫的名字寫給我，有空之時我幫您去找一找。」

自從一八四〇年鴨片戰爭之後，清廷開放五口通商，廈門名列其一。金門人自此父子相繼絡繹於途，經由對面的廈門港第五碼頭出洋到東南亞去謀生，名之為「落番」。烈嶼人以去汶萊為大宗，其次是新加坡與馬來西亞。

余果聽過之後，不忍拂了侄兒的盛意，就把兩人的名字寫給他：大姊夫洪啟示，青岐人；二姊夫林榮一，上林人。心想：「人海茫茫，新加坡他又人生地不熟，要怎麼去找人呢？」

余火炎將近四十歲了，是三個小孩的父親，為了養家活口，是中國大陸放飛的一隻籠中鳥，要遠渡南國的新加坡去討生活，有如劉姥姥初進大觀園一般。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國，有幾分喜悅，幾分好奇，幾分憧憬，畢竟新加坡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華人國家，對他來說非常具有吸引力。

當他拖著行李步出樟宜機場，只見車水馬龍、高樓大廈林立，跟他建設落後的鄉下溪

尾村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了。在這樣的一個大都會的環境之下，稠人廣眾之中找人，有如大海撈針，對他這個鄉巴佬來說可說挑戰不小。

余火炎一到新加坡打工，始終心心念念沒有忘記對堂叔的承諾。當他工作了一陣子之後，各方面都熟悉了，社會環境也能適應了，就開始要想辦法去找人了。但是他除了偶而休工之外，可說沒有甚麼多餘時間。他想在最短的時間內，幫叔叔找到他的親人。

火炎一時茫無頭緒，講出他的難處，不知從何下手？同伴余培德告訴他說：「你可以去找會館啊！金門人在這裡聽說有同鄉會館。」一語點醒了夢中人。

有一天火炎拉著培德作伴，兩人一路打聽找到了「金門會館」，這是一棟四層樓的建築。他倆一走進去，抬頭只見會館大廳非常軒朗氣派，牆上懸掛了很多匾額，還有許許多多框裝的彩色照片。他們還來不及細看，櫃台人員看他們兩人呆頭呆腦的，就走過來問說：「請問你們要幹甚麼？」

「找人。我們是來找人的。」

「找甚麼人？」

火炎：「請問你門這兒是金門會館嗎？」

「沒錯。」火炎就把名單遞給他看：「我們找兩位金門烈嶼人。」

櫃台人員端詳了火炎手上兩個名字，再看看他們的穿著打扮，難掩有一點土裡土氣，說道：「我們這兒主要是紳商人員，你要找的這兩個人，我們這兒沒有。」

火炎兜頭被潑了一盆冷水，當下傻住了，心想要是找不到人，如何向叔叔交代呢？因

此，他不死心，問道：「你們這兒不是一個同鄉會組織嗎？金門人僑居在新加坡的，不是都有參加同鄉會嗎？」

「我們是一個同鄉會組織沒錯，可是你要找的人，我們這兒沒有，」櫃檯的服務人員蔡秉源，金門瓊林人，說道：「我們這兒主要成員是紳商，你可以去另外一個浯江公會找找看，那兒是一般的社會階層。說不定就有。」

兩人問明了去路，找到了浯江公會，只見一棟兩層樓的房子，設備比較簡樸，櫃台一個女服務員看到兩個人，一直在門口張望，就走過來問說：「請問你們有甚麼事嗎？」火炎說：「我們想找人。」

「找甚麼人呢？」火炎就把名單遞給她看。

這名服務人員是許文英，祖先是金門後浦人，就開了電腦檔搜尋資料，然後說：「你要找的人，洪啟示已過世，不過林榮一先生還健在。」

余火炎陡然一聽，有如打了一劑強心針，頓時精神大為振奮，就急切地問說：「能不能請妳幫我聯絡一下，說我有要事找他。」

許文英躊躇了一下，不知這兩人的底細，不敢胡亂答應，問說：「你是那裏人，找他，有甚麼事？」

「我是福建省同安縣人，新近才從大陸來新加坡工作。我有一個親人認識他，說是他的親戚，託我到新加坡時來找他，想跟他直接取得聯繫。」火炎說：「我有重要的事想告訴他。可否麻煩妳打電話給他？說有我這麼一個人，想求見他，想跟他見一見面。」

許文英隨手撥通了電話，確定是林榮一本人接聽，當即把這個訊息傳遞給他，說有個大陸年輕人，想要跟他見面。

「大陸甚麼地方的人呢？」

「他說是同安人。」

「我同安既沒親戚又沒朋友，找我幹甚麼？真是怪事。」林榮一心想，金門以前雖歸同安縣管轄，但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自從兩岸分裂之後，金門跟同安已八竿子打不著。

「我不知道耶！他說是新近才從大陸來工作的。」許文英說：「他說受人之託。是你同安的一名親戚，指名要找你。」

「請你告訴他，我現在家裡有客人，沒空。」林榮一覺得莫名其妙，打定不理。心想兩名大陸人無緣無故找我幹甚麼？

「我平日工作忙，老實說出來一次並不容易，錯過了不曉得等到甚麼時候。」火炎既然找到了人，心中既興奮又急切；「可不可以麻煩妳跟林先生商量一下，請他撥一個時間見見面。」

「你告訴他說下星期四下午兩點，在會館見面。」林榮一覺得對方纏住不放，不勝其煩，順手打了一道太極拳。

許文英轉告了林榮一的說法，火炎有些為難：「我要上工，時間沒有辦法自主，請妳再轉告林先生，說我今天儘可以等。請他看等一下什麼時候有空？」

許文英把這個意思轉達了。林榮一想推推不了，想見又不樂意，最終勉為其難答應了，

說那就等兩個小時之後，在會館碰頭。

余火炎兩人就趁這個空檔去逛街壓馬路，看看新加坡的都市景觀，領略一下蕉風椰雨的南國風情，然後順便到「巴剎」去吃一碗南洋小吃肉骨茶麵，喝了一杯椰子奶茶。

余火炎滿懷希望，在預定會面的時間，提前十分鐘到了浣江會館等候，不久林榮一也施施前來。許文英就為他們引見：「這位是大陸同安人余火炎先生，」接著轉頭說：「這位就是你要找的烈嶼人林榮一先生。」

雙方驟然相見，素昧平生，都有些錯愕，互相打量了一眼。林榮一看上去約莫七十五歲左右，身材一百七十公分上下，拄著一根拐杖，細長的臉，淡眉，頭髮花白而稀疏，皮肉有些鬆鬆垮垮的，頗顯老態。而余火炎四十許人，身高一八〇左右，夯夯壯壯的，一張四方臉，鼻孔略微上翹，顯得孔武有力。

林榮一首先打破沉默：「我是林榮一。不知你們找我有甚麼事？老實說我們素不相識。我在同安既沒有朋友，更沒有親戚，不知你們怎麼會找上我呢？找我有甚麼事嗎？」

余火炎早已在心中盤算了許久，相見時要怎麼說。這時一高興幾乎把想要講的詞都忘光了，只簡單的自我介紹：「我是余火炎，大陸同安人，最近才來新加坡打工。您說的沒錯，我們素昧平生。我是受人之託來找您的。」

林榮一乍聞之下滿頭霧水。他想這兩個年輕人非親非故，「到底是受誰之託而來呢？」他搔搔頭，覺得不可思議，頓時一臉茫然，眼怔怔的望著他們。

「林先生一定覺得奇怪。是不是？」

「沒錯。我們根本不相識，也沒有半點關係。你這樣突然找我，讓我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林榮一問：「你說受人之託，究竟受誰之託來找我呢？」

「有一位余果先生，您認識吧！他說您是他的二姊夫。是他在找您。」

「沒錯。我就是他的二姊夫。但余果不知已死去多久了。」

「您是烈嶼上林村人嗎？」火炎進一步確定身分。

「沒錯。」

「余果並沒有死，他是我的親堂叔。如今還好端端的活在我們老家。我南下之時就是受他之託來找您的。」

「這個人老早就不在了，怎麼有可能還活在人世，你講甚麼痞話？」林榮一直接反應，無法置信：「他家裡不知已經祭拜多少年了。你說他在找我，你是不是碰到鬼了嗎？」

「林先生此言差矣！余果堂叔還活得好好的，活在我們的老家新店區溪尾村

，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林先生試想一想，我們從來都不相識，我為甚麼會忽然從大陸同安到新加坡指名道姓找您呢？」火炎說：「要不是我堂叔余果提供資訊，我怎麼會知道您的名字呢？而且知道您是烈嶼上林人，是我堂叔的二姊夫。」

火炎雖然講得在情在理，但是林榮一固執已見，從頭到尾都聽不進去，不相信就是不相信，「你講的話實在有夠荒唐。我知道他已經死去很久了，他的家人當初哭得撕心裂肺，死去活來。難道他有什麼回生之術，吃了還魂丹死而復活不成嗎？或是忽然從墳墓裡爬出來嗎？」

「我堂叔真的沒有死。我出門之前才去拜望過他，他現在還健在，每天都眼巴巴的想回烈嶼的老家。」火炎說：「我堂叔是上庫村人，沒錯吧！這種事我也編不出來，我怎能忽弄您呢？」

「我不相信。」林榮一斬釘截鐵，「你講的話匪夷所思。死人會復活。我實在無法相信。」最後撂下一句話：「如果正如你所說的余果沒有死，請你寫信告訴他，請他交代一下成長背景、私塾老師、親戚朋友以及村民的姓名，到時你再來找我。」就留下一個電話號碼給余火炎，然後掉頭走了。

余火炎沒想到對方這樣決絕的反應，好心好意來找他，沒有受到善待，還被他打了一槍，心中頗感不快。但一想到堂叔的苦況與期望，他自己受一點委屈，實在不算甚麼？就把在新加坡找到人的好消息，立即寫信告訴堂叔余果，並把會面的經過情形簡單的敘述了一下，順便提起了姊夫林榮一的要求。過了二十幾天，余火炎收到了回信，他很急切而興奮地打開，只見上面寫著：

火炎侄兒知悉

收到你的來信，知道你在新加坡找到了我的二姊夫，真是天從人願，額手稱慶，讓為叔的高興得一夜無法闔眼。你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為我盡心盡力底辦事，不辭勞苦，我在此要衷心感謝你的鼎力相助。

你的一個起心動念，讓我找到了親戚，給我精神的鼓舞，燃起了重生的希望。此舉對

愚叔的幫助之大，真是非筆墨可以形容，

我的二姊夫既然不相信我仍在人世，他不相信一定有他不相信的理由。現在謹依他的要求，略述如下：

我祖籍同安縣新店鄉溪尾村，父親天養公於民國初年走水移居烈嶼鄉，自此在上庫村娶妻生子，落戶生根。我是在烈嶼出生的第一代，有四個姊妹，大姊余英嫁給青岐村的洪啟示先生；二姊余慧嫁給上林村的林榮一先生，三姊余梅嫁給上林的林抱一先生。么妹余朵未字，早夭。大姊夫與二姊夫兩人早年出洋，都南下新加坡討生活。

我的私塾老師是前清秀才吳煜善。同輩的村民認識的人很多：有吳天乞（黑狗）、吳榮德（黑面德）、吳天平（臭豬）、吳九天（狗天）、吳則揚（烏皮）、吳天生及小學教師吳澤生等。

隨信附一張小照，請你拿給二姊夫看，相信他一看就會明白，就不會誤會或避免認錯了人。望向南天，情懷依依，書不盡意。請代我向

二姊夫轉致問候之意，並祝賢侄工作愉快，平安喜樂。專此

順候

時祺

愚叔余果手上

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於溪尾

余火炎收到回信之後，打開來一看，只見余果用毛筆寫得洋洋灑灑的一筆楷書柳體字。他沒想到堂叔這麼有文化素養，俗話說：「人不可貌相。」正是此意。他展讀之際，心中備感振奮，就打電話給林榮一，相約在浯江會館見面。恨不得立刻拿給林榮一看。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之後，中國人歡慶凱歌，兩岸維繫了短暫的和平。翌年國共兩黨為了爭奪地盤，分別調兵遣將，劍拔弩張，大有內戰一觸即發之勢，國府旋即開始對金門徵兵。林榮一眼看國內政局不穩，山雨欲來風滿樓，又害怕被抓壯丁當兵去作炮灰，趕緊申辦手續出洋去了，從金門同安渡頭搭電船金星輪到廈門的第五碼頭，再轉搭荷蘭人的「戎克船」，經七天七夜的航行南下新加坡，靠著同鄉的拉拔站穩腳跟，然後經營九八行的生意。

林榮一「落番」之前，曾在上庫村待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對村裡的人無有不識。因此才出了這樣的考題。現在看到余果信中寫的村人姓名，一點都不差，又看到說隨信寄來一張照片，當即抖出來一瞧，驗明了真身無誤。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既驚喜又詫異，相信余果果真沒有死，他的尊容就是長得這個模樣，只是照片看起來脫了形：臉龐瘦削，面目黧黑，一副既老又醜的酸苦相；再看他寫的

村裡人的姓名一個也沒有錯，而且連綽號都知道，鐵定錯不了。

林榮一心中這一高興，連嘴角都泛出笑容來了。沒想到這個大陸人，還真個捎來好消息，無異喜從天降。想到當初自己百般不信，態度不夠誠懇不說，還故意為難人家，如今每一念及無不感到汗顏。

林榮一除了感謝貴人余火炎的幫助之外，人逢喜事精神爽，拐杖都不用了，走路都有風，不僅看不出老態，還健步如飛。他一心一意想趕緊回家告訴老婆余慧這一樁天大的好消息。

余慧想到弟弟余果，失聯了幾十年，以為早已成為枯骨、含恨九泉了，誰知天心不棄，大難不死，居然還活在人間世，這是老天爺的恩賜，給苦難的余家打了一劑強心針，露出了一絲團聚的希望曙光。這是她平日連作夢都不敢想的事，不禁喜極而泣，催促女婿林榮一：「你要趕快把這個好消息，寫信告訴我烈嶼的弟媳。」

2024 第21屆

THE 21TH
KINMEN LITERATURE
AWARD

金門

文學獎

長篇小說組・優等獎・得獎作品

第十六章 喜訊從天而降 撥開雲霧見青天

困難越大，克服它的光榮也越甚。熟練的舵手，由暴風雨而獲得他們的盛譽。

伊壁鳩魯

余果的「死訊」，經過長時間的療傷，變成心中的隱痛，余家的傷疤，大家都不願談不願碰，怕去觸動傷心事，撩撥了傷口。吳善治每天仍然不停的工作，洗衣、煮飯、養豬與上山幹活，用勞動來消耗精力，忘卻人世的苦楚。只是晚上夢醒之時，覺得長夜漫漫、孤枕獨眠。這樣的日子，她已欲哭無淚而習慣成自然了。

她不敢奢望夫君還在人世，即使心存僥倖想欺騙自己，但是一想到海偵組已來通報死訊，作了明確的切割，這樣一個軍方組織、余果的派出單位，它講的話難道還會有假嗎？還可以去挑戰與質疑嗎？她只是一個藐然無力的小婦人，在人世間飲啜兩岸鬥爭的苦汁。

她心中不接受也得接受丈夫死亡了，好在兒女多已長大成人，都培養他們讀書，有了正當的工作，長子平安是小學教師、女兒淑端是護士，如今嫁給醫生，有了好的歸宿，么兒平德大學畢業在台北的銀行工作。她已經盡了她的天職，完成了此生不可能完成的任

務。即使有一天死去，她也可以告慰祖宗，無負此生，含笑九泉了。

烈嶼的郵差騎著摩托車，每日下午三時繞著島嶼送信。

這一天郵差送信送到了平安服務的學校。這個島嶼人口本就不多，郵差又是本地人，信一送久了大家都認識。郵差發現其中有一封給吳善治女士的航空掛號信。郵差認為吳女士不認識字，可能也不在家，上山耕作去了，為了怕白跑一趟，心想何不乾脆就交給她在學校教書的兒子簽收轉交呢？

「余老師！余老師！」綠衣人說：「這兒有一封給你母親的掛號信，我就不送到你家了，由你簽收轉交給她好嗎？」

「那裡來的信？」他有一點不明所以，心想親戚一向很少聯絡，怎麼會有人突然寫信給母親呢？

「航空掛號，新加坡來的。」

平安一聽頗感詫異。南洋的親戚一向溜溜去，已經像斷線的風箏，誰還會寄信給母親呢？「好！好！你就交給我好了。我再帶回去給她。」他接過信件一看是西式的信封，發信的地點果然是新加坡。他自小有個印象，知道有兩個姑姑在新加坡，自從父親失蹤後，彼此已久失音訊。

平素家裡的書信都是他在處理的，拿回去給母親看她也是看不懂。因此，他忍不住要先睹為快，看看究竟是什麼事？是誰寄來的？當他抽出信件一看，只見用原子筆寫著：

善治弟妹妝次

久失音問，心中懸念不置，不知妳們一家大小可安好否？遠在南國的新加坡，去國懷鄉，心繫故園，沒有一刻忘懷。

今天寫信給妳，首先要告訴妳一個消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內弟余果仍然健在，並沒有陣亡，如今好端端的住在大陸同安縣新店區溪尾村老家。這是我經過仔細的查證，證明確實無誤的，請妳儘可以放一百二十個心。

此事的經過是這樣的：余果的堂侄余火炎，新近從大陸南來新加坡打工蓋房子，他臨行之前受了果弟的囑託，特地到新加坡打聽到我，跟我相約見面，取得了直接的聯繫。

當初他找到我，告訴我果弟存世的消息，我一點都不敢相信，害怕空歡喜一場。我為了求證，特地要求火炎轉致果弟，請他交代成長背景、塾師姓名，以及在上庫村所認識的一些村鄰名字，結果證實所言不虛，一點都不差。至此我才敢相信確是果弟無誤。

現在人已經有了下落，有了下落就有希望。

這些年來妳含辛茹苦，獨立承擔家庭的重擔，身心飽受煎熬與折磨，好在苦心人天不負，老天有眼。

當妳聽到這個好消息之後，千祈萬望要好好保重玉體，努力餐飯，想想這二三十年來，妳不知道吃了多少苦頭，受了多少活罪，難忍則忍，實在不容易。我們都感到欽敬，並以妳為榮。

隨信附寄余果的近照一張，請查收。順問諸侄，願一切順遂，謹祝你們全家相見有期，

團圓有日。

順頌 安康

並祝

心想事成

二姊夫林榮一手上

四月二十五日於獅城

余平安展讀新加坡的來信，當他讀到「父親還健在，並沒有陣亡，如今好端端的住在大陸同安縣新店區溪尾村老家」這幾個字之時，身體就像觸電一般，手不停底顫抖。這是多少年來夢寐以求的事，沒想到一夕成真，真是大喜過望。他的心中忍不住暗自竊喜，想壓壓不下去，一顆心怦怦的亂跳，好像要從胸口衝出來一般。

當看到信尾說附寄了一張爸爸的照片，他趕緊抖了一下信封，果然跳出一張兩吋的人頭照，只見眉宇之間，有一種淡淡的憂愁，想掩掩不住，想藏藏不了。他一看父親的樣貌，又老又瘦又黑又乾又醜，雖然只是五十八歲的年紀，看上去卻像是七十開外的人了。

他仔細地端詳，發現小時候父親的音容笑貌，就是這個樣子沒錯。雖然幾十年不相見，他仍然一眼能認出。也許這就是血濃於水、父子天性。一個迷途的國特，一個失依的父親，

一個落難的丈夫，如今竟然還陽——「死而復活了。」怎不教他雀躍萬分、欣喜若狂呢？父親離家的時候，他才八歲，時間飛逝，一晃眼他已經是三十六歲的人了，也為人父了，養兒方知父母恩，沒想到老天爺有眼，此生還可以跟父親接上線。他迫不及待的要等下課放學回家，等不及要去告訴母親這個天大的好消息。他心急如焚，覺得時間好像過得特別慢，有意跟他為敵似的。

好不容易熬到降旗放學了，他騎著一部一二五的機車飛也似的趕回家，發現母親並不在家。心想母親一定又上山去耕作去了。他往日放學回家，都會上山去幫忙，母親栽地瓜苗之時，他就挑著漏桶到井邊汲水，然後挑水回來一股一股、一窟一窟的澆灌。

他家能耕的田地本就不多，小腦一想就知道母親會在那一坵田。當他走到田埂邊之時，夕陽已快要跌落廈門的半屏山了，只見母親蹲在田地裡，一株一株的植栽地瓜苗。傍晚的海風習習一吹拂，有一點涼快舒爽的感覺。

他遠望對面的大陸河山，近在咫尺，儘管青山如黛，卻可望而不可即，幾十年來像是一條無法跨越的鴻溝。它的陰霾鎖住了母親的青春，鎖住了父親的歲月，也鎖住了他們一家人的幸福。

如今南洋捎來的喜訊，從海外繞了一大圈回到了烈嶼，點燃了人生的希望火苗，使他跟對面的河山有了情感上的連結。他知道父親就在對面大陸的新店區溪尾村老家，只是雲深不知處。

他首先想到父親雖然有了消息，但要如何從大陸把他拯救出來？這是一個煩難而艱辛

的工作。他此刻沒有頭緒，也沒有把握。

他想絕不能讓母親空歡喜一場。本來海偵組來報死，這麼多年來已經是難接受而接受了，是結了瘡疤的死訊，仍然抱著不生倖生的希望；如今既然「死而復生」，如果營救不出來，讓他老死在大陸，這個倖生不生的打擊跟當初報死的打擊，同樣是非同小可，而傷痛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了。

他邊走邊想要怎麼告訴母親，母親承受得了這樣突如其來的喜訊嗎？二十八年來，她咬緊牙根頂門立戶，比一個男子漢大丈夫還堅強還勇敢還有氣魄。她吃的苦、遭的罪，只能一個人默默承受。只為了當年父親一句「料羅完訓，今晚有人請客。」

「阿母！」他高興的叫了一聲，按捺了緊張的情緒。

「你放學了，」母親停下了手上栽植地瓜苗的動作，回頭看到是孩子來了：「你幫我
把地瓜栽澆澆水。」

「等一下好嘛？我再去挑水。」他看著母親，頓了半晌：「今天我在學校，郵差忽然
交給我一封信，一封寫給您的信。」

「我怎麼會有信，那裏寄來的？」

「南洋。」

「誰寄的？」

「二姑丈。」

「二姑丈？」她心中打了一個問號，手中拿著地瓜栽，突然停下手邊的工作，抬頭望

向兒子，一臉茫茫然。心想南洋的親戚怎麼忽然會寫信給我呢？就問說：「他寫信給我，到底有甚麼事？」

「爸爸的事。」

「爸爸的什麼事？」她想孩子的爹早已經死了，還能有甚麼事呢？

「聽說爸爸沒有死。」平安露了一點口風，不敢透露太多，怕一時過於刺激母親。

「沒死？」她轉頭望向兒子，問：「誰說沒死的？你聽誰說沒死的？」她想軍方早已來報死，怎麼會沒死呢？

「南洋的二姑丈說的。」南洋的親戚已多年沒有聯絡了，她想我們都不知道的事，南洋的親戚怎麼會知道呢？她一臉的狐疑，手中拿著地瓜栽，蹲坐在田股上：「他的信怎麼說的？」

「二姑丈說爸爸還活在人世，他已經查證清楚，確認無誤的。」

「這話可信嗎？」

「可信。我堂哥火炎最近從同安新店區溪尾村到新加坡打工，特地找上了二姑丈。這事是千真萬確的事。」

她無法相信。因為海偵組早已登門通報了死訊，解除任務，除籍。這樣的資訊難道會是假的嗎？海偵組是丈夫的派出單位，它說死了就是死了，難道還能懷疑嗎？懷疑它故意來誑騙她這個無助的婦人嗎？

「台灣都不知道的事，你姑丈遠在南洋怎麼會知道呢？這不是很奇怪嗎？他講的話可

信嗎？」

「可信。確實可信。」平安兩眼端視著母親，觀察她的反應：「二姑丈來信，寫他求證的過程，還寫他們會面的經過，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點都不容懷疑。」

「信在那裏？快拿來給我看看。」其實她大字不識一個，看了也是白看，但是她把這封信緊緊底握在手中，要兒子一字一句讀給她聽。平安就讀一句停一句，看看母親的反應神情，當聽到說隨信附寄了一張照片，立馬說：「照片在那裏？你快拿來給我看看。」當她看到這個死鬼丈夫的照片，二十八年的魂牽夢繫，終於就在這一刻總爆發。

吳善治突然哭倒在地瓜田裡，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這一塊田地是父親憐恤她沒有田地可耕而贈送給她的，也是八二三砲戰之時，她在這兒中彈身受重傷的傷心地。她有多少的情感糾結，都與這一塊土地有關。

如今在這塊耕地，聽到丈夫沒死的消息，她觸景傷情，想到這個讓她吃足苦頭的死鬼丈夫，如今竟然還陽了。她想不信，但事實擺在眼前，教她想不信都不行。問說：「他人現在大陸那裡？」

「就在新店區溪尾村的老家。」

她幾十年來籠罩在頭頂上的濃重烏雲，頓時揭開見青天了，陽光閃耀露臉了；多少年的含悲忍辱，守著這個家這些孩子，總算辛苦有了代價。她覺得沒有白受罪，沒想到這個死鬼丈夫居然還活在人世，讓她嘗到苦盡甘來的滋味，一掃胸中鬱結之氣。

平安每次放學之後，還要餓著肚皮上山，幫著母親幹農活，有時飢腸轆轆，但一想到

母親的辛苦，自己只得好生忍著。這時乘機跟母親說：「阿母！我們不要種了，好不好？」吳善治此時心境大為不同，眼前是一片光燦燦的前景，想到兒子已經在教書了，有固定的收入，生活不成問題了，可是回家之後還要上山幫忙耕作，也著實辛苦，就把手上的地瓜苗一甩丟掉，起身說：「不種了！不種了！我們回去。」

母子相偕走路回去，平安挑著漏桶，心情非常的輕快，腳步格外的輕鬆。如今母子心意相通，雖然一路話不多，但是一切盡在不言之中。

這些年來吳善治一人，扛起這個家擔，背負著丈夫從出征、失蹤到死亡的情感負擔，讓她一輩子沒說沒笑，人前人後受到人們異樣眼光的對待，這不是她想要的日子，想要的生活。如今丈夫傳來喜訊，好像打了一劑強心針一樣，她整個人心情頓時開朗了起來，精神完全不一樣了，臉色煥發出光彩。

她回家之後，一反常態沒有馬上去準備晚餐，趕緊去沖個澡，換了一身乾淨的衣服，這時已接近掌燈的時分了。她想到姆媽臨終的遺言，以及跟她的約定。她知道姆媽是遺憾而死的，死時一心一意牽掛著兒子，死不瞑目。

她點燃了三炷清香，跪在婆婆的神主牌前，稟報了果兒不死的好消息。她希望姆媽從此一路好走，不必再牽腸掛肚了，可以安安心心地轉世投胎去了；另外她也祈求姆媽，能夠保佑他的愛子果兒，早日平安的歸來，一家人可以團圓，彌補幾十年來天倫夢殘的缺憾。

她跪地唸唸有詞，兒子不知道她口中到底說了些什麼，只看到兩行熱淚滾滾而下，掛在了臉龐。

2024 第21屆

THE 21TH
KINMEN LITERATURE
AWARD

金門文學獎 長篇小說組・優等獎・得獎作品

第十七章 找派令大海撈針 等下文心如火燎

無論銅牆石塔，密不透風的牢獄，或是堅不可摧的鎖鍊，都不能拘囚堅強的心靈；生命在厭倦於這些塵世的束縛以後，決不會缺少解脫它自身的力量。

莎士比亞

父親的生訊，好像萬里冰原，只露出了冰山的一角，長子余平安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父親一息尚存，還在人世；憂的是關山阻隔，兩岸沒有破冰，要如何搭救？

他想此事至關重大，如若救不出來，這個喜不足以稱為喜，而是喜上加憂，而這個憂比本來的憂更嚴重，將是憂上加憂，終身之痛。因此，如何營救父親出中國大陸，順利的返鄉呢？對他來講這是此生至關重要的任務，最重大的考驗，他必須全力以赴，不容吃後悔藥。首先他擬定了三個營救步驟：

一、設法透過管道通知海軍總部，找出父親的原始資料。說此人如今身陷大陸並沒有殉職，目前還好好地活在同安縣新店區溪尾村，不久前才剛與家人取得了聯繫，希望海總

能出面協助。

二、透過新加坡的二姑丈，寫信給父親，告知他家人已知道他的音訊，全家人無不高興萬份，正在透過管道想方設法營救，請他安心等待。

三、為今之計，怎麼透過管道，先把父親弄出大陸，這一步最為重要，也最為艱難。只要能找出一個切口，暫時離開中國大陸，一切都好辦了。但是，怎麼進行呢！找誰去進行呢！

余平安人在烈嶼教書，有他職責所在，無法分開身。何況憑他一人之力，有如大海摸針，即使親自飛到新加坡，也無法救出父親，一定要找人幫忙，眼前的二姑丈就是一個牽頭人。他不僅有地利之便，而且人頭也熟，透過他出面找在地人幫忙，一切就有頭緒，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他既已收到姑丈的來信，經過深思熟慮，覺得應該寫信告知他已收到信息，並提出營救父親的想法，一方面向他致謝，一方面請他從中幫忙。三個方案之中，他認為第二案是一個切入點，也最容易執行。他心中已有了譜，就按計畫先執行第二個方案。他是姑丈出洋之後才出生的，彼此素未謀面。這是他第一次跟姑丈通信：

二姑丈尊鑑

許久未通音問請安，想念殊深。前天突接函示，捎來大好消息，無異喜從天降，讓一家大小高興萬分，徹夜難眠，不知從何說起？

自從父親出任務之後，一去渺無音訊，後來軍方來通報陣亡，解除任務，除籍，更有如在傷口上灑鹽，全家人有苦說不出，有淚不敢流。沒想到二姑丈突傳來天大喜訊，家中幾十年來的陰霾，頓時一掃而空，母親更是喜極而泣，看到她這個樣子，愚侄更是感動莫名。沒有姑丈的牽線、鼎力幫助，就沒有今天的線索與進展，更無法露出生命的曙光。

姑丈是我們家的貴人與恩人，沒有姑丈，無以有今日，愚侄遠在家鄉，不知怎麼表達感謝與感恩才好，只有在此，虔敬禱祝姑丈與姑姑身體健康，長命百歲，永享無疆之休。

姑丈已證實了父親如今還健在，但是怎麼把他營救出來，這是當前最重要與最艱難的工作。台北方面，愚侄會透過管道，尋找海軍總部及有力的人士出面幫助。新加坡方面，還得仰仗姑丈一力維持。

愚侄目前在家鄉烈嶼小學教書，無法分身到新加坡，也因恪於政治現實，無法親赴大陸探視與營救。因此，還要請姑丈從旁襄贊，敦請僑居地的鄉親與僑領出面，設法親到大陸搭救出來。

新加坡方面如需使費，請姑丈不用考慮，該用則用，一切費用由愚侄一力承擔。萬望姑丈不吝告知。南眺新加坡，情牽一線，望風懷想，餘情依依。

謹此

敬頌

康綏

愚侄 平安敬上

五月十三日於烈嶼

平安一邊教書，一邊要設法營救父親。首先他寫信告知海總，說父親並沒有因公殉職，目前還活在大陸，請他們先找出父親當年出任務的檔案資料，確定父親的身分，然後才能明正言順，請海總出面營救。

此事說來容易做來難，因為時空與環境的變化，事隔二十幾年了，物換星移幾度秋，人事滄桑變化很大，已今非昔比，那些棋手不知已經換過幾代了。對於余果，他們不是事不干己，就是忘得一乾二淨。

儘管余平安心急如焚，可是棋手並不急，請他們出面協助，他們毫不在意，能拖則拖，根本不放在心上，平安直覺的感受是：「敷衍了事」。誰願為一個事不關己的陳年舊案出力呢？

他除了請選區的立委出面協助，在立法院強力質詢之外；另外請縣政府循行政管道向上積極反映。他在努力的過程中，不是有如向空中揮拳，就是處處碰到阻力，頗有挫折感。

這事一推搪就是兩年過去了，平安一家人有如熱鍋上的螞蟻，再拖下去要拖到什麼時候？拖到猴年馬月？拖到油盡燈枯嗎？何況余果人在大陸，已經跟親人取得了聯繫，天天盼望能夠回家，真箇度日如年，望穿秋水，再等下去對他也是一種精神折磨，他還能等到幾時？

以前不知道，當著已經陣亡，就蒙著傷疤懵懵懂懂過日子，也就罷了。可是如今明明知道沒有死，翹首雲天，有如大旱之望雲霓。如果因為自己的無能與不力，讓父親客死在大陸，連哭喪的機會都沒有，隨隨便便掩埋了事，他怎麼跟自己的人生交代？所以他甚麼話都敢說，甚麼事都敢做，揚言暑假到立院門口綁白布條抗議。為了營救父親，他完全豁出去了。

平安一九八四年收到父親還健在的信，就向有關方面不斷陳情，希望基於人道的考量出面搭救，卻一直沒有得到回音，此事一直拖到了一九八八年左右，海總總算派了承辦人員汪履中中校來家中接觸。這是上次海總報死之後，事隔多年來軍方第二次派人上家門來。

那一天接近中午的時分，汪中校找到了余家。吳善治看到軍方人員又來了，心想：「上次是來報死的。這次他來幹甚麼呢？」她知道自己的語言與知識能力無法應付，趕緊找人騎著摩托車到學校，把兒子平安找了回來。

平安一到家，請汪中校到家中的客廳，彼此分賓主坐下，倒了一杯白開水給他，平安說：「汪中校，請喝水。匆匆忙忙來不及泡茶，請休嫌簡慢。」接著說：「請問汪中校，

不知營救的事情進展得如何？」

「這是我此行的目的，跟你報告海總的作法，以及我們處理的過程。我們一接到你的訊息，海總就積極的處理，但是畢竟事隔多年，一時間找不到頭緒，處理起來就相對困難，因而被耽擱了，這點請你不要誤會，」他揚起頭，「站在軍方的立場，你的心情我們完全可以理解。」

「甚麼事情耽擱了？這事一拖已經三四年了，我父親每日在水深火熱之中，巴望著政府慨伸援手，但是家屬所獲得的回應就是拖，這樣拖下去會拖到沒命的。」他加重了語氣，「汪中校，我們有如熱鍋上的螞蟻，真是心如火燎，急白了頭；可是軍方卻姍姍來遲，今天才派人來跟我們接觸，」他講得有一點上火了，生怕開罪了軍方，增加營救的阻力，趕緊按捺下去，「你們如果能夠理解我們的心情，就不會一拖再拖，愛理不理的。」

「話不能這麼說，我們並沒有一拖再拖、愛理不理的，事情總有一個處理程序。」

「既然這麼說，請問你們怎麼個處理程序？這個程序有需要幾年的功夫嗎？很多事情是不能等待的，」平安說：「我父親出任務，至今已前後三十二年，為了國家犧牲奉獻，從青春到白髮，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到底獲得了甚麼對待？」他接著說：「要不是我母親艱苦卓絕，難忍能忍，這個家撐不到今天，撐不到聽到父親不死的消息，你知道這些年來，我們家是怎麼度過的嗎？我母親不知吃了多少苦頭，受了多少活罪？請問你們知道嗎？你們身為派出單位，有曾派人來慰問過家屬嗎？」

「失敬！失敬！」

平安知道他講客套話，一點誠意都沒有，懶得搭理。「汪中校今天前來，相信不是來跟我講這些客套話的。」

「我今天奉命前來是有誠意的，主要是跟你說明這一段時間海總的處理過程，讓你了解我們的作法，不是我們相應不理。」

「我倒很樂意聽聽看處理的進度，老實說我也不願誤會你們。還要請海總高抬貴手。」

汪中校喝了一口水，調整了一下坐姿，清一清喉嚨，然後解說情報人員一向都是單線領導，沒有橫向的聯繫。令尊余果的案子年深月久，老早已塵封歸檔了。當初那些領導人不是老的老，死的死，就是退伍的退伍，變成一個沒有線頭的案子。

這樣的案子在三峽的檔案室裡，不知鎖住了多少冤魂。這些無告的幽靈，就如宇宙間的一粒浮塵，大海中的一顆浮漚；這些年不知那一紙派令到底塞在那兒？沒有找到派令，余果就不能復活，海總就無法出面營救。

汪中校說這幾年來他們就像大海撈針一樣，要從堆積如山的檔案之中尋尋覓覓找出那一紙派令，但是資料實在太多了，只知余果當初屬於海偵組，但是隸屬於那一個派出單位，這幾年來幾乎翻遍了所有檔案室的資料，最近好不容易找到了。

「隸屬於那個單位？」平安急切地問。

「令尊是隸屬於烏坵反共救國軍。」汪中校說：「如果能接到第三地，回來就不會有問題。」

余平安一聽，心中非常底振奮，精神一下子來了，說道：「從大陸出來，我自己負責；

能否入境，則要看政府。」

「沒問題，你放心。」汪中校語氣堅定地說：「只要能接到第三地，政府一定把他接回來。」

第十八章 深入虎穴搭救 誰敢挺身而出？

在所有災難中都潛藏著幸福之牙。

墨菲

(一)

自從知道余果未死，姊夫林榮一就全力的營救，一方面聯絡新加坡的金門僑領，希望以他們的政經地位及社會影響力，能夠出面助一臂之力，因為「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他到同鄉會聯絡與奔走，但是所到之處都碰壁。大家一聽要到大陸救人，避之惟恐不及，都託故婉拒，情況並不是很順利，讓他一個頭兩個大，不知如何是好？

他在新加坡一直四處找人，剛好接到了侄兒平安從烈嶼的回信，透露家人知道父親沒有亡故，仍然生息人間，那股高興勁兒，簡直無法以筆墨形容，那種死而復生意外的驚喜，連作夢都會偷笑。他想到這件事情的重要性與嚴重性，既不能讓侄兒一家人失望，也不能讓余果空等待，更不能顯示自己的無能與辦事不力。

他覺得救人的千鈞重擔如今壓在自己的心頭上，台北的事有侄兒處理，新加坡的事只有落在他肩上了。因為林榮一知道侄兒在教書，根本抽不開身；何況救人的過程曠日而廢時，侄兒不可能千里迢迢跑到新加坡，一待幾個月運籌帷幄，也因為政治的形格勢禁，更無法親自跑到大陸把父親搭救出來。

他考慮到這些因素之後，覺得自己責任的重大，「我不幫，還有誰會幫他呢？」他覺得於情於理，他都責無旁貸要鼎力相助，才對得起天地良心，「否則妻子也不會原諒我。」但是他的年紀大了，拄著一根拐杖，行動不便，精神體力也不濟，真要到大陸營救，面對那種繁難的過程，以及可能面臨的變數，他自忖能力也不足。心想「不要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救人不成，反而害了他。」

所以他一直不停地在找人，找一個適當的人，一個有能力又敢於擔當的人。自從收到余果的來信，確定了身分之後，他就覺得必須寫一封回信告知他。如今他又收到了侄兒的回信，那種渴望他出面相助的語氣，已溢於言表。他覺得自己不能輕慢，要一肩扛起來。林榮一把烈嶼的家人已得知他的訊息，並積極在透過各種管道，想方設法營救他出大陸。他要把這個重大訊息傳遞給余果，可以安他的心，讓他每日望鄉懷止，並重新燃起生的希望：

果棣如晤

頃欣接來信。當確知你的蹤跡之後，激起了心中的漣漪，這是我難信而必須相信的事。

感謝上天有好生之德。

當初令侄火災一找上我，我是既高興又訝異，心想果棣已失聯了幾十年，生死消息全無，怎麼突然會在人間出現呢？而且由一名大陸到新加坡打工的人，傳遞了這樣重大的訊息。

老實說我當時有一點不敢相信，怕空歡喜一場，怕傳遞錯誤的訊息，怕造成二次的傷害，所以我不得不謹慎從事，要火災寫信給你，確定是你本人無誤。我有不得已的隱衷，希望你能夠瞭解與諒解。

你寫信來交代的一些背景資料與提及的一些村民，也都是我平日所認識的人，名字一點都不差。我至此才敢相信，撥開心中的疑雲，才敢寫信告訴烈嶼的弟妹這樣天大的喜訊。這些年來不用說，你一定吃了很多苦頭，受了很多活罪，所謂飽經世患，你不用說我也知道。你百折不回，大難不死，仍然如蒼松挺立，傲視於人世間，真是命大福大。作為你的二姊夫，除了表示衷心的敬佩之外，就只有望天膜拜，感謝蒼天有眼。

令姊得知之後，更是喜極而泣，高興得晚上睡不著。她幾十年來心中的陰雲頓時一掃而空，口中不時唸唸有詞：「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感謝祖宗有靈，感謝佛菩薩保佑。」

侄兒平安來信說，他已跟海總取得了聯繫，並透過各種可能的管道，卯足全力要把你營救出來，只是需要一些時間，希望你耐心的等待，相信一定能夠撥開雲霧見青天。

幾十年的離間，讓人魂牽夢繫，望盡天涯路，所幸吉人天相，否極泰來，感謝祖宗積德。俗話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也。」

自從家鄉一別，歲月忽忽催人老，我們已幾十年不見了。當年我們都還年輕，意氣風發，如今我們都是已有歲數的人了，回首前塵往事，歷歷如在目前，怎不教人傷感呢？我自南來之後，經營九八行生意，衣食無虞，令姊身體尚稱康泰，請釋遠慮。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台北方面有侄兒想辦法，新加坡則由我來維持。相信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另外告訴你一件好消息，你家中一切安好，兒女都已長大成人的，而妻子專等你回家團聚，重溫天倫之樂。遙望北國，書不盡意，請多珍攝。專此

順頌

時祺

二姊夫榮一 手上於獅城

六月二日

余果接到姊夫林榮一的來信之後，其中所透露的信息，給他無比的信心、希望與勇氣，讓他暗淡的人生首次露出了曙光。畢竟他在新加坡還有親人。他想這是離開大陸的一線生機。

(一)

林榮一認為自己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好，何況深入中國大陸救人，這是何等重大的一件事，一定要找一個有膽識有能力可以勝任的人，才不會貲事。他不敢貿然銳意自任，擔心救人不成，反而打草驚蛇，貽誤事機。

因此，他一直在尋訪適宜的人選，敢於鐵肩擔義膽。俗話說人不親土親，他首先找上旅星的一些烈嶼紳商，以他們的政經地位、能力與影響力，希望能出面鼎力相助，救人於危難之中，拔之於衽席之上，但幾經接觸之後都藉故推託，不得要領。

他想到這些鄉親平日同鄉會聚餐聯誼，當酒酣耳熱之際，杯酒酬酢，無不熱情慷慨；或是年會致詞，高賓雲集，力陳大家旅居在外，人親土親，應相互提攜，互愛互助，講得口沫橫飛，感人肺腑，頭頭是道。但是林榮一發現，一遇到問題的考驗，錦上添花的人多，雪中送炭的人少，立刻感受到世態的炎涼，人情的冷暖。

「你嘆什麼氣？」有一天林榮一奔波了一整天，回到家裡累倒在沙發上，不自覺的長嘆了一口氣。

「這些日子以來我每天四處奔波去找人，幾乎都跑斷腿了，」他仰起頭來看看妻子余慧，很無奈的說：「我竟然四處碰壁，找不到一個願意伸出援手的人，今天才體會到求人之難，不知如何是好？」

「你都找了些甚麼人呢？他們沒有人願意出面嗎？」她有些不敢相信，「烈嶼鄉親在這兒的人很多，有頭有臉的更不在少數。他們難道都不待念同鄉之誼、鄉親之情嗎？」

「我平常也是這麼想的，大家都是同一個小島出來的，背井離鄉，在這兒相聚，也算是有緣。老話說人不親土親，可是，」林榮一想到委屈處，停頓了半晌，「我們離開家鄉的日子一久，鄉情就轉淡了，親情就轉薄了。今天有事去求人，才知道看人臉色的難處。」

夫妻經過這樣深入的交談，知道救人不易，心中頓時涼了半截，但是總不能遇難而退，放棄不管，那不是一輩子遺憾，抬不起頭嗎？即使面臨困難重重，也要想盡辦法克服，不能束手無策坐以待斃啊！

妻子忽然說：「你烈嶼的鄉親找不到人，有沒有退而求其次，去找金門其他地區的鄉親呢？」

「當然有，這還要妳說啊！我能找的人，幾乎都去拜訪過了。」

「小金門的人找不到，難道我們就無法可想了嗎？」

「我已經想破頭了，踏破鐵鞋無覓處，簡直一個頭兩個大。」他幾乎要豎起白旗了，心中有一種無助與焦慮，一直困擾著他，「妳有什麼辦法可想呢？」

「我忽然想到一個人，不知你有沒有去找過他？」

「什麼人？」

「李皆得，古寧頭人。」

「我是沒有找過他。」林榮一問說：「他頂用嗎？為甚麼要去找他？」

余慧說一九六七年，馬來西亞浮羅吉膽金浣江會館，被大火燒成白地，李皆得當時身為浣江公會主席，不僅出錢出力，還發動鄉親捐款幫助重建，報紙新聞登得斗大，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可見李皆得是一個熱心公益的人，挺身而出，有同鄉之情，樂於助人。你不妨去找他看看。」

她不死心，接著說：「李皆得，他不是在經營旅行社的生意嗎？這種人有實務經驗，是最適當的人選，你還遲疑甚麼呢？」

林榮一已沒人可找了，又拗不過太太，就勉為其難的同意。其實他心中並不抱著太大的希望。

那一天早上，林榮一抖擻著精神，耷拉著一張面皮找上了李皆得的旅行社。這時適逢暑假的旅遊旺季。李皆得五十開外的人，身高一米八〇左右，長得一張貫字臉，天庭飽滿，眉毛很粗，講話非常爽朗，剛從馬來西亞帶團回來，進門坐定不久，碰巧林榮一登門找他，立刻請他進辦公室，問說：「來來來，榮一兄，稀客！稀客！請坐！請坐！好久不見了，喝杯茶，」他隨即沏了一杯茶水端給他，接著說：「上次在同鄉會上碰頭，已經有好一陣子了，今天什麼風把你吹來，找我有事嗎？」

林榮一沒想到李皆得這麼熱忱這麼親切，講起話來這麼貼心，完全沒有一點架子，也不世故，心中那一塊大石頭頓時落了下來。因此鼓起勇氣，開門見山的說：「皆得兄！實不相瞞，無事不登三寶殿，……」

「什麼事？你有甚麼事？說說說，說來聽聽。」

「這事說來話長，……真有一點難以啟齒。」

「那你就長話短說。說唄！到底是甚麼難以啟齒的事？」李皆得很爽快：「我們又不是外人，只要我能力作得到的。」

「如今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救人。這件事有些難辦，而且還要冒一點風險，想請你鼎力幫忙，但是又不敢強人所難。」

「你既然願意來找我，代表你看得起我李某人，到底怎麼救人？到那裡救人？你就明說，不要在那兒一直繞圈子，這樣講就有點見外了。」李皆得端起茶杯來勸他喝茶，「榮一兄，這些是烏龍茶，是朋友不久前才從台灣寄來的，味道還不錯，你喝喝看。來，你喝喝看。」

林榮一端起茶湯，用鼻子左右嗅一嗅、聞一聞，然後輕啜了一口，在嘴裡咂了一圈，然後徐徐嚥下，接著說道：「茶湯溫潤而回甘，的確是好茶。」

「榮一兄果然也懂茶道，懂得品茶，真是雅人。先說正事，你找我救什麼人？請你儘管說好了。」李皆得說：「大家都是出外人，好不容易今天站穩了腳跟，」他回想當初十八歲時拜別父母，背井離鄉，隻身出洋，吃足了苦頭，靠著一點一滴的打拚，才有今天的局面，「你不妨直說，只要我能力所及的事，我一定會盡力幫忙。」

林榮一沒想到李皆得這麼直爽，毫不矯情，就說他有一個小舅子余果到大陸出任務，已經失蹤了幾十年，大家以為他老早死掉了。誰想他的侄子新近從大陸同安來新加坡打

工，打聽到我，跟我取得直接的聯繫，證實余果未死，仍然好端端的活在人間。這事完全出乎家人意料之外。

「這樣很好啊！大難不死，理應慶幸。」

「余果如今身陷大陸，問題是怎麼把他營救出來，這是一個難題，」林榮一說：「這事關重大，只許成功，不能失敗，說來容易做來難，而我又無能為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懇求李先生高抬貴手。」

聽到林榮一的愷切說明之後，李皆得不假思索：「帶他出大陸，這件事確實有些難辦。我對大陸社會不太瞭解，也沒有帶人出來這個經驗，不敢打包票。但是救人要緊啊！即使明知難辦也得辦，是不？你既然找上了我，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我們共同想辦法，把他搭救出大陸如何？」

「有你這一句話，我就安心了。這些日子以來，我日思夜想，求爺爺告奶奶，卻到處碰得滿頭包，沒想到皆得兄沒有推託，一口應承，真是有如打了一劑強心針，讓我對營救抱持著信心與希望。皆得兄急難相扶持，真有古人俠義之風，令人感激得五體投地。」

「如今是救人第一，其他的話都不必說。」

「需要多少費用，我們會全力支應。」

「這不是錢的問題。豈不聞古人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就讓我做一點好事，積一點陰德吧！其他的大可不必談。」李皆得說：「你要我甚麼時候進去中國大陸比較好？」

「只要李先生有空，愈快愈好。」
「請你給我詳細地址。」

第十九章 人生繞了一大圈 為誰說逝水流年？

你是從一個痛苦的地方出來的。如果你怨恨別人，你值得憐憫；如果你懷著善意，仁愛，和平的心思，那你比任何人都高貴。

雨果

隔了一個多禮拜，一九八八年的八月底，李皆得搭乘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飛機直飛廈門，經過四小時三十分鐘的飛行，降落在廈門的高崎機場。他戴著一副太陽眼鏡，拖著一個簡便行李出了關，搭著出租汽車直接到廈門中山路的華僑飯店投宿。

金門與廈門兩門隔海遙遙相望，語言、民情與風俗習慣相通。承平之時兩地舟楫往來，早上在家吃早餐，中午在廈門吃午餐，晚上又可以回到家吃晚餐，是一日的生活圈。他記得小時曾隨父親來過一趟。一九四七年他隻身出洋之時，初生之犢不畏虎，展開了一趟人生的探險之旅。金門人俗稱之為「落番」。

他家本就耕地狹小，而兄弟又眾多，僅靠種田與「擎蚵」（一種圓柄而將頭錘扁的鐵器以剌蚵，稱之），風裡來雨裡去，披星戴月，早出晚歸，任你再怎麼勤勞節儉，都無法

在故鄉安生，更不用說有甚麼發展了。所以青年男子被迫紛紛出洋，與其老死家鄉，一籌莫展，不如出外搏一線晉身生機。

他就像擠牙膏一樣被擠了出去。「青年立志出鄉關，壯志未酬誓不返。」想到昔日揮淚拜別了父母與祖先，隻身下南洋冒險去了，再相見不知何月何年？里諺所謂的：「十往，六死，三在，一回頭。」作了一趟生命與前程的搏鬥之旅。能夠僥倖不客死異鄉，已經要燒高香了。想要衣錦還鄉起洋樓、蓋別莊，光祖耀宗，那更是鳳毛麟爪，百不得已了。

他回想當年手提著一只皮箱，腰包藏了二十五塊銀元，從古寧頭南山村走路到金城西門的同安渡頭，然後搭金星輪到廈門的第五碼頭，再搭「戎客船」經過漫長的海上航行，一路顛簸到達新加坡，一晃幾十個年頭過去了。因此，廈門對他來說並不陌生。

他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既然對人家有了承諾，就絕對要努力克服困難，達成任務。他知道自己沒有退路，也不能有藉口，更不能失敗，要像余果當年勇往直前一樣，不達目的，絕不中止。

他知道自己此行責任的重大，除了他自己能力的考驗，也關乎他的信守與聲譽。他可以不接，沒人會怪他；如今既然接了，就不能砸鍋。他知道余家把所有幸福的希望都押在他身上。因此，絕不能賁事，否則怎麼向人家妻兒交代呢？午夜夢迴，怎麼可以睡得安穩？他有了這樣的認知，擬定了步驟與救人的應變計畫，然後包了一輛出租汽車，從廈門直接到同安縣新店區的溪尾村。

他是金門人艷羨的「番客」，居移氣，養移體，他已然薰染了南洋人的氣質，無論再

怎麼故意低調喬裝打扮，仍然跟大陸人的氣質有著明顯的區別，想不被人一眼看穿也難。當車子一抵達溪尾村，這是一個僻靜的村落。他一腳踏下車子之後，首先觀察周遭的環境。

這時的中國大陸剛剛改革開放不久，這個社會主義的所謂祖國還是一窮二白

，民不聊生，看在金門番客的眼裡，難掩貧窮落後的景象：只見道路曲折狹窄，路面崎嶇不平，房屋低矮，長期風吹雨打，都因年久失修而顯得殘破不堪，水溝不通雜草叢生，蚊蠅亂飛。跟新加坡那種整齊、清潔、有序而高樓大廈林立的景觀，簡直不可同日而語了。

李皆得看看在眼裡，痛在心底，一個錦繡大地、美好河山，竟然變成華夏子民生活的煉獄，意識形態的苦牢。他一眼看穿了村民除了看天田，種一些五穀雜糧之外，沒有別的長物，簡直跟當年金門沒有什麼兩樣，生活可以想見是異常底辛苦的。他想余果是一個落難的國特，被社會擯棄的族類，可說是一個邊緣人，一個零餘者，在這樣的一個艱困環境之中，怎麼能夠獨自生活幾十年呢？

他走在村中的小路上，看到一個六十歲左右的矮個男子，穿著一身灰色的粗布衣服，打了好幾處補丁，頭髮像雜草根根翹起，滿臉皺紋，面目黑而無神，一副瘦骨嶙峋的樣子，看起來已經很老邁了，問他認不認識余果？這名男子睜著一雙三角眼瞪著他猛瞧，好似看到外星人一般，一眼就知道他不是本地人，而是一個道地的外來客，心想：「余果這個衰尾人，這個寄居者，今天怎麼會有這樣體面的人來找他？這是破天荒之舉，難道他否極泰來，交上了好運不成？」

他面無表情，木然的說：「認識是認識。你找他幹甚麼？」然後從頭到腳打量他一番。

「我是他的同鄉，特地來探望他的。請問他住在那裡？」他顯示手上提的水果袋。這名灰衣男說，你順著這條道路直走，前面碰到岔路向左轉，再走五十公尺左右向右轉，就可以找到余果的房子了。

李皆得根據他的指引方向，找到了余果的房子，只見獨立的一間小小的破瓦房，旁邊堆了一些垃圾，空地都長滿了雜草，環境又髒又亂，跟金門的豬舍相比也好不到那裏去？李皆得左瞧瞧，右看看，心裡就有底了：「這樣的房子也能住人？」

這間房子的木門沒有上鎖，或者根本也沒有鎖，只是虛掩一下而已。李皆得敲一敲門。這時是午后時分，余果從生產大隊下工，剛吃完了午飯回來，躺在床上休息。他還清了債務之後，已經不賣中藥了，每日仍在新店區生產大隊洗蔬菜度三餐。他一聽叩叩叩的敲門聲，這是從未有過的，覺得非常奇怪，心想這些年來，從來沒有人敲門來找他的，都是破門而入。

他起身拉開房門一看，赫然發現門外站立著一個陌生彪形大漢，身高一米八十左右，像一座巍然的大山堵在門口，長得寬面大耳，頭髮梳洗得乾乾淨淨，只見穿了一身簡樸的運動衣褲；再往腳下一看，穿著一雙運動鞋。

他當場傻住了，一時間摸不著頭腦，招呼也沒有打，因為從來不認識這個人。要不是他的穿著打扮很時潮，還以為是公安找上門來呢？以前來的人都是惡行惡狀，不是穿著藍色的列寧裝，就是穿著工人裝，而不是像這樣輕鬆簡便的時髦裝束，心想這個陌生人上門來要幹甚麼？就問說：「請問你找誰？」

「我找余果，」李皆得看到一個黑黑乾乾的老頭子，瘦得皮包骨，一臉的倦容，兩邊臉頰凹陷下去，硬把眼睛擠凸出來，幾根斑白的頭髮翹起來，好像長在荒蕪的田地上，顯得凌亂不堪，一看就是沒精打彩的樣子，看到有人登門，並沒有甚麼特殊的反應。

「請問你是余果先生嗎？」

幾十年來，從來沒有人稱他為「先生」，他也覺得自己當不起「先生」這兩個字，直說：「不敢當！不敢當！我就是，請問你是甚麼人？找我有甚麼事呢？」

「請問你是不是小金門人，老家住在上庫村。」

「正是。」余果這時頗感訝異，「沒錯啊！你怎麼知道的？」問說：「你打從那兒來的？怎麼知道我是烈嶼人，又知道我住在這兒呢？」

「新加坡的林榮一先生，是不是你的二姊夫？」

「是的，沒錯。他已下南洋很久了。」這時余果才想到有些失禮，連忙問說：「請問先生您貴姓、怎麼稱呼？怎麼知道我在新加坡的二姊夫呢？你認識他嗎？」

「認識。」這時他才自我介紹，「我是李皆得，金門古寧頭人，受你二姊夫林榮一之託，特地從新加坡來看望你的。」

余果登時發現來客一口金門腔，跟他自己講的閩南語一模一樣，他鄉遇老鄉，兩眼淚汪汪，頓時有一種惺惺相惜的親切感，就回頭想要讓進，但是整個房間破破爛爛、烏煙瘴氣的，連一張像樣的桌子椅子都談不上，這樣的寒碇感覺很不好意思：「應該請你進來坐一下的，可是您看裡面實在太亂了，而且空氣也不好，只有委屈您站一會兒。」

李皆得聞言，瞬間瞄了一下他的房間，只見牆上掛了一條褲子，床鋪底下擺了一個洗臉盆，四壁空空蕩蕩的凹凸不平的磚面，正是昔人所說的「環堵蕭然」，真是我見猶憐，就問說：「你就這樣過生活？」

「沒有辦法，能夠活命就不錯了。」

李皆得就把隨手的水果遞給他，悄聲的說：「我是受你二姐夫之託，特地來接你出去的，你趕緊收拾一下行李吧！我帶你到廈門去。」

「馬上就走嗎？」余果朝思暮想就是想回家，如今曙光乍現，他既期待又怕受傷害，覺得想要出境難如登天，恐怕沒有那麼簡單，頹然說道：「我雖然是自由之身，但是，……」

「立刻就走，事不宜遲。」李皆得說：「你連試都沒有試一試，怎麼知道行不通呢？」

「您稍等我一下，」然後拎著水果說，「我去跟堂哥辭行。」

李皆得告誡說：「我們做這一件事情，要越少人知道越好，你最好不要露出口風，也不能打草驚蛇。」

「這我知道，只是看他一下，把這一些水果送給他，」余果說，「您還這麼客氣幹甚麼？」

「我在這兒等你。」李皆得不放心：「你堂兄若問你，你怎麼會有錢買水果呢？你要怎麼回答？」

「我會說朋友給的，轉送給他的孫子吃。」余果說：「我自有辦法回答，不會露餡，

請放心。您稍等我一會兒，我去去就來。」

余果去見堂兄余承嗣。自從出來自謀生活之後，他跟堂兄就很少見面，互動也不多，但是心中仍不時感念他當初慨伸援手的幫助。今天臨別送水果，也是舊恩舊情難忘。他知恩圖報，不能不辭而別。

余果上門之時，堂兄正躺在椅子上假寐，一聽余果進來的腳步聲就驚醒了，他們的感情似斷而非斷，問說：「怎麼你今天有空來看我？」

他把水果放在桌子上，「我常想念堂兄，只是生產大隊從早到晚有忙不完的工作，一向少來看堂兄，希望不要見罪。」

「你來坐坐就好了，怎麼還買水果呢？」余承嗣覺得很奇怪，問說：「你怎麼有錢買水果？那來的錢呢？」

「我正要跟堂兄說這件事，有一個鄉親今天來看我，這是他送的隨手禮，我就轉手送給侄孫吃，」余果看看堂兄的反應，「他好意要帶我到廈門去轉悠，我特地來跟您說一聲。」

「那來的客人？這麼闊綽。」

「是一個遠來的同鄉。」

余承嗣心想余果蟄居在這兒，跟外界一向少有聯繫，怎麼會有同鄉來看他呢？他不便打破砂鍋問到底，就說：「你現在是自由之身，要去那就去那？生產大隊如問起，我再跟他們說一聲，」余承嗣說：「你就去散散心也好，早去早回吧！」余果再坐了一忽，就告

辭回家了。

李皆得當下就帶著余果，坐了先前雇好的座車，直接奔向廈門，仍然安排住在華僑飯店。晚上請他吃了一餐飯，讓余果大快朵頤一番，這是他幾十年來吃過最豐盛的一餐。

隔天李皆得帶著余果去街上買了一套衣服，一雙鞋子，「你就把身上那一套灰布衫換下吧！準備迎接新的人生。」

「李先生，我不知怎麼感謝您才好，」余果幾十年來受苦受難，從來沒有人對他這麼好過，真是感銘肺腑：「我現在身無分文，這些帳就請暫且先記下吧！」

「你怎麼那麼見外？如果那麼見外，我就不來了。」李皆得話鋒一轉，「其實你二姊夫對你很好，也蠻關心你的。他為了你的事，千方百計找人幫忙，最後找上我，還拿了五萬元叻幣要作為使費，被我拒絕了。」李皆得說：「我們有同鄉之誼。今天同鄉有難，你二姊夫既然找上我，我就義不容辭。其他的你就不必掛在心上。」

李皆得就帶余果到廈門公安局去申請出國的手續。

余果怕被人揭底，因此上了公部門戰戰兢兢，心中惴惴不安，有些膽怯，然而眼望身旁的李皆得不動聲色，穩若泰山，給他一種十足的安全感，心中頓感踏實了許多。以往跟官方打交道，他都是針鋒相對，生死的鬥爭。現在居然可以堂而皇之的申請出國手續，這是破題兒第一遭，真箇連作夢都不敢想像的事。

余果把證件交給了公安，兩隻眼睛緊盯著看，心臟撲撲的亂跳，好像要跳出心口一般。公安翻一翻資料，仔細端詳了一下，然後從櫃檯裡抬眼望了望這名眼前人，用一種疑惑的

眼光問說：「你要幹甚麼？」

「出國。申請出國。」余果故作鎮定的說。

「去那裏？」

「新加坡。」余果說：「我的姊夫在新加坡，我想去看他一下。」

「你要到新加坡探親看姊夫啊！很好。」公安問：「你要去多久？」

「一個月。」

「給你十天。」

李皆得暗地裡捉一捉余果的衣袖示意，然後說：「十天就十天吧！」余果沒被打回票，鬆了一口氣，心中忍不住的高興。

李皆得隨後帶余果到廈門的南普陀寺、胡里山砲台以及廈門大學四處去參觀遊覽，最後登島到了鼓浪嶼，這一個昔日的萬國地，紅磚洋樓林立，頹牆敗瓦訴說時代的印記、人事的滄桑。想到馬上可以脫離牢籠，飛上白日青天，飛回闊別幾十年的家園，與妻子兒女見面，重溫天倫之樂，心情輕鬆而愉快，那是幾十年來所沒有的事，連作夢都會偷笑。

當他走到廈門黃厝的濱海，這時還是凌亂的步道，大陸的改革開放還沒發出威力，仍不脫漁村的風貌。余果望向了一海之隔的故鄉烈嶼，相距只有五千公尺之遙，遠山含笑，房屋依稀可辨。他當年處心積慮想要游泳回去而不可得，付出了傷心慘痛的代價。

余果隔海望鄉，心有千千結。他有惆悵有喜悅，有傷心有憧憬，回想幾十年來的暗黑人生，眼淚不自覺地流淌了下來。回首從出任務栽跟頭一路走來，判了二十四年的徒刑，

蹲了幾家勞改場，吃苦受罪流血流淚，這一切的傷心慘痛，只有天知道。心中忽然百感交集，舉頭望鄉鄉不語，只有把這一切顛躓託付給流水託付給歲月。

他人生的菁華歲月，他一生的血淚鬥爭，為了主義為了領袖為了黨國，別親拋家棄子，隻身深入大陸去從事反共抗俄的鬥爭，企圖點燃「不自由，毋寧死」的革命火種，結果自身反而陷入牢籠之中，飽嚙了不自由的滋味，以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艱難苦痛。這一些往事刻鏤在生命年輪裡，記憶之中，不堪回首，回首要斷腸。

當余果終於拿到了出國的許可證件之時，那一份不可思議的喜悅，真不是言語可以形容的，想到不久之後就可以回到家園，去看看妻子兒女，重敘天倫之樂，彌補他三十幾年的人生缺憾，怎不教他欣喜若狂呢？他雙眼釘著那本紅色的護照看，仔細地端詳著他的照片他的名字，眉宇間漾出了微笑，心中還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李皆得看著余果樂不可支的樣子，心中也感受到自己無意中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幫助到一個苦難的靈魂，重新享受人生的美好的喜樂。他此刻真正體會到那種助人為樂的心境，不禁也心中甜滋滋的，想到自己做了幾十年的生意，不知帶過多少團，卻從來沒有像這一次這麼意義重大，令人心生愉悅。他告訴余果準備要去買機票了，馬上可以回到朝思暮想的家園了，余果歸心似箭，脫口而出建議說：「我們應去香港轉機。」

「不能，千萬使不得，」李皆得說：「你今天出境，好像是偷跑一樣。香港龍蛇雜處，中共的情治人員眼線很多，我們應該到新加坡去轉機。」

他想到李皆得非親非故，特地跑到同安來帶他回去，這一份恩情比山高比海深，讓他

非常的感動，一輩子的感激。現在返鄉的行程，他完全信賴他，委由他一手打理。

搭機的那一天，是午後二時的航班，天氣晴朗，萬里無雲，陽光耀眼來送行。李皆得拖著隨身的行李箱，魚貫走上通關的步道，余果只帶了一個腰包亦步亦趨緊跟在後。

他像已經在籠中被關了幾十年的一隻鳥兒，突然放飛要自由飛翔了，這一種驚喜無法言喻，雖然他極力自我克制，但仍覺得手腳有一些發抖。這一刻比在勞改場的尖銳鬥爭還緊張，他要發揮一個國特的潛能，努力戰勝自己。

他右手拿著證件，臉部因緊繃而僵硬，心中好似有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一直忐忑不安，背脊冷汗直流。他想：「萬一通關時突然被公安攔下，我要怎麼辦？」他用一種閃爍的眼神，輕瞞了中共的海關人員。

李皆得走在前面，知道他的心思，回頭說道：「你儘量放鬆心情，不要緊張，也不要東張西望、左顧右盼，一切不會有問題的。」

李皆得雖然這麼說，余果還是既興奮又緊張，手心不斷底冒汗。他想當年的提詢與牢獄之災，他都勇敢的面對，心中坦然無懼，從不屈服，怎麼現在反而怕得心中直打顫，手腳不斷的發抖呢？。總算輪到他了，余果把證件交給安檢人員，眼睛注視著看有無異狀，心情緊繃著。

他的心裡像打鼓一樣，噗通噗通的亂響。經過關防核對資料無誤，沒有安全上的顧慮，當安檢人員在護照上蓋了通行的章之後，這時的余果才算鬆了一口大氣，跟著在前頭等他的李皆得一起去候機室候機。

他坐在椅子上，心想現在離回家的路又更近了一步。等到坐上飛機的那一刻，他仍然有些不安心，害怕那一個公安忽然登機，把他臨時攔了下來，說他是潛逃的國特，雙手把他上銬，那就欲哭無淚了。他此刻的心還沒完全放下，只有等待飛機起飛的瞬間，他的心才可以落實。他注視著艙門的動靜，連水都不敢喝一口，靜靜的等待。

好不容易等到空姐關了機艙門，他繫上了安全帶。當飛機慢慢滑向跑道，他在心中不停的禱告：「趕快起飛，趕快起飛。」接著飛機加足了馬力引擎轟隆轟隆地狂響，飛機輪子越滾越快，最後拉上了機頭爬高起飛，他的心陡然像騰空一樣也飛騰了起來。

余果這時的心才感到踏實，舒了一口氣，心想：「我安全了！我安全了！終於擺脫了國特的生涯。」他總算離開了大陸這個幽囚的傷心地，這一個他未完成任務的噩夢的地方。他從機窗望向那一片廣袤大陸，萬里江山似錦，卻是他的苦牢之地，一輩子埋葬青春年華的所在，是他用一輩子的時光吮飲著鬥爭生命苦汁的地方，如今揮一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他在心中喊了一聲：「永別了，中國大陸。永別了，苦海人生。」他已經遠走高飛了，重新展開羽翼，迎向他新的人生了。

第二十章 誰是背叛者，誰來審判背叛者？

我等到你們都背叛我的時候，我再回到你們的身邊來。真的，兄弟們，那時候我另眼找尋我的失去者；我會用另一種愛來愛你們。

尼采

（一）

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班機，經長途的飛行，當降落在樟宜機場之時，已經是萬家燈火了。這是一次顛覆性的旅程，這一天跟當年余果摸黑潛赴大陸，同樣是改變人生的一次旅程，同樣具有劃時代重大的意義。

余果撥開了濃重的雲霧，終於見到了熒煌的南國燈火。他頓時舒了一口氣，整顆心這時才真正踏實了起來，覺得他的人生已經翻篇了，徹徹底底與過去劃清界線，一刀兩斷，從此不再受政治的羈絆，脫離了那生不如死的國特的零餘歲月，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了，內心是雀躍而激動的，恨不得從座位上跳了起來，眼淚不自覺的在眼眶裡打轉。坐在身旁

的李皆得輕輕的按了一按他的手，不無向他暗示賀喜之意。

整個樟宜機場建築非常高大宏闊，旅客眾多，行李雜沓，當李皆得帶著余果通關出來之後，只見大姊余英與二姊夫林榮一與二姊余慧來接機，白髮人見白髮人，幾十年的離闊，生死兩茫茫，而今再相逢恍如隔世，大家相擁喜極而泣，抱頭痛哭。

余英說：「回來就好！回來就好！」她仔細端詳了這位落難的國特、不死的胞弟，發現他又黑又乾又瘦又老，滿面風霜，臉上的皺紋像一條一條的深溝，每一條深溝就代表著它滄桑歲月的印記。

自從大姊與二姊出洋之後，從此天涯海角，天各一方，只有靠魚雁往返，只能在夢中憶念。他們想不到姊弟有一天還會在南國，以這一種重生的方式相見，心中百感交集。兩位姊姊慶幸弟弟大難不死歸來，慶幸彼此都還康健，有生之年還可以再見一面，這是老天爺的恩賜，作夢都無法想像的事，真是悲辛交集，眼淚淌了滿腮，哭久別重逢，哭苦盡甘來，哭死去活來。

當晚林榮一在唐人區牛車水的詠春園席開一桌，為余果接風洗塵，這是難得的一次歷史盛饌，跟當年在金城南門軍人之友社送別的盛饌氣氛完全不同，席間林榮一說：「李皆得先生慷慨一諾，千里赴義，不顧自身安危，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實有古俠士之風，是余家的救命大恩人。」他舉杯率同大姨子與妻子，首先向李皆得敬酒：「皆得兄，沒有您兩肋插刀鼎力相助，今天就無法在此一家團聚，杯酒言歡，您的大恩大德，山高水長，讓人沒齒難忘。」

「俗話說大恩不言謝，這一切銘感五內，盡在不言中，我滿飲此杯，先乾為敬。」接著再敬內弟余果，為他重獲新生賀喜。

余果接著端起酒杯，起立向李皆得敬酒：「我這一條老命可說是撿回來的，沒有李先生深入虎穴，挺身搭救，我今天還陷身在大陸出不來。我如今能夠重見天日，擺脫政治的羈絆，完全要拜李先生仗義相救所賜。」他很感動的說：「李先生可說恩同再造，是我的重生父母。」

「言重了！言重了！不敢當！不敢當！大家都是同鄉，何必這麼拘禮？人生都是緣分，我們都是出外人，今天能在這兒聚首，也算是前世修得的福分，何必這樣客氣呢？」李皆得說：「我無意間做這件有意義的事，老實說心中也非常高興。如果能因此而幫助到你，那還要感謝你給我這個機會。」

李皆得有功而不居，余果不勝感激之至，連續乾了三杯，他已經幾十年沒喝過這樣的美酒了，因此不勝酒力，整個臉頰頓時飛紅，不過興致仍非常高昂，千言萬語，都無法訴說他此刻的心情，何況酒逢知己千杯少，今天即使酣然一醉，也是幸福的。因為人生難得幾回醉啊！

整場宴會下來，大家觥籌交錯，人逢喜事精神爽，心情特別的愉快，無不口角生春，眉開眼笑。余果身心獲得徹底解放，又感受這樣和樂溫馨的氣氛，這是幾十年來從沒有過的事，吃起飯來格外的香甜。

親人給他的溫暖，撫慰了他破碎的心，現在他捧著那一顆拼湊兜攏的心，由親人帶著

他到處去參觀遊覽。這是一個新興的國度，文明的華人社會，到處大廈林立，街道車水馬龍，跟大陸同安縣新店區溪尾村那種殘破與落後的景觀，簡直有雲泥之別。

他連日飽覽了南國新加坡的風景與都市景觀，品嚐了美食與佳餚，體驗了金門人冒著九死一生出洋——這是俗稱的「番屏」——這是昔日所謂在估俚間打拚的地景。現在卻展現了國際化的宏麗壯圖，比諸中國大陸，不知勝過多少倍，那裏是他這個國特所能想像的？

新加坡即使再乾淨再美麗再繁華，那是與他無緣的國度，他脫離牢籠之後，整顆心獲得了釋放，心中感觸良多，覺得自己一輩子深陷在鬥爭之中，再回首有不知今日何日之感？新加坡雖好，親人雖熱情，照顧雖無微不至，但是他知道那不是他久待的地方。

他一方面參觀遊覽，一方面卻歸心似箭，他的心沒有寧處，一心一意只想要趕快回到烈嶼的老家去看看妻小。李皆得能夠體會，就帶著他到台灣住新加坡的代表處，辦理入台的手續。他已經報死、解除任務、除籍，成為流落在歷史暗角的一粒煙塵，早已經被人世遺忘了，失去了國籍。

那位蔣代表聽到了李皆得的表述之後，眼見這名眼前人，是奉著他祖父的命令，深入到大陸去執行任務、發展地下組織，再經過他父親掌政的年代，歷經多少的磨難，如今終於脫險歸來。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謝世，這時雖然是江山易代，人事已非，但是情義仍在。他趕緊指示工作人員，暫且放下手邊的工作，立馬為余果趕辦返國的護照。

二姊余慧看到弟弟儘管每日參觀遊覽，一顆心卻早已飛回烈嶼老家了，知道再留也留

不了幾天。二姊知道弟弟這番不死歸來，姊弟能在新加坡見面團聚，真箇喜出望外，是今生今世最最重大的幸事。這是老天爺的恩賞，她已心滿意足，別無所求，此生沒有遺憾了。她要把握當下，過好每一個相聚的日子。有一天她忽然問夫婿榮一：「火炎在那裏工作，你知道嗎？」

「我上次問過，是在通商大樓工地蓋樓房。你問這個幹甚麼？」

「我想請他到家裡來坐一坐，順便認識他一下。你不覺得我們應該請他吃頓飯嗎？他是余家的大恩人，沒有他，我弟弟如今還在大陸出不來。此恩此情我們永遠忘不得，你就開車去請他到家裡來吃飯。就這兩天，不能拖。」

林榮一覺得妻子頭腦冷靜而清楚，沒有被喜悅沖昏了頭，話說得有理。而自己這些日子來一高興，險些把這樣重要的人重要的事給忘記了。他覺得自己有一些老糊塗。因此，他順從妻子的意見，不假思索就去通商大樓的工地，親自邀請余火炎到家裡餐敘。

這天是傍晚快收工的時間，林榮一到了工地找到工頭，說明來意。工頭就去轉知余火炎：「外面有一個人要找你，他說是你的親戚。你過去看一下。」余火炎一時有如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心想：「我在新加坡怎麼會有親戚呢？是那一門子親戚這麼厲害，知道我來此打工。」當他走出來一看，發現是林榮一，頗感訝異。自從上次見過一面以後，已許久沒有聯絡了，突然發現他找上門來，就順勢問說：「二姑丈找我是嗎？有甚麼事？」

「我想請你到家裡坐一坐，這兩天你甚麼時候有空？我來接你。」

余火炎受寵若驚，上次的經驗不太好，就推託說這兩天在趕工很忙，恐怕不方便。林

榮一不放棄，說即使再忙也請他撥個空，務必到家裡來一趟。他說：「你不想見見你叔叔嗎？」

「我叔叔怎的？」

「你叔叔出來了。」

「我叔叔出來了，真的？」他大叫一聲，神情甚為激動，一雙眼睛睜得圓滾滾的，嘴巴張得大大的，眼角都漾出了笑意來。他沒想到叔叔真的能出得來，這完全出乎他當初意料之外，心中非常高興，立刻改口說：「我一定要去，即使再忙我也要。我明天跟工頭打聲招呼。」

「你叔叔歸心似箭，準備要回去了。在他回去之前，想請你去會會親，跟他話別與餞別。」林榮一說：「明天傍晚六點鐘，我來載你。」余火炎一聽非常高興，覺得在叔叔回去之前，一定要見他一面。也許是今生的最後一面。

隔天林榮一準時去接他，只見余火炎洗頭洗澡，還灑了古龍水，特別打扮修飾了一番，顯得十分的精神。他穿了一件暗紅色格子上衣一條灰色長褲，腳穿了一雙咖啡色皮鞋，擦得油亮油亮的。他來新加坡之後，從來沒有這麼盛裝過。

林榮一住在十五樓，面對著港灣，居高臨下，夕陽晚照，風景優美，有這樣的居家環境，顯然家境不錯。林火炎被讓進入了玄關，還來及細看家中的裝潢與擺設之時，只見堂叔余果已迫不及待趨前來握手，口說：「賢侄，歡迎！歡迎！想不到我們能在這裡見面。」

「啊！叔叔！這真是萬萬想不到，真是太好了，太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了。可見事在

人為。」

余果心情非常高興而熱情，跟在溪尾村槁木死灰判若兩人，就跟火炎引見：「這是大姑余英。這是二姑余慧。」火炎一看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但保養得還好，沒有顯示多少老態，連忙點頭叫了大姑與二姑。這是他在同安之時，從來沒有想到的親戚。如今意外的認親了。

吃飯的時候，余慧不時的幫他夾菜，夾得余火炎有一點不好意思：「二姑姑，不要客氣，我自己來。」

余慧說道：「你是果弟的貴人，我不知道怎麼感謝你。沒有你，果弟還在大陸出不來，今天大家能在這兒團聚，完全是你的功勞。我不會喝酒，為了表示誠意，我乾了這一杯。」

余果說：「我當初隨口一句，沒想到言者無心，聽者有意。你記住了我說過的話，到新加坡找到了我的二姊夫，讓我可以重見天日，不僅在這兒親人相聚，一家人也馬上能夠團圓，你對於我幫助之大，真的功同再造，筆墨難以形容。我一輩子感激。」

「火炎侄，千言萬語，無法道盡我的感謝。叔叔敬你，心中永遠有你。此恩此德，不敢或忘。」

「叔叔言重了，您太客氣了。我只不過順便一問，也沒有費特別的功夫，沒想到對叔叔起到這麼大的幫助作用。要說感謝，最應感謝的是二姑丈，沒有他為您四處奔走，出力營救，今天的結果不會如此。」

林榮一聽到他們的對話，觸動了他的心緒，覺得自己並沒有余火炎所說的那麼好那麼

偉大，他拿起酒杯說：「火炎賢侄，這杯酒敬你。請你接受我的道歉。」林榮一一飲而盡：「說來慚愧，你當初找上我，說果弟還活著，我打死都不相信，我不僅沒對你表示感謝，還對你橫加阻撓，給你出了艱難的題目。實在不應該。實在不應該。要不是你有度量不見罪，我今天怎麼還有臉見你呢？」他說罷：「我該罰！我該罰！」

大姊余英聽妹婿林榮一這麼一說，才知道整個過程，也在旁起哄說：「該罰！該罰！人家當初那麼有誠意找上你，你卻推三阻四，差一點壞了好事。要不是火炎有耐性、好脾氣，果弟的苦還熬不出頭呢！」她舉起酒杯：「榮一該罰。這杯酒我代他喝了。」

林榮一看到大姊這個樣子，說是無心，確是有意，趁機修理了他一下子。他反躬自省，覺得當初自己實在太離譜、不應該。大姊的責備，他也無話可說。余火炎為了緩和氣氛，不無感傷的說：「大家喝酒，盡了此杯。叔叔就要回故鄉烈嶼去了，再相見不知何月何年？」大家一聽此言，觸動想說而不便說的心事，不免心有戚戚焉。

余火炎接著站起來說：「我敬叔叔一杯，沒想到今生跟叔叔的緣結得這麼深。我會永遠懷念你，希望你多多保重。你回去，我不送你，我滿飲此杯，就此別過，祝您一路順風。」

他一飲而盡，接著說：「要說該感謝的人，不是我；而是總書記鄧小平同志，他若不改革開放，我就不能南下到新加坡打工賺錢。我若不能來打工，就沒有機會來找二姑丈，所以追根結柢要感謝的人是鄧小平總書記。」他故作輕鬆狀，舉起酒杯說：「我們敬總書記一杯。」大家以為他在開玩笑，但繼而想一想也頗有道理，跟著說：「我們敬鄧總書記一杯。」然後大家開懷大笑。這一餐飯就在杯觥交錯、談笑風聲之中結束。

李皆得好人做到底，送佛送上西天，幾天後帶著余果搭機返台。

余果在樟宜機場登機前夕，面對親人的送別場面，熱淚漣漣，想到這樣的生離，可能也是死別，這一輩子再相見，恐怕遙遙無期了。大家都有此預感，那種相見時難別亦難的場面，今生是親歷親嘗了，在此活活的上演，彼此揮淚道別，離情依依難捨。

(一一)

兒子平安專程到桃園機場接機，這是父子經過三十二年後的歷史性相會，歲月滄桑，人世幾回傷往事，父子各有不同的人生經歷。他們的人生在烈嶼離別，卻在台北再相會，人生畫了一道圓。然而這一道三十二年的圓圈，構成了人生的悲歡離合。

當飛機降落在桃園國際機場，余果的心中百感交集，他已經回到了台灣，接近家鄉又近了一步，他的心情是輕鬆而愉快的。能夠不死歸來，確實是值得慶幸的。當他步出空橋，進入了機場大廳，呼吸到台灣的新鮮空氣，看到高敞而壯觀的機場建築，覺得自己過去的日子都是白過的。

當李皆得領他出關，兒子平安已翹首企盼等在門口，父子在機場淚湧相見，恍如隔世。那個丁年出征的余果，為了主義、領袖與黨國，拋家棄子，深入敵後出生入死，如今零丁歸來，只有滿身的心傷與身傷。

那個八歲的懵懂兒子，經過戰地政務的桎梏與砲火的錘鍊，如今已是四十歲的盛年，頂門立戶。他們各自寫下不同的人生經歷，各自走過不同的人生步履。這樣的兩條平行線，而今在台北交會了，天倫夢圓，補足了各自人生的缺憾。

父子台北相見，都有說不完的人生故事。這些故事就藏在大陸錦繡山河的勞改場與烈嶼的山川隴畝歲月之中，成為國共血海深仇鬥爭的歷史印記，金門的時代傳奇。

平安初見父親，驚見翻疑夢，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父親當年英姿煥發，如今倦鳥歸來，面目枯槁，一身瘦骨，滿頭白髮，一看就知道不知吃過多少苦、受過多少罪。看在兒子眼裡，只要能夠不死，其他的也就不必深究，過去的就讓他過去吧！

余果歸心似箭，從桃園機場逕赴台北松山機場，下午二時三十分搭上了去年開航的遠航班機直飛金門，他此刻的心情異常的複雜。三十二年之前，他曾從此地搭機到關島去特訓，受到黨國的栽培，如今繞了一大圈，經歷勞改場刻骨銘心的人生洗禮，兩者纏繞在一起，看似又繞回了原點，但是我已經不是原來的我了，少年子弟江湖老，場地雖然相同，然而人事已非，心情卻完全不一樣。

他不知怎麼面對自己的人生，怎麼面對自己的結髮妻子。他沒有帶回什麼東西，沒有豐功偉績，沒有高車駟馬，沒有黨國人員的接機。他只是一個國特的倖存者，不僅滿飲人生的苦酒，還帶引著妻子長夜不眠，受苦受罪。他近鄉情怯，覺得自己是家裡的罪人，怎麼去面對枕邊人呢？

當年他肩負任務出征之時，受到黨國的重視，態度多麼的堅決與決絕，連頭也不回，

義無反顧；可是如今他死歸來，沒有人重視你理睬你，花自飄零水自流，發現三十二年來一無是處，他只有厚著臉皮以一個倖存者的姿態，去乞求髮妻的愛憐與收容。

當飛機經過七十分鐘的飛行，降落在金門的尚義機場，他已經無法認識了，無法認識這個肅殺的戰地故鄉已脫胎換骨，這在當時根本是無法想像的。出關之後，李皆得、余平安就叫了一部排班的計程車，相偕陪伴著余果返家，那個魂夢相依的上庫老家。

當車子穿過筆直的中央公路，只見道路兩旁木麻黃林立，樹影婆娑；車子途經金城西門，這個曾經命運交鋒多少晨昏憶念的地方，然後車子一路東轉西繞抵達水頭碼頭候船的時候，儘管物換星移幾度秋，然而金烈海峽的水滔滔依舊。他當年曾經從此地暗夜出征，繞了一大圈之後，而今又從此地返家。當年的逝水已一去不回頭了，而當年的子弟也已經不是本來的面目了。

他問逝水是否還記得那個潛行客，那個曾經不死歸來的許諾？歲月無聲，海水無言，而水頭港從過往一路走來，仍兀然站立在那兒凝視，凝視著兩岸的鬥爭，凝視著砲火的水花，凝視著兵丁換防的進出，凝視著國特暗夜的出行，如今光天化日，又凝視著他死歸來。

他搭上了浯江輪航向烈嶼，對面的麒麟山標高一一九公尺，這是烈嶼的最高岑，幾年來別來無恙，反共抗俄已老，然而青山不老，經過無情砲火的錘煉依舊巍巍然屹立著，好像挺直了胸膛在山上迎接著他，跟他說：「戰士不死，歡迎歸來。」

這一趟航程只需十二分鐘，卻讓他足足等了三十二年。他坦然面對烈嶼的麒麟山，他

覺得我的任務雖然可以失敗，可是人生沒有失格，此生無愧。麒麟山能夠挺過無情的炮火轟擊，不頹；而他也挺過無情的牢獄之災的苦刑試煉，不倒。他自覺沒有給這塊土地丟臉，他是烈嶼一顆煮不爛的烈豆。

烈豆如今回到了烈嶼。他一腳踏上了九宮碼頭，這個當年要用跳板搭舢舨船的港汊，如今建了鋼筋水泥的碼頭，已不可同日而語了。他感時傷世只有以雙膝哭倒在地來贖罪，哭他的思鄉，哭他的漂泊，哭他的思親，哭他的落難，哭他的負咎。幾十來他都無法忘懷這塊土地。對這塊土地的深切感情，支撐著他在勞改場生活下去的勇氣。如今他只有以淚水來淨化心靈，迎接新的人生。

余平安把停在碼頭的車子開過來，一行人坐車朝向上庫村駛去。余果重新回到了生身的家鄉，面對滿路的標語：「中華民國萬歲」、「三民主義萬歲」，一路思潮起伏，情緒激動。他途經九井路八達樓子的地標，那些「獨立作戰」、「堅持到底」、「必勝必成」、「自力更生」斗大的軍事標語，反共復國的堅志圖騰，依然觸目在他的眼簾來迎接他，不禁感慨系之了。

想當年軍方用吉普車把他載走，這些標語就站立在路旁歡送他，歡送那一個反共的卒子，復國的尖兵，到大陸去執行任務。可如今兒子開著車子把他載了回來，這些標語仍舊列隊在道路兩旁迎接著他，迎接著一個不屈不撓、滿身傷痕的反共抗俄的過河卒子回家。

他越接近家裡，心潮更加的澎湃，想到這幾十年來的遭遇，想到他當年拋妻棄子別親，他不知道怎麼面對自己的老妻？不知道怎麼交代他自己這一生？他飲下了一杯反共抗俄的

人生苦酒，卻不夠資格去慈湖的陵寢向蔣介石祭奠，只有自己黯然的往肚子裡吞。

一九八八年中秋節之前三天——離家三十二年又十二天——他回到了烈嶼上庫的老家，那個在睡夢之中不時驚醒的老家。只見已不是原來閩南式古厝的矮房，而是新建兩層樓的洋房，他已完全不認識了。

他一入家門見到了老妻，相見恍如不相識。當年她是盛開的一朵花，迎著燦爛的陽光，可是三十餘年來，經過無情歲月的摧殘，沒有雨水的滋潤，已經漸形枯槁了。妻子不用說三十二年的遭際，她只用佝僂的背，癱著的腿，哭瞎的一隻眼，以及滿頭的白髮蒼蒼，來迎接那個國特丈夫。反共抗俄雖然功敗垂成，但是他們夫妻倆大難不死喜相逢，克服了反共抗俄的險惡波濤，寫下了蔣介石寫不出的反共篇章、抗俄歲月。

他不顧眾人在身旁，緊緊地摟著她，這位苦守寒窯三十二載的結髮妻子，她的茹苦含辛與堅貞意志比諸王寶釧還偉大。吳善治在丈夫的臂彎裡忍不住流下了眼淚，心中暗罵一句：「死鬼！你終於回來了。」

當年他盛年出征，長得人模人樣，粗眉大眼，一臉的英氣；可如今卻活脫脫的脫了形，形似而人不似，一臉的黑氣：「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低著眉漆黑著一張臉，早已不是當年丈夫英挺的模樣。

余果會過了老妻，抬頭一看發現老母的遺照赫然掛在牆上，不等詢問就迫不及待的在長案桌前點燃了三炷清香，然後哭倒在地上祭告：「阿母，您不孝的兒子已經回來了。」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哭得山崩海泣，哭得像是孝子披麻帶孝送母親上山頭的傷心。

他的這一哭是補足了他應盡而未盡的職分。大家就任由他去痛哭，淚水是可以滌淨人的靈魂，洗刷人生的傷口的。

當年吳善治對姆媽臨終的承諾，她現在終於可以放心中的沉重石頭了，對姆媽有了具體的交代。她要他跨過火盆、吃豬腳麵線，然後趕他去洗一個熱水澡，換一身乾淨的衣服，那是他三十二年前留在家裡的衣服，顯得有一點鬆垮垮的。然後她要他去理個頭髮，理一個大光頭，把那些在大陸的三千煩惱絲統統雜掉。他現在改頭換面，完全是新生了。

當晚在烈嶼海園餐廳吃了一餐團圓飯。平安怕老母驚喜過度，要弟弟平德跟新婚的妻子先行返家照顧老母。這個周歲的么兒，三十二年來初識父面，女兒淑端與做牙醫的夫婿，上林的三姑媽與姑丈林抱一，以及後代的一些孫子，大家濟濟一堂，席開了兩桌。

在這中秋月圓人團圓的前夕，迎接那個反共抗俄的過客，那個從死人簿裡「死而復生」的歸人，怎能不教人歡喜欲狂呢？這一晚是余家幾十年來最重要的一餐飯，這是天倫夢圓的一場盛宴。人生苦盡甘來，飲你五十八度的金門高粱酒，千杯也不醉。

余平安首先站了起來，舉起酒杯說：「這次父親能夠脫險，平安歸來，大家可以在這兒團聚，完全要歸功鄉親李皆得先生。沒有他仗義挺身而出，深入虎穴營救，父親就出不來，我們全家人就要一直忍受苦楚。李先生對我們余家，可說是德比天高，恩同再造，請接受小侄一拜。」

說罷，平安雙膝跪倒在地叩頭，李皆得見狀，趕快把他扶了起來，連忙說：「不敢當！不敢當！怎麼可以行此大禮，豈不要折煞我嗎？」他說：「起來！起來！趕快起來！大家

喝酒。老實說今天看到你們一家人團圓，否極泰來，我心裡也有說不出的高興，能夠分享你們家的喜悅，也是我畢生的榮幸。」

平安說：「李皆得先生鐵肩擔義膽，可說是我們余家的大恩人，我們永遠都不能忘記，大家要好好敬一下李先生。今晚我們不醉不歸。」他舉杯邀請家人，然後大家一起向李皆得敬酒。

這一餐飯，賓主盡歡。李皆得這位「現代魯仲連」完成了艱鉅的任務，仁至而義盡，在烈嶼宿了一宵，翌日就辭別了余家準備賦歸。他已經多年沒有返鄉了，就趁此機會回古寧頭南山村老家去看看故居，探望鄰里故舊與鄉親，接著就回返新加坡僑居地，繼續他的營生了。

余果隔日一早就上母親的墳頭祭拜。吳善治準備了香燭金紙，買了水果餅乾，做了兩樣平日姆媽喜歡吃的菜，一家人就去山上的青塚追思。余果葡伏跪倒在墳前，淚流滿面，捶地痛哭失聲。母親過世，他這個兒子渾然不知，沒有披麻帶孝送母親上山頭，成為他一輩子的遺憾。他這回的痛哭，是哭他的不告而別，是哭他的沒有盡到人子的責任，是哭他的悔改。

人生無法回頭，往事不堪回首。余家燒化了金銀紙錢，只見朔風野大，滿山遍野紙灰飛揚，飛入了田埂，飛入了碉堡，飛入了海邊，飛入了青天。才離墳頭，又上心頭，余果翹首往西眺望了一海之隔的大陸，只見隱隱青山如黛，那個新店區溪尾村的老家就在對面的不遠處，那個他一生刻骨銘心的地方。他在那兒有悲痛有歡欣：「永別了！老家。」

(三)

回家半個月之後，海偵組就派人來把余果找了去，然後去交心了三個月。這個不死的國特，他要接受忠貞的審問，他要如實的說來、坦白的交代：「你在對敵鬥爭的時候，有沒有出賣組織？有沒有堅守反共抗俄的立場，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堅忍與決心？」

他自己寫完了反共抗俄的篇章，堅此百忍，沒有虧負黨國，共產黨把他打入了二十四年的苦牢，這是共產黨為他打的分數。這個國府的派出組織，這個以戰地陣亡，除籍，任務結束的派出單位，當初以乙紙公文背叛了余果，讓吳善治哭得肝膽俱裂、死去活來，幾十年來不知生的滋味，一直沒說沒笑困在自己的心牢之中。

如今這個派出單位，又高舉國家忠貞的大旗，回頭來檢驗余果在對敵鬥爭之時，有沒有堅守立場，寧死不屈，忠於組織。組織可以堂而皇之的背叛，沒有人可以入它的罪；可是過河卒子就是卒子，永遠是棋手手中的一著棋而已。他可以被人隨意丟棄，回頭還要再接受忠貞的檢驗，牢房隨時為他開著。

他回到了組織，接受了忠貞的檢驗，逃過了黨國的牢獄之災。這是他忠貞的惟一回報。組織無從問責，要讓他退伍。一個國特的轉身，帶著些許的滄涼。這是他跟組織三十二年來最後的交涉，過此以往就橋歸橋，路歸路。他好不容易熬過了共產黨的二十四年苦刑，

如今可以得到他受苦應得的報償，他想總算苦也苦得有代價。

他在大陸勞改場的人間煉獄，長期吃不好，營養不良，體力透支，疾病纏身，精神與肉體飽受折磨，整日不停底咳嗽，菸不離手；回到了台灣，他已有不久於人世的心理準備：「我的身體這麼糟糕，應該是活不久長了，能夠回到家鄉見到心心念念的家人，重敘天倫之樂，心願已足，此生無憾了。」

當組織審訊完畢，通過了忠貞的檢驗之後，就要給他退伍，問他說：「你要一次領，還是領月退？」

他回想自己這一生一路走來，就為一個窮字。如今繞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點，雙手仍然沒有分文，只有對黨國盡忠盡職了三十二年，對黨國他可以無愧。但是一想到對於家人，他缺席了三十二寒暑，沒有盡到人子人父的責任，對於家人他覺得愧疚終身。他無法彌補這些長年累月的虧欠，唯一在死前能夠對家人稍作彌補的只有金錢。

他覺得以自己的身體狀況，沒有多久可活了。死前能對家人作最低度的回饋只有金錢了，因此他毫不猶豫地說：「就一次領吧！」

經過三十二年待遇的結算，他總共領了一百二十八萬元新台幣，折合每年四萬元，每個月不到三千五百元。當年為了一個月五百塊錢，出賣了一生。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端視著那張結算單，不禁提出質疑，問說：「這是三十二年來少校的待遇嗎？」

「不是。」組織的官員說：「這是少尉的薪餉。」

「長官當初在我出發前夕，明明在金城南門軍人之友社的席間當眾宣布，是以少校的

職階任命的，怎麼會是這個樣子呢？怎麼可以說話不算話呢？」他有了被騙的感覺。

「當年的情況，事過境遷，人事已非，我們無從瞭解，不過文件寫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看，這裡寫的是『余果，職級是少尉』。」他捱近身端詳了一下，兩眼發直，啞口無言，有理說不清了。

官長頓了半晌，「依照國軍的待遇規定，我們依法行政、照章辦事，只能給你少尉的退伍金。委屈你了。」

「委屈？」余果被打了一記悶棍，幾乎頭有一點發暈，沒想到到頭來卻被自己的組織出賣了，心中有說不出的惱恨，「我拋妻別子，深入虎穴，出生入死，一生的奉獻與犧牲，寧死不屈，不知吃了多少的苦頭，受過了多少的活罪；妻子為我受苦受累，茶飯不思，日夜以淚洗面。而我連老母過世了都不知道，不能見最後一面，無法克盡孝道送她上山頭，難道只為了得到委屈兩字的安慰？」

他想：「我為國家盡忠職守，三十二年來忍辱含垢，對得起天地良心，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政府不但沒有升賞，還報死除籍扣剋了我應得的薪餉；當初明明當眾許諾將薪餉與副食費送到家裡，結果卻食言而肥。啊！我是不是被組織欺騙了，出賣了廉價的忠貞，我怎麼跟家人交代呢？」

第二十一章 政治風向改變了 卒子人生無語問蒼天

使人類免除痛苦、紛亂、憎恨，而得到瞭解和幸福的，不是武士的劍，而是文人的筆。

左拉

這個不死的國特，在大陸求死而不死；回到了家鄉，等死而不死。他有一種生命的韌性，猶如金門孕育的地瓜一樣，面對風霜雨露惡劣的天氣，乾旱龜裂的土壤，他都要熬過挺過想辦法生存下去。他晚年回到了故鄉，面對台灣政治的轉型，面對金門軍事地位的轉變，回首前塵往事，讓他的人生倒帶，可以細細品味那三十二年的噩夢歲月、勞改生活與卒子人生。

時間的轉輪，照見了人世的變遷，照見歷史的潮汐，照見政權的更迭，照見小人物的悲歡。這一曲兩岸分裂的鬥爭大戲，他曾粉墨登場，熱烈的獻演，然而老來發現沒有人賞鑑。他是過時的人物，追隨著那些過時的主角，演出過時的孤忠戲碼。如今換了新角兒登場，有了新的主張，有了新的鬥爭主題，讓他這位過時的人物觀看：「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這位不死的國特，不知是老天的恩賞？還是上天有意的懲戒？他要讓他自己做了什麼？讓他咀嚼與追憶反共抗俄那段刻骨銘心的日子，讓他去回味那段過河卒子身不由己的酸甜苦辣，讓他去認識歷史的大輪迴，讓他去體會一個跑龍套只是跑龍套，不該搶戲。

他經歷了一個舊時代，又見證了一個新時代。當威權體制的政治強人蔣經國於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崩逝，副總統李登輝繼任總統，台灣的政治進入改朝換代，那些丟掉大陸轉進台灣的退卻者，不得不降下反共抗俄的大旗，不得不接受反攻大陸是無望的，不得不接受政權轉移本土化的政治現實，逐漸喪失了政治權力的話語權。因為時移勢轉，兩蔣時代反共抗俄浪濤盡多少英雄人物，已成為昨日黃花，兩岸的關係開始轉變：

當蔣毛的歷史宿怨隨著主角的謝世開始解封，當烈嶼的戰爭地位已經鬆綁，余果從「消滅朱毛奸匪、反共抗俄」鬥爭之中的虛妄甦醒；從「亡共在共，復國在我」浪潮裏的鏡花水月覺知；從「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自欺欺人裡憬悟。他面對新的政局，新的時代，新的洗禮。

時代在變，社會在變，潮流在變，當台灣掀起滔天的民主化浪潮，沛然莫之能禦，沖毀了蔣介石苦心構築的反共抗俄的堤防之時，余果這個國特的倖存者，已無處去話忠貞了，更無法向當道者去訴說苦辛或者表功了。他只有自己黯然品鑑自己的人生況味。

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李登輝總統宣布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承認中國大陸為一個政治實體，與兩蔣時代視為一個竊國的叛亂團體切割，也與余果的「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任務切割了。

那個「殺朱拔毛」、「消滅萬惡共匪」的歷史大戲從此已成為過去式，那些「枕戈待旦」、「反攻必勝」、「復國必成」與「還我河山」的標語，頓時成為歷史的陳跡了。這一個蕞爾小島烈嶼肅殺的命運，如今改變了，人民被捆縛的命運也跟著改變了。

余果晚年每每走在鄉間小道上，望向大陸福建沿海連雲起的大廈矗立在眼前，入夜之後燈火熒煌有如長龍躍空。這是那個曾經囚禁他靈魂的的地方，如今卻以超歐趕美的方式發展，向他這個老國特示威，讓他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兩岸這些天翻地覆的轉變，弱化了他當初出征的正當性，也抹殺了他在勞改場裡寧死不屈的功績。

當政治環境改變的時候，社會也隨之改變，一代新人換舊人，權位如轉燭，各領風騷數十年。當蔣介石已跌下神壇，當黃埔軍魂已經墜落，那些噉權者已見風轉舵，背棄國民革命軍之父反共抗俄的國策，又找到新的效忠者，擎起新的鬥爭旗號，找尋新的效死者。這就是釋尊所講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不管你權位有多高，不管你執政的時間有多麼底長，終將成為時間的一位過客，歷史長河裡的一片浪花，漸行漸遠漸無聲。

余果就從夢幻泡影之中，去認識時代，檢視自己的人生。他認為只有妻子吳善治才是真的始終如一，生死以之，不變節，不投靠，不兩端，堅守傳統道德與倫理綱常，沒有背棄。她的心志比蔣介石門徒的反共抗俄更堅貞，八風吹不動。余果覺得兩人雖然沒有海枯石爛山盟海誓的浪漫，卻寫下了反共抗俄時代的「烈嶼金玉盟」。

妻子不離不棄的恩德，古人之所能，而今人之難能，比諸苦守寒窯十八年的王寶釧有過之而無不及。有一天他突然有感而發：「希望下輩子再結為夫妻，讓我作牛作馬，以報

答妳的人間未了情。」

「你想得美喔！我這輩子吃的苦、受的罪難道還不夠嗎？你還想下輩子。」吳善治揚起眉：「你敢保證下輩子不會再去反共抗俄？」

對於妻子的質疑，余果無話可說。他再回首，發現自己從事了一場原本不該屬於自己的政治鬥爭，老來抖落風塵，發現手中空空如也，只有老病纏身的身傷與心傷。他咀嚼了自己的人生況味，覺得若沒有妻子的堅忍不拔，就沒有這個家，也沒有今天這樣長育有成的兒女。他覺得若不是妻子為他撐起了余家的門楣，那他回來之後，將會流落在山巔與水湄，踽踽獨行於人生道上，茕獨無依、老病纏身而有誰憐呢？豈不成為國特出征歸來的鄉曲落魄風景與人生笑話？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七日，金門解除戒嚴與戰地政務，回歸民主憲政的地方民選體制，開放觀光；那種服從最高領袖，實行三民主義的呼聲不見了。一九九四年以後金門逐年撤軍，那種肅殺的戰地氣氛、兵如插棘的狀況沒有了；那種夜黑風高、銜枚疾走的夜行軍匿跡了；那種摸哨與仇殺的恐怖氣氛消失了；那種夜晚十時以後宵禁與燈火管制、禁止人車通行的桎梏解除了。這不是他當初所認識的金門。

金門的山川只留下那種其介如石的反共抗俄的斧鑿斑斑，深藏在烈嶼其介如石的花崗岩鬼斧神工的坑道、山洞與碉堡之中。「人世幾回傷往事」，現在只有由那些觀光導覽員去解說那一頁夙夜匪懈的反共抗俄的歷史。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而成為時代的見證，歷史長河裡的一串煙花。

風雲起 山河動

黃埔建軍聲勢雄

革命壯士矢精忠

金戈鐵馬 百戰沙場 安內攘外作先鋒

縱橫掃蕩 復興中華 所向無敵立大功

這樣雄壯威武的歌聲，從此消失在烈嶼的霄漢之中，成為一個時代的心志，戰士的謳歌，軍事強人蔣介石一生的政治的結穴：從混跡黃浦江頭炒股到不旋踵崛起於廣州黃埔建軍，爭雄於中原大地，睥睨於二戰的疆場，蹉跎於南京的紫金山，然後繼志承烈反清復明的鄭成功，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成為孤守一隅第二代的「台灣王」。

當鄭成功在烈嶼的吳山頂上舉起「反清復明」的義旗，照見歷史的興衰，潮起潮落；當蔣介石在烈嶼的麒麟山上擎起「反攻復國」的大纛，同樣照見了政權的更迭，以及「亡共在共，復國在我」歷史的月落星沉。那種「還我河山」聲聲喚，壯志未酬身先殞，蕭條異代不同時，今古可謂同聲一歎了。

烈嶼這一座小島，這一座歷史命運之島，擺脫了鄭成功反清復明的捆縛。三百年之後，同樣擺脫了蔣介石反攻復國、還我河山的捆縛；擺脫了戰地前線，擺脫反共抗俄的枷鎖與羈絆，新生了；余果也擺脫了敵我鬥爭、你死我活的牢獄之災與人間苦刑，自由了。

一九九六年台灣實施總統直選，這是劃時代的一件大事。余果當年在大陸江西勞改場，投了鄧小平一票，促進了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如今他回到了家鄉的烈嶼，投了李登輝一票，促進了台灣民主的直接與深化。他是少數在兩岸投票給領導人的人，這是他歷史的偶然，人生的奇遇。

儘管世事多變遷，然而江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只有那漁樵江渚、清風明月，才是那個世世的實相、歷史不變的定律。余國平日無事，不是與故舊閒聊，話話家常，感謝他們在他落難的時候，提供家人精神支援，那種鄉黨之親，鄰里之愛，讓他有感動與感激，溫暖了他的心。

鄰居的紅白喜事，他都親自的出席。喜事送一個大紅包，這一個紅包代表他的感恩與感謝的敬致，能夠不死回家，確實值得感恩；能夠再親炙鄉里故人，卻也值得懷想與感謝。鄰里結婚不必再贈送一床毛毯，寫著余果敬賀，被當成了死人的入對待了。

二〇〇一年二月一日，兩岸開放小三通，那個當年殺得你死我活、血液在海灘交手的兩岸，終於從反攻與反共之中，化解了理念與權力鬥爭的深仇大恨，進行兩岸小三通和平交流，每天金廈海域的船舶載著兩岸的旅客人來人往。那個他當年想偷渡回家的廈門五通碼頭，那個他暗夜出征的水頭港，如今卻成為一個和平而忙碌的港埠。

國特余果丁年出征，在兩岸的鬥爭裡轉了一大圈，深受磨難；然而世事有如白雲蒼狗，老來看到他當年所想像不到的轉變。當台灣的反共抗俄已經退潮，當台獨聲浪已經高漲之時，蔣介石這位反共巨人、民族救星，曾幾何時卻是台獨政治的侏儒；當台灣掀起倒

蔣、反蔣、去蔣之際，余果驀然發現蔣介石連自己都拯救不了，怎麼有能力去解救大陸同胞呢？

所有的戰爭宣傳，所有的叫囂、謊言和仇恨，都來自那些不上戰場的人。「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余果從鬼門關之前走了回來，老來覺得反共抗俄只是一種政治騙術，一種失敗者想要繼續掌權所施放的遮羞煙幕，以鼓動鬥爭為手段，而驅使人民如犬羊。

二〇一〇年金門大橋起建，當戰爭時代兩岸對峙之時，這一條金烈水道充滿著殺伐之氣，是地獄之途、死亡水路，隱藏著不測的風險。如今它將可以長橋臥波，以三分交通七分觀光效益作為大橋的定位，那是當年連作夢都想像不到的事。余果覺得烈嶼真的改變了，擺脫了戰地的捆縛，擺脫了軍方高壓的統治，擺脫了戰爭威脅的箝制，邁向一個新的定位新的命運，即使他此生無法目擊橋樑建成通車，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余果老來發現自己只是人家手中的一枚棋子，一枚過海黑卒：

他走進人家布置的戰局；

他沒有後路可以退，逃離不了人家設下的陷阱，陷入了另一個困境；

他只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兵，也沒有逃脫的幸運；

他的人生只是一顆棋子，來去全不由自己，完全操控在人家手裡。

余果回到故鄉之後，晚年發現政局就像海水一樣多變而波濤起伏：

當主義已不主義；

當領袖已不領袖；

當國家已不國家。

他驀然回首已找不到兩岸，也找不到棋手。

他自問為誰流離、落魄與犧牲呢？這過往種種的一切，沒有歷史的豐碑，更別說有人為你旌表了。他發現只有百年的人世滄桑。

當反共抗俄已成為時代的一朵浪花、歷史的一粒煙塵，人生苦難的一記烙印。他所忠貞自矢的反共抗俄的使命有一天將隨著他進入墳塋，伴隨著他長眠於泉壤之下，而消失在大化之中。

每當午夜夢迴之際，他不時會高喊著：「不成功，即成仁。」這樣驚惶的夢魘，驚醒睡夢中的妻子吳善治：「你醒醒！你醒醒！」她用手猛搖著他：「你醒醒！你剛剛在說甚麼夢話？我怎麼一點都聽不懂？」然後把他擁入懷中，發覺他冒出一身的冷汗。

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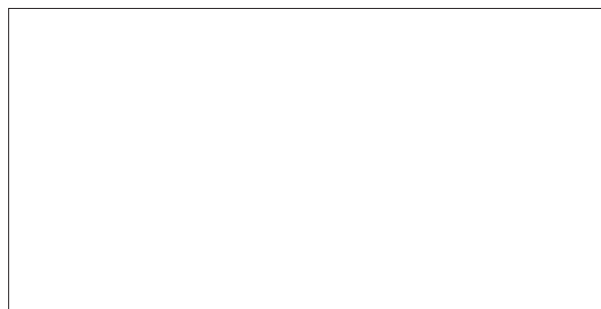
〈棋子〉寫一名國特人員於一九五七年出任務到對岸，因登岸被發現而遭逮捕入獄，落入悲慘的牢獄生活，而留在金門的妻子，苦守家人，受到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砲火波及，身體受傷，在身心俱傷的情狀下，仍堅守家園。小說以雙線進行，分別以先生所在的對岸，和妻子所在的金門，交織夫妻分離的淒苦情狀，也意有所指的相應兩岸分離史實。就企圖心來講，藉國特角色，重敘歷史演變下不可承受之重，詳寫做為政治手段下的棋子，為國所背負的人生苦難與滄桑。小說固然用史甚深，但有些年代上的謬誤，如第九章到關島受訓的年代顯然與時間軸不合。內文有些事件重複敘述，若能更精簡及糾正年代，當更有可觀。

2024 第21屆

THE 21TH
KINMEN LITERATURE
AWARD

金門文學獎 長篇小說組・優等獎・得獎作品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2024 第 21 屆 浯 島 文 學 獎 · 得 獎 作 品 輯
| 長 篇 小 說 · 優 等 獎 |

《棋子》

發行單位／ 金門縣文化局

發行人／ 陳福海

總策劃／ 呂坤和

作者／ 李福井

總編輯／ 陳榮昌

主編／ 李海瑩

編輯／ 陳筱君

編輯委員／ 周祥敏 顧孝偉 蔡其鈞 翁慧玫 胡小玲 楊肅民

地址／ 89350 金門縣金城鎮環島北路一段 66 號

電話／ 082-323169

傳真／ 082-320431

網址／ <https://cabkc.kinmen.gov.tw>

印刷／ 群御廣告 04-24222277

初版一刷／ 113 年 11 月

定價／ 新台幣 250 元

ISBN／ （平裝）

GPN／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